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困學紀聞注卷二



餘姚翁元圻輯青輯

詩 元圻案鄭詩考古毛詩六千七百半

經典序錄河間人大手



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

大毛公之名唯見於此正義云儒林傳毛公趙人不言其姓名後漢書趙人毛萇序錄亦云名長今後漢書作萇此小毛公也 程子 明道遺書 曰毛萇曰最得聖賢之

意 元圻案鄭氏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為詩故詠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陸璣詩

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卿授魯國毛亨毛亨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今學記之說似本於此 經義考卷一百毛氏詩傳下引葉夢得曰漢武帝時毛詩始出自以源流出於

子夏今觀其書所稱鴟鴞與黍離合釋北山丞氏與孟季合釋吳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皇矣黃鳥與左氏合而序由庚六篇與禮記合當毛公時左氏傳未出也國語禮記未其行而毛公之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於子夏可乎此說可以釋程子之意 書錄解題類書類初學記三十卷唐集賢院學士長城徐堅元固撰

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即詩序及孟子所謂高子也以絲衣繹賓尸為靈星

之尸以小弁為小人之詩則已失其義矣趙岐注孟子云高子齊人原注謂禹

王季歷亦高子也何云但通其訓詁而不辨義理之是非漢儒之為詩者高子也全云何說過矣程子之解向文

子說河間人大毛公云公為詩故朝佩於其家以授趙人小毛公又曰暨子文操豫章人吳大常謂詩序

絲衣經齊尸也齊子曰高子尸也正義曰高子者不知何人公孫宏謂高子之言曰高子則高子也高子

謂齊堂星樓祭行於廟門之外豈復祭堂星耶鄭玄與孟子同時小弁乃孝子之詩也而高子以為小人之

詩者高子者非注失之於小弁抑亦失之於絲衣矣鄭謂靈星祠無所經見唯漢高祖祀配志云魏郡御史

今天下立靈星祠注張晏云靈星在魯曰天田則靈星也是見而祭之高子所謂靈星之尸豈謂此耶大抵高

子之學失之固陋其具於孟子有二一則公孫五所言之是也其二謂禹之廟附文王之廟余兄靜軒先生曰

准南子曰王術則君人之道其猶靈星之尸也儼然天默而正氣受福蓋本於高子尸乃堯廟之卷一曰書

齊魯魯三家詩後曰定之方中注仲梁子曰初立堯宮而正氣受福蓋本於高子尸乃堯廟之卷一曰書

天之命注孟仲子曰天賦天命之無極也禮也趙岐云孟仲子孟子之從兄弟則魯之說詩者不始於

浮邱伯也絲衣序高子曰靈星之尸也趙岐注孟仲子以為齊人則齊之說詩者不始於轅固生也

序錄子夏傳會申申傳李克讀詩記全云東萊引陸璣草木疏以會申為申公

以克為剋皆誤

元圻案釋文序錄曰二云子夏傳會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

李棟至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公孟公孟公讀詩記論詩詁傳授陸璣草

木疏曰子夏傳魯人申公由公傳魏人李烈李烈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趙人孫卿孫卿傳魯人孟公

大毛公傳小毛公漢書儒林傳申公少與楚元王交并傳其太子文帝得親受詩於子夏其要略然二

屬總序謂讀詩記所引自可信今本陸璣草木疏後附四家詩源流則割裂正史儒林傳及釋文序錄為之

知出何人主其語誠然然以讀詩記引之為可信則偏矣四庫全書總目詩經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二卷

宋臣祖謙撰其說以小序為主陳振孫稱其博採諸家存其真先列訓詁後陳文義其書讀詩知出一手魏

了翁後序稱其能得詩人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曰又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珠玉卷序陸璣撰釋文序錄云

字元恪吳郡人吳太子中庶子鳥程令天附四家詩源流而毛詩特詳因學究闡議其誤以會申為申公王柏

詩疑亦詆其叙與經疏釋文不合

詩六義三經二緯鄭氏注周禮六詩及孔氏正義其說尚矣朱子集傳從之

而程子語呂與叔謂詩之六體隨篇求之有兼備者有偏得一二者案程子說呂成

之讀詩記一謂風非無雅雅非無頌蓋因鄭箋幽雅幽頌之說然朱子大田

篇疑楚茨至大田四篇為幽雅良邦思文臣工噫嘻豈年載芟芟良邦等篇

為幽頌亦未知是否也原注呂成公云幽雅頌恐混○元圻案周禮春官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

因學記目注 卷之二

其字如唐棣之垂偏其反而尊不爾思室運而此小雅皆賦之詩天子謂其以室為運者於兄弟之義故稱
刪其章也衣錦尚絅之著也此屬風君子陸老之詩夫子謂其燕節之過於其流而不返故章刪其句也誰
能棄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此小雅節南山之詩夫子以能守為慮之言故刪其句也 禮記禮弓原
執曰禮首之舜然蓋上之所以接下御下者所蓋下之所以事上 印光庭兼明書有補新宮 孟莘賜四章
漢周書世世解常人秦武王入進舊獻明三終樂樂尚生開 終孔晁注明樂樂尚生開舊獻之案此二篇
不知其為逸詩耶抑夫子所刪也

近世說詩者以關雎為畢公作謂得之張超或謂得之蔡邕未詳所出 元圻案 宋范氏

處義發詩補傳曰關雎詠太似之德為文王風化之始神韓齊魯三家皆以為康王政衰之詩故司馬遷劉
向楊雄范滂等並祖其說近世說詩者以關雎為畢公作事得之張超或謂得之蔡邕畢公為康王大臣盡規
固其職也而張超蔡邕皆漢人多見古書必有所據然則關雎作於康王之時乃畢公追詠文王太似之事
以為規諫故孔子定為一經之首 惠氏九經古義引王氏此條云云案蔡文類聚三十五卷東魏超謂再衣
賦云周鼎將衰康王奏起畢公謂然深思古道惑感關雎德文變俗但稱周公妃以發樂防微消無風君父
孔氏文列冠冕首古文苑云蔡伯喈作再衣賦為漢詩海故張子雄作此以規之豈賦亦兼樂乎無事公作
關雎詩 後漢書文苑傳張超字子並河間鄆人有才又文書早書

鶴林吳氏 全云 論詩曰興之體足以感發人之善心 何云凡詩皆足以感發人之善心 何播興之體也蓋必設會興於

詩之義而 名 毛氏自關雎而下總百六十篇首繫之興風七十小雅四十大雅

四頌二注曰興也而比賦不稱焉蓋謂賦直而興微比顯而興隱也朱氏
又於其間增補十九篇而摘其不合於興者四十八條且曰關雎與詩也
而兼於比錄衣比詩也而兼於興類弁一詩而比興賦兼之則析義愈精
矣李仲蒙曰叙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盡物也素物以託情謂之比情附物
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 原注文心雕龍曰毛公述傳獨標興體以比類而興隱備 林之言本於此 閻棻淮南奏陳請開興於鳥而君子

美之為其雌雄之不乖居也鹿鳴與於獻君于大之取者見食而相呼也安與毛萋同時○元祐朱氏經義
考吳氏詩本義補遺志一卷佚因學記問載鶴林吳氏此論詩云云吳氏未詳其名其書出於朱子集傳之前
未審即宋志所載本義補遺否也 全謝山曰吳氏名泳朱宋史列傳一百八十一吳泳字叔永澶川人嘉定
二年進士任至起居舍人兼監察御史沈權刑部尚書程意固學士和泉州所著有鶴林吳氏則其人未于
之後詩本義補遺非其所著也 輿致堂與李叔易書曰學詩者必分其義如賦比興古今論者多矣唯河南
李仲蒙之說最善吾曰叙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盡物也素物以託情謂之比情附物者也觸物以起情謂
之興物動情者也故物有剛柔緩急榮枯得失之不齊則詩人之性情亦各有所寓必先平雅乎物則不足以發情
性情性可放然後可以明隱表而繼乎詩矣善是叔易書且此說故錄以奉呈 栗石林聲澤詩話下李高字
仲蒙吳人馮當世榜第四人登蔡能為詩性情高闊故官又甚顯亦知之者

太史公 十二諸侯 年表序 云周道缺而關雎作艾軒 與趙子 直書 謂三家說詩各有師承今齊

韓之說字與義多不同毛公爲趙人未必不出於韓詩太史公所引乃一

家之說古文尙書與子長並出今所引非古文如祖飢惟刑之謚當有來

處非口傳之失也原注景景近日齊景公三家以關雎爲魯詩耳龍果來繁未薛士龍曰關

雎作刺之說是賦其詩者闕按太史公從孔安國尙書改漢書載典賈誼徵後千金異諸

人而韓某乃無入也毛公何謂楚詩或文軒說詩○元祐案釋文序錄曰漢魯人由公受詩於苴仰伯號曰魯

詩齊人轅固先作詩得楚詩又韓某推詩之意作內外傳號曰騷詩漢書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尙書孔安

國曰今文字書之因以起家述書得入餘篇尙書甚多於是矣安國後都射明司馬遷亦從安國故遺書

載堯典賈誼詩徵後千金異諸篇多文說史記五帝本紀黎氏始亂未解徐廣曰今文尙書祖祖始也

惟刑之辭故徐廣曰今文云惟刑之誥或難辨曰蓋靜也歐陽公曰關雎齊魯雖三家皆以爲康王政表之

詩前漢杜欽傳曰僅玉案囑關雎刺之類曰此書也後漢明帝詔曰昔周禮失守關雎刺世注薛君麟詩章

句曰人君退朝后妃御見有良應門擊柝鼓人上登衣內稱千色故詠關雎說故女以刺時鄭滌巾六經與

刺而作太史公曰周禮表詩人本之衽闕關雎作詩冠冕曰康王既躬關雎作詩臣章句謂關雎陳陳女以

幾時謂作於周家之文薛士龍演說集下四十四卷同而薛書曰康王既躬關雎作詩臣章句謂關雎陳陳女以

晏朝將以爲讒惑詩所道可盡信欲求詩名於禮經非後世之作也又安知關雎作刺之說非賦其詩者乎

艾軒謂詩之萌芽自楚人發之故云江漢之域詩一變而爲楚辭屈原爲之

唱是文章鼓吹多出於楚也全祖魯不謂艾軒亦作此舉語○元祐案楚詩爲魯詩早大略中

二南之地詩之所起在於此屈宋以矣騷人喻多發生漢故仲尼以一南之地爲作詩之始史記屈原列

傳屈原有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言大夫之說之王穆而屈平屈平不喜楚幽而亦作楚騷辭者

猶變楚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雅則亂亂者離離者可謂離之矣屈平既死後楚有宋玉玉蜀朝辭楚者

徒者當好色而以顯見猶然皆屈屈原之故後舍餘不終莫有可謂離之矣軒與宋按楚書曰周官以周之國如江

漢汝墳小國何數其風土所有之詩并見之南則詩之萌芽楚人爲得之又一變而爲楚辭與此條所引

意同而觀異

周南之所以爲主德元祐案李太白鬼留之詩得其體猶不過曰公侯而已亦文王未嘗稱王也一驗

也王氏李太白汝墳詞一章意於夫婦之仁後一章意於君臣義王氏詩

地理考引殷氏曰周民猶知商之爲王室支支文心可見矣

朱子詩傳云舊說扶風雍縣南有召亭案此左傳莊公二十七年正

山天輿兩縣未知召亭的在何縣縣何本愚按史記正義引括地志召亭在岐山縣西南閩按岐州岐山縣西南也王時台食衣色綠州垣縣召亭者於東都愛

采存本周名之名非周岐周之地言書地猶記河東都周縣有召亭則未聞召州是也唐書藝文志

正史類傳守節史記正義二十卷又地理類括地志五百一十卷又序略五卷魏王表前考作歐蕭德言說書

五

五

鄭顛元証至參軍將亞卿切實參軍謝儂最取

橫渠策問云湖州學興竊意遺聲寓之墳篇因擇取云南小雅數十篇使學

者朝夕咏歌今其聲無傳焉案今張子全書不盡此詩朱子儀禮通解有風雅十二詩

譜乃趙彥肅字子欽號彥齋所傳云即開元遺聲也元坵宋呂氏詩話曰和蔡君謨凡書書曰

不謂得傳得明安定所定雅言說有屬商召南小雅數篇而屬周由儀表邱明故曰畢季繁虞七篇朱

子儀禮通解十四篇樂土詩論雅詩曰既內一書儀禮通解高南山有彙編通雅曰既正宮風詩六

篇雖置章耳歸樂朱繁朱穎無射商南吟越調朱子曰唐周元鄉飲酒禮其所奏樂百廿一節之目而

其聲今亦莫得聞矣此譜乃趙彥肅所傳云即開元遺聲也古聲已滅久不知宮商角徵羽五音風詩六

此也竊疑古者倡有歌信者發句也如者編其聲也但知此譜直以一聲叶一則古聲靡聞可歌無復

之間曲失夫豈然哉又其以清聲為調似非古法然古聲既不可考則始存之以見廢歌之彷彿俟知樂者

樂師之歎矣夫豈然哉又其以清聲為調似非古法然古聲既不可考則始存之以見廢歌之彷彿俟知樂者

老其得失云四庫全書總目二十一經史子集四庫總目通雅卷二十九卷末朱子撰初石儀

禮樂傳卷末朱子修三禮各子所云以儀禮為經也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

經之下具詳諸諸節之說更有端緒即見書也經則竟不果上既年修書乃更定今名卷今本各數與書

錄辭畢所載不同蓋直齊士載朱子本舊今本所遺二十九卷則黃幹楊煥增修也趙彥肅字欽號彥齋

太祖之後帝樂進士歷官寧海軍節度推官後復為說八卷

詩正義曰儀禮歌召南二篇越草蟲而取采蘋益采蘋菹草在草蟲之前曹氏

全云曹氏謂放翁名詩說謂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元坵鄭詩譜序正義稱射酒工歌

粹中李莊簡公傳魚雀采邱歌南山有臺至由儀云樂師雖高晉卷召南賜果朱繁朱穎無射商南吟越調朱子曰唐周元鄉飲酒禮其所奏樂百廿一節之目而

歌召南二篇越草蟲而取采蘋益采蘋菹草在草蟲之前也以後廟札始例改者豈非有心之言故不用為

常樂耳經義考曹氏終中放禮詩說宋志二十卷未見紀綱引曹氏說詩三條皆其說也曹粹中牛純老

定海人所著詩說今四庫書目不著錄蓋已佚矣

馬永卿問劉元城曰王黍離在邶鄘衛之後且天子可在諸侯後乎曰非諸

侯也周既滅商分畿內為二國邶鄘衛是也序詩者以其地本商之畿內

故在王黍離上何云亦是曲說全云馬永卿有名大年劉忠定弟子○元坵案此條是紀馬永卿所著

有意若非以衛分之則王無異於正風也其他不必次程子以諸國之風先後各有義言之最詳以文多不

新序節上二云衛宣公公子壽閱其兄伋之見書作曼思之詩黍離是也看詩出

於浮邱伯以授楚元王交劉向乃交之孫其說蓋本魯詩然黍離王風之

首恐不可以為衛詩也全云因王風次黍離詩曰王之首韓詩云黍離伯封作陳思

王植令禽惡鳥墜謂曰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

章為篇之卒章而鑿此說者

章為篇之卒章而鑿此說者

章為篇之卒章而鑿此說者

章為篇之卒章而鑿此說者

章為篇之卒章而鑿此說者

章為篇之卒章而鑿此說者

章為篇之卒章而鑿此說者

章為篇之卒章而鑿此說者

章為篇之卒章而鑿此說者

章為篇之卒章而鑿此說者

章為篇之卒章而鑿此說者

章為篇之卒章而鑿此說者

章為篇之卒章而鑿此說者

章為篇之卒章而鑿此說者

章為篇之卒章而鑿此說者

章為篇之卒章而鑿此說者

章為篇之卒章而鑿此說者

章為篇之卒章而鑿此說者

章為篇之卒章而鑿此說者

章為篇之卒章而鑿此說者

章為篇之卒章而鑿此說者

而不得作黍離之詩其韓詩之說歟伯封事唯見於此元坊案今以爲備詩其上皆漢書詩補傳之文

漢書楚王卬傳楚王太子游高祖同父弟也封東茅材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邱伯伯者陳留人也元王好詩誦詩甚讀詩申公始爲詩傳稱元王亦次之詩傳序曰去詩序三篇上篇禮儀當世向爲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
大平御覽四百二十九載詩黍離伯封作離黍貌也詩人求之不得魯漢靈公賦於泜源彼黍離離於其甚之時又以爲憂之語自如知之甚也
藝文類聚二十四篇魯卬用後今合意爲魯卬國人以伯封事在職者王卬見之伯封曰世同知禮樂之舊故問何謂也王卬言卬用後妻之不識孝子伯奇王卬後信老婦伯奇出遊于田見烏鳴千黍其聲嗷然王卬動念曰伯奇子烏乃無異其音九勿言而歸曰伯奇者是吾女樓吾與非吾飛刃而爲聲聲而樓其甚言此也案此文無卬卬伯封以下十二字亦不備置九百一十二載此論魯卬
文選卷十衛君十行注說死曰王國君前卬王伯奇後母子伯奇封君弟相愛後母欲其子爲太子言曰伯奇也卬之爲後母之後卬取卬其妻而衣卬之中廷過卬卬藏注疑換曰吾言卬上卿人也有王伯奇伯奇死其妻後妻生伯封乃稱伯奇王卬曰妾者有妾然有欲心可謂奇人怒仁豈有此也野曰宜道妾居君宮樓而愛之後妻知伯封五年乃取焉詩絲衣傳曰可謂詩子是王卬大怒放伯奇於野卬出遊卬用後母乃作歌感之於皇志卬古此卬千歸吉卬乃收卬射殺後妻卬邦黨覓伯封說

南豐謂列女傳稱詩三百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九乖異式微一篇又謂一人之作元坊案會子國列女傳目錄序曰劉向所敘列女傳凡八篇異其書劉向列傳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敘列古女書說所以致異與者以蔽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

也向撰補禮書而此讀補禮書卬舟云云豈其所取者傳故不能無失與 列女傳曰齊人之妻者朱人之女也既嫁於魯而夫有淫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不妻方妾之不幸也妾向去之適人之道一與之離終身不改也採桑去眉之語雖其真惡猶始於採桑之終於棄眉之語又循一與夫不吝言爲保之女也採桑去眉之語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遺棄矣女不聽棄人待三年之喪畢弟請曰衛小國也不吝一節願請同卬夫曰唯夫婦同體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非石不可轉也我心非席不可卷也楚伏息婦之處其君使守門劉晏夫人於宮楚王出遊息夫人出見息夫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向至幸無須死之口而忘君也終以身爲一陳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於地下哉乃作詩曰殺則奚死則向自謂不信有如此日遂自投火歿終矣夫夫入既往而不同欲其傳母感其失意謂夫曰夫婦之有教則合無教則交子不得意自投火歿終矣夫夫入既往而不同欲其傳母感其失意謂夫曰夫婦之有教則合無教則交子不得意

胡不去去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入曰婦人之義而已矣彼雖不吉以難於婦道子乃作詩曰微君之躬胡爲乎中 項氏安世家說四叔女倫棄不養人之妻作伯之妻作申人之女倫於鄆大夫禮不備行義不往也桓柏舟衛惠公夫人作也武穆蔡莊公夫人作也稱人莊姜母也作也社家執行哀痛而母殺之也夫車息夫人作也劉向父子世受魯詩故作列女傳所載如此古既遠彌毛詩存韓詩猶有外傳及薛君章句爲備 家不復可識因亦略舉管學之二故備錄以顯今毛氏序必皆旦之國史本文矣

韓文公爲施士丐銘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十門唐語林云劉禹錫與韓柳誥士丐聽說詩曰

甘棠勿拜如人身案謂詩引之無身之拜小低屈也勿拜則不止勿翦三言伯漸遠人思不可及讀詩記廿董氏引士丐說全唐入詩說無傳若今世故存成伯類信說數數耳○元坊案唐詩曰劉禹錫與柳八韓七

韓施士古縣毛詩說經在梁梁人取為之梁也言猶自合承原不合於人梁上取其為聲之入自無其事樞
隨施士古縣毛詩說經在梁梁人取為之梁也言猶自合承原不合於人梁上取其為聲之入自無其事樞
人之笑知儒在人梁毛注失之又說山無草木曰時所以言彼彼時今言無可喻也曰好之無草木故以譬
之又說甘棠詩勿剪勿伐知人身之拜小低屈也上言勿剪終言勿拜明召伯勸遠人思不可得也毛詩
拜猶伐非也 屈處天賦者謂也勿拜則止勿拜且不敢屈其枝而垂之敬之也 四庫全書
總目小說類傳語林入卷宋王藻撰書錄事長安王藻撰書錄事長安王藻撰書錄事長安王藻撰書錄事長安
是書雖倣世說而亦記典故實為警行多與正史相發明 韓文公說曰士古古太學博士其字未詳
讀詩記三司王曰拜謂屈之而已正文復引韓氏曰施士古曰拜知人之拜小低屈也作小注

周有房中之樂燕禮注謂茲歌周南召南之詩漢安世房中樂唐山夫人所
作魏繆論謂安世歌神來燕享永受厥福無有二南后妃風化天下之言
謂房中為后妃之歌恐失其意通典一百四十 不謂清調瑟調皆周房中之
遺聲 上云漢代謂之三廟元坊案王肅曰自關雎至卷后妃房中之樂 鄭氏周南召南謂周南召南
志房中樂高風高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之樂至秦為魯詩之序之案安世歌曰 漢房中樂
名曰安世樂 神來燕享永受厥福古曰燕禮也言庶幾神來燕禮也 宋書樂志曰魏
詩中繆論謂安世歌神來燕享永受厥福無有二南后妃風化天下之言 自魏初建武中上案所
作安世歌也詩經為說神來燕享永受厥福無有二南后妃風化天下之言今思雜往來謂房中為后
妃之歌恐失其意方案肥族禮堂可先屈以禮 宣讀說燕享無事謂后妃之化也自屈依事以名其

樂詩改安世哥曰 聖神哥委可 二國志魏劉劭傳劭同時東漢樂藝亦有才學多所授叙安世向曹元祿
注文章云曰聖神感仰 唐書杜佑注若卿京兆富人 建中十九年雜校校司空中書閣下 不草草謚曰
安簡先是劉秩孫巨家件居公巨法為政典二十五篇屢屢稱稱不遺劉向仿為未盡因屬其缺參益初禮為
一百篇曰號通典

白虎通諫諍篇得諫夫者夫婦榮耻其之詩云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
無禮胡不遘死此妻諫夫之詩也亦齊魯韓之說與 元坊案漢書班固傳虎字叔皮
子會禮侯論論五經作白虎通禮樂令固撰集其事

韓詩外傳 一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
詩也 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克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
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 元坊案文曰夫通 帶之謂經變之謂權夫衛女行中道處中
子亦棄道賊法法高子齊人尹士章注云高子字士章有兩高子也此高子當即字士章非前
十七條所稱高子也 漢書儒林傳鄭眾系人孝文時博士權詩人之意作內外傳數篇 鄭眾為魯燕然
婦一也經典釋義曰內傳已存者外傳十卷而已 已理未并州曰外傳別詩以證事非引事以明詩

晁景迂詩序論云序騶虞王道成也風其為雅歟序魚麗可以告神明雅其

人答曰仲梁子先師魯人四庫全書提要曰今本鄭志先師之當八國時在毛公前
原注正義春秋時魯 韓非子顯學 八儒有仲良氏之儒陶淵明喜輔錄云仲梁

氏傅樂為道以和陰陽為移風易俗之儒原注宋朱其名〇元折案韓非子顯學篇曰世
之儒有仲梁氏之儒有相里氏之儒有羊左氏之儒有羊左氏之儒有孫
氏之儒有卷士氏之儒自墨士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儒有相夫氏之儒有鄧陵氏之儒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
墨分為卷舍相夫不同而自謂真孔墨者其可從在游離保足後世之學乎 羣輔錄八儒即本韓非

劉孝孫為毛詩止訟論演毛之簡成鄭之怪李邦直亦謂毛之說簡而深此河

問獻王所以高其學也鄭之釋繁塞而多失鄭學長於禮以禮訓詩是案

迹而議性情也緣衣以為緣不諫亦入以為人宗廟庭燎以為不設雞人
之官此類不可悉舉國林文軒亦嘗曰鄭康成以禮之學最傳古詩雖與論衡別之旨矣〇元
折案宋真後劉景喬考宗列集經籍論載李商隱詩曰鄭公學於禮而
深於禮制夫詩性情也禮形也禮訓詩豈悉亦以天性情也此其所以繁塞而多失者與緣衣之詩鄭
氏以為緣不諫亦入鄭以為入於宗廟庭燎則公室自傳於說疑之中故有公孫強廣亦謂凡九之向而
鄭謂之徐庭燎見宣王有急於之漸而鄭以為不被舞人之旨語類此者不可枚舉 漢書藝文志毛公之

艾軒與陸云讀風詩不解芣苢讀雅詩不解鶴鳴此為無得於詩者傳至樂
請詩至鴛鴦之一章因悟比興之體元折案朱子傳八公曰曰八論曰學字安漢州漢原
人中年讀詩至鴛鴦之一章因悟比興之體問為子弟
論說多得詩人本意宋史藝文志備自傳至樂集四十卷

江漢之女不可犯以非禮可以見周俗之美范滂之母勉其子以名節可以

見漢俗之美元折案周南廣序正義曰作世廣序者言廣德朋友也豈文士之道初故松木宋官
之化今發於南國其作在於江漢之域故言無世禮義來而不可得此由禮廣於自然

也後漢書范滂傳范滂字子鵬為清詔使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建寧二年大誅黨人詔
下急捕滂等即自詣縣獄其母就與之訣曰汝今與李杜為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者可兼得
乎淺跪受殺

大雅之變作於大臣召穆公衛武公之類是也小雅之變作於羣臣家父孟
子之類是也風之變也匹夫匹婦皆得以風刺清議在下而世道安降矣

讀 繼序校文當入篇廢不可歌史記宋史身史實長聲賦賦 爲應齊可歌也一篇謂歌也
合二十六篇之數蓋天賦記技藝後全篇與帝篇篇如夜和謂夜行斜上而按卷分上下二格上爲表射下爲
技器凡雅二十六篇云分在下格有綱有目且字多益在後世當一篇謂歌句下元本以絲練之體爲統
去七篇可歌一篇謂歌者子問謂歌者南有聲南山有臺可以意想皆脫去耳 又按伐檀卽小雅伐
木也意三家必有作伐檀卷云二十六卽在氏所訂也 四庫全書校本文案史與上下二篇之名無
篇謂歌下向有作伐檀卷云二十六卽在氏所訂也 失之皆曰撰之謂以一篇爲一人 鄭雅庶民在正
義曰周禮小司徒職云五人爲伍五人爲兩伍則十人爲一兩伍則二十人爲一兩伍則四十人爲一兩
聚之之名且商周雖以當國爲別而少可同卷而雅音聲數既多不可混併故分其體歸若干篇矣卽以卷
首之篇爲什長卷中之篇爲經經爲卷首之篇爲卷首卽所謂之篇卽謂之十人張雅之篇爲一篇爲一
人亦此意歟 張雅手推讓清河人魏太和甲官博士張雅嘗雅准古今字說今惟鄭雅存

無衣非美晉益閔周也自僖王命曲沃伯爲晉侯而篡臣無所忌威烈王之

命晉大夫冀偃之迹也有曲沃之命則有二大夫之命出爾反爾也何云曲沃

擊而料公亦云大夫則以庶姓賊臣篡竊公餘生 國國又得每田強強 全云深意此說亦未云○元
折棄許序無衣美晉武公也朱子辨說曰此謂石耳非公自作以沐其賂王誦命之意卽謂公所作以著其事
而屬刺之序乃以爲美之吾知其說好親善而非以爲教也 史記晉世家曲沃武公伐翼侯殺之盡
以其寶器歸獻于周釐王命曲沃武公爲晉侯列爲諸侯於是盡併晉地而有之武公稱王于翼侯後採也
曲沃桓叔孫也桓叔有始封曲沃武公桓伯也桓叔初封曲沃以而武公殺晉九十七歲而五代晉爲
諸侯又周本紀獻王二十三年九鼎寢宮等語爲諸侯 朱子綱目武公殺晉九十七歲而五代晉爲
諸侯又周本紀獻王二十三年九鼎寢宮等語爲諸侯

鐘鐃處爲爲誤 王氏通鑑答問曰有魯強之命而後有曲沃之命然後者自稱鐘鐃之命去無天
諸侯無王大夫無君其所由來者漸矣 庚公爲鐘鐃之管孫也管氏稱侯管孫也庚侯向居於管侯
纒則三天何有於晉君俱酒載出歸反爾之放流矣

詩亡然後春秋作胡文定春秋謂自黍離降爲國風天下不復有雅春秋作

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原注乎集註同全云呂成公謂蓋指筆削春秋之時

非謂春秋之所始也詩既亡則人情不止於禮義天下無復公好惡春秋

所以不得不作歟艾軒與學曰文中子謝明以爲詩者民之情性人之情

性不應亡使乎復出必從斯言何云採詩之官廢則詩亡也不得不亡琴孟 問按沈約

上聖世之說非文中子曰詩者民之情性能平則欲使節自定制則無無詩之興也說不於
之世下義不備不得以沈疑疑○元折案詩大序曰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不止乎禮義先
之澤也 楊龜山先生經說曰春秋之時詩其盡 黍離爲國風則雅之詩亡矣雅亡而無政者秋所爲作
也詩亡適在平王之終而隱公之始春秋始於始隱此詩文定之說所本 歐陽白曰王通謂詩侯不實詩天
下不美風樂官不達雅頌國史不明正變非民之不作也詩出於民之性情性情能平或獻詩者罪也通之
言幾於聖人之心矣 沈約詩官宋書謝靈運傳陳康成說詩序

泉水云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說詩者未詳其地隋地志邢州內邱縣有于言

山原注李公翰經云石人縣有于山言山人魯頌徂來之松後漢注兖州博城縣有

徂來山原注新甫之柏傳注不言山之所在唯後魏地形志六魯郡汶陽

縣有新甫山原注通雅漢汝陽故城太史公史序聞之童生曰詩記山川谿谷禽

獸草木則山川不可不放也何云此王氏詩地釋故所由作集說詩地理攷地志云魯有

今開德府鄆城水經注沔水又東南經于山唐孔氏曰于山在邳則言邳在國東都衛國有

道所經見故思之又元和郡縣志徂來山亦曰尤來山在兖州東封縣水經注汶水條注嶺山曰徂

來山在兖州梁父春書博雅二縣界今邳有姜松赤昌保阮山自嶺來三老又九城水經注附有新

安山今直隸臨沂府沂山縣漢之柏人縣也北有梁山山東東昌府昌樂縣西南有嶺于磨縣山東泰安

府泰安縣宋李善封縣泰安府新泰縣西北有梁山本名萊陽山元折案隋書地理志平壽國開皇十六

年置州州內仍有于山王氏詩地理攷五卷今附錄於上用中

姓之國叔姁同姓女為酈夫人唐尚書云亦酈氏公孫不申亡也昭謂公傳曰先鄭伯有書士鄭公

者通於夫人以取貨國此之謂也

幽風於十月云曰為改歲言農事之畢也祭義於二月云歲既單矣言農事

之畢也農桑一歲之大務故皆以感言之元折案曹氏粹中曰或曰夏曰秋豈是行一周

之後也言感農桑之大功事畢於此也

十月則言改歲農桑一歲素以禾熟記歲功之成故歲雖未終而謂之改歲也祭義鄭注感里一月月盡

七月箋傳言幽土晚寒者二傳二孫毓云寒鄉率早寒北方是也熱鄉乃晚

寒南方是也毛傳言晚寒者幽土寒多雖晚猶寒非謂寒來晚也元折案

寒來早必晚故統云雖晚猶寒正指毛傳之意義疑於鄭志晚寒亦晚溫之語引毓說而非之曰非是

則寒去明是寒來統故溫亦晚也王氏待取孫毓之義孫毓所引被正義之墨者也隨志王詩異同詩十卷孫

毓撰長沙太守釋文字序錄曰晉豫州刺史孫毓休朗北海平昌人為詩評許毛鄭王應家同異辨於

鄭志十一卷魏侍中鄭小同撰此傳意詩七月正義吳志孫皓問月令季夏

火星中答曰曰永星火輿中而言非火星也是鄭以日永星火與火星別

今按康成答問蓋鄭志所載孫皓乃康成弟子後人因孫皓名氏遂改鄭

志為吳志康成不與吳孫皓同時吳志亦無此語全云小同鄭康成孫元折案七

寒暑候也火星中而寒暑退正義曰昭三左傳昭月也蓋以謂火星季夏中心也不知夏心中是名含日

別 四庫全書總目五經總義類鄭志三卷補遺一卷卷情志鄭志一卷魏時中鄭小同撰鄭記一卷鄭元
卷十禮後漢書鄭元本傳則稱門生相與推元各半依論語作鄭志今歸劉知幾史通亦稱弟子退而師說
及後漢書之鄭元分爲兩徒各述師言更不問答謂之鄭記其說不同然以經宗去漢未遠其說當必有根據
志應據之錄亦不爲等所考定斷無移中入乙之說按追錄之有諸弟子編次成帙者則同也此至一卷
莫者其出自誰氏 康成本傳建安元年自徐州督曹州刺史自曹州入魯思曰浮萍南北復歸鄉鄰人此感來已
七十矣五年春書孔子字子日起起今年歲在庚辰辰在辰巳巳既歸師說之知命當終其年五月至辛巳
四載帝建安末歲在丙子五年歲在庚辰辰在辰巳巳既歸師說之知命當終其年五月至辛巳
皓死於洛陽時年四十二當生於漢後主延熙六年癸亥距康成之卒四十年 成十一在左傳正義亦引鄭
荅孫皓問不交與宗則七月正義作吳宗傳例之誤

熠燿宵行傳云熠燿燐也又云燐朱子謂熠燿燐明不定貌宵行蟲名如蠶夜行

集傳夜行下有光如螢其說本董氏說文又引詩熠燿宵行燐燐盛光也未章

云倉庚于飛熠燿其羽其義一也 元折案李詩傳遺說余正甫曰東西山箋云熠燿其羽
詳明也正義曰王肅云倉庚羽質鮮明以喻雉者之族諸熠燿字同而訓異故朱子明其不然 呂氏詩說
十六引董氏曰熠燿自是一種蓋蟲也夜行地如上蠶而振翅明如螢故曰宵行朱子蓋取董氏之說而不盡
從 書錄解題 廣川詩故四十卷黃通撰其說兼取一家不專毛鄭其所接引諸家文義與毛氏異者亦足
以廣其闡說 經義考云佚

七月見王業之難亦見王道之易子學子以農桑言王道周公之心也 元折案詩
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班孟堅曰禮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

風終于周公雅終于召奭有周召之臣則變者可以復于正 元折案陳止齋曰風之
召奭豈非化之變者必思聖人而止之與 逸齋詩補傳曰國風終于美周公一雅終于忠召奭聖人刪詩茲
傳表亂之極非周召不能救也

子擊好晨風黍離而慈父感悟周磐誦汝墳卒章而爲親從仕王哀讀藜藜
而二復流涕裴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食 何云可謂興於詩矣李栢和伯
亦自言吾於詩甫田悟進學衡門識處世 原注和伯弟栢迂仲臣此可爲學詩之

法 閩按北史裴安祖偶年八九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語絕兒曰既得食相呼而況人乎自此未嘗復食○
元折案陳止齋傳魏文侯封太子擊中山三年人謂唐屠蘇曰大率復食鹿賦於文侯侯侯曰倉唐而
見之曰子之吾何業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鴉復晨風鸞波林木見君子
憂心坎坎何知我實多曰子之君以我之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復誦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
憂心坎坎中心搖搖知我實多我不知我者謂我何來悠悠念天此何人哉子之曰彼黍離離彼稷之
不敢時思耳文侯曰子之擊封中山而復太子擊後漢風傳德意居君卷母後漢不存書說詩汝墳
勞不章乃解書而稅者康之舉 晉書李友傳王履年八歲先通父死非命履居教授詩書表哀父母生我劬
勞不章乃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服家我之詩 林少穎作李和伯行狀曰公讀書詩書表哀於吾心吾
不爲空言無謂言於田出得爲學之道吾於衡門得處子方 小雅甫田之詩曰或耘或耔黍稷薿薿傳曰
治其禾稼曰方乃則疑疑然而茂盛天學廬也不疑疑乃方乃有可說也 衡門之詩曰衡門之

下可以轉連之注法可以繁飢其食魚必河之斷豈其娶妻必齊之美夫知足則不礙知止則不殆故可以識盛世
呂成公祭林少類文曰昔我伯父西垣公肥甲中原文獻之傳載而之南先生喪李伯仲買萊
定師生之分

太史公史記十二 謂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蔡邕琴操鹿鳴周大臣所作也

道衰大臣知賢有幽隱彈弦風諫蔡邕琴操鹿鳴周大臣所作也

鳴通典大漢書書食舉樂十二曲又 杜夔傳舊雜樂四曲一曰鹿鳴一曰騶虞二
樂七鹿鳴以下十二曲名食舉樂

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琴操曰古琴有詩歌五曲曰鹿鳴伐檀騶虞

鵲巢白駒見太平御覽 蔡邕琴賦云鹿鳴二章鹿鳴在宵雅之首馬蔡以為

風刺蓋齊魯韓二家之說猶關雎刺時作諷也原注古邑約謂魯古邑諷非謂詩作

詩 又云太史公簡古文尚書於孔安國安國曰魯爲詩者也則太史公所傳蓋魯詩也則馬有經用魯

合則中郎所傳亦是魯詩云元國志方伎傳杜夔字元雅長荆州種桑樂史曰夔能鼓琴後倣倉定雅樂又曰

杜夔傳舊雜樂四曲云云二國志方伎傳杜夔字元雅長荆州種桑樂史曰夔能鼓琴後倣倉定雅樂又曰

雅韻乃揚巾尼錦鹿鳴三章梁甫悲吟周公魏家齊霍西飛別鶴東翔歌馬長城鼓曲明久雅始造歌鸞鳴

高矣逸韻詩補注曰鹿鳴文武治內之政士曰鳴反爲雅領各得其所不應以刺詩非雅惟得言
就即馬蔡之說其言論雖之韻聲作於文王之後實則文王之詩也孔云論說見於臣之有禮則非雅則矣

宵雅建三麗澤論說以爲夜誦此門人記錄之失讀詩記取鄭重一子以宵

爲小則夜誦之說非矣何云觀禮記說示東萊總言云元圻案古成論說曰爲說者爲小大

良心油然而生此宵雅建之意故附人錄於禮記說中與禮記詩十七鹿鳴之序下引學記曰宵雅建三

言其始也鄭氏曰宵之言小也禮記比禮小雅之謂禮也丑君享禮也董氏曰古宵雅小同故鄭曰

爲宵人四庫全書書自子部儒家類禮記卷第十卷未曰祖讓謂人雜錄其師之說也前有祖讓從字

喬在記禮記卷第十卷未曰祖讓謂人雜錄其師之說也前有祖讓從字

劉原父曰南陔以下六篇有聲無詩故云笙不云歌有其義義其辭非亡失

之亡乃無也朱子詩集 謂古經諸篇題之下必有帶焉如投豆魚鼈鼓之節

而亡之原注儀禮疏曰堂上歌者不立堂下者即亡 集說曰鄉飲酒禮疏云元圻案詩序南陔孝子

相戒以養也曰畢孝子之樂曰也畢孝子之樂曰也畢孝子之樂曰也畢孝子之樂曰也畢孝子之樂曰也

極其高也也由儀禮物之生有得其食也有其養而亡其養也元圻案詩序南陔孝子之樂曰也畢孝子之樂曰也

亡者無也亡之其義則與突得義義其高故元圻案詩序南陔孝子之樂曰也畢孝子之樂曰也畢孝子之樂曰也

以長者由施之於非若若詩可謂散氏孫壽之朱子集說謂詩曰南陔曰南陔曰南陔曰南陔曰南陔曰南陔

詩豈有二薄言采芣菜也

采芣菜也宋陸游言本疏曰薄言采芣菜也

豐水有芣菜也

豐水有芣菜也

豐水有芣菜也

豐水有芣菜也

豐水有芣菜也

豐水有芣菜也

豐水有芣菜也

豐水有芣菜也

豐水有芣菜也

豐水有芣菜也

豐水有芣菜也

豐水有芣菜也

豐水有芣菜也

豐水有芣菜也

豐水有芣菜也

豐水有芣菜也

豐水有芣菜也

豐水有芣菜也

豐水有芣菜也

豐水有芣菜也

豐水有芣菜也

豐水有芣菜也

大雅王王 草也維糜雜芑 大雅生度毛 傳言白語也 白梁粟也

爾雅雜芑曰白語託之曰白梁粟上穀大雅生區云維糜雜芑 穀云白曰白糜

禮記表引豐水有芑鄭氏注芑枸櫞也杞有二無折我樹杞 杞木名也上莖曰

杞也 此詩毛 鄭無說 集於苞杞言其杞隰有杞棣枸櫞也 小雅四月毛傳文 嚴粲合詩

杞屬也 陸機草木疏云柳屬生水傍樹如 柳葉稍白迺濃茂彼故今人以爲車輪 南山有杞在彼杞棘梓

杞屬也南山有杞屬 此詩毛 鄭無說 南山有杞屬在彼杞棘山也

茶有二誰謂茶苦苦菜也 毛傳文陸機草 記詩集云杞北山言茶其杞四月隰有杞櫞杞木也

有女如茶茅秀也 鄭出其東曰毛傳茶茶不音云氣長服 箋云茶茅秀物也輕茅飛行無常處以糴

與此傳以糴茶麥陸草也 周頌上蒸三蕭云麥陸機麥水旱然則亦田中有原非陸草水陸 意同

薄伐玁狁至於太原後漢西羌傳穆王西征大戎遷戎於太原夷王褒弱荒

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而戎至於俞泉 案表王穆王孫穆王征犬戎在 三十五年表王伐太原戎在二年

宣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蓋自穆王遷戎于太原而太原爲戎狄之居宣

王僅能驅之出竟而已其後料民太原而戎思益深隴山之既已兆於此

其端自穆王遷戎始西周之亡猶西晉也 原注籍談曰晉是隴山戎狄之與隴而遷於王 室王靈不及其及大廢太原晉也

昭公十五年 書此以補詩說之遺 以上有山戎檢狁雲游集解晉曰狼時曰獯狁唐虞 有女

後漢西羌傳穆王時戎狄不貢王乃西征大戎獲其五王又得四曰閼四曰狼王遷戎于太原夷王

表說荒服不朝及鄭執公率六師伐太原戎之戎至于俞泉獲馬車匹萬于無道戎狄寇後乃入大師殺秦仲之

孫王命伐戎不克及宣王十四年使秦仲伐戎爲所殺王乃召秦仲子莊公與兵七千人伐戎破之由是少

戎至及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 料民太原王辟後考之周錄條 西晉壬申成都王穎表匈奴左賢王劉 淵監五部軍事將兵寇鄴始江統從汝論可謂先見

史記周紀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漢匈奴傳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

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

豈不曰戒儉狁孔棘注云小雅采芣之詩也古今人表懿王時詩作 閼本校 云元板

作懿王注政道既衰怨刺之詩始作然則采薇為懿王之詩矣原注史記匈奴堅詩作

善序懿王始受諸烹齊衰公夷王失禮之後後邨不尊賢止義謂變風之作

齊衛為先齊良公當懿王衛頃公當夷王故先言此也愚謂采薇正雅當

從毛氏若變風則始於懿王元本采詩序本無遺伐後也支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獯

正義引皇甫謐帝王世紀曰文王受命四年崩其後穆王曰一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修德而不與朝尚書傳四年伐昆夷注云大夷昆夷也周禮正義引伏生書大傳曰文王受命四年伐昆夷未幾為伐昆夷而作

朱子集傳此是伐後之詩蓋無由證其為文王也遂錄詩補傳曰班氏謂懿王時善歌此詩王卒耳

史記世宗哀公時紀保釁之周周襄公而直者謂是為胡公詩譜序正義曰武四年公王僖曰齊

哀公卒周紀保釁之徐廣以為周夷王季少師知懿王之為周世家云周宣哀公而立其弟姬為胡公夷

王之時襄公伯弟山後胡公則胡公之立在夷王前季少師人是襄公之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季少師

卒子頃侯立頃侯之子命為衛侯宣公命為衛侯宣公命為衛侯宣公命為衛侯宣公命為衛侯宣公命為衛侯宣公

見諸侯天子失禮也由夷王以下是夷王身失禮也抑可言仁而不遇是不尊賢也

史記匈奴傳周襄王與戎狄伐鄭戎狄逐襄王於是戎狄或居於陸渾東至

於衛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膺魯薄伐獫狁至

於太原六月出車全本史記作與彭彭城彼朔方出漢匈奴傳則曰宣王與師命

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

以六月為宣王詩是也以魯頌六月出車為襄王詩以出車為宣王詩而

史漢又不同皆未詳元本采詩序初周襄王欲伐鄭欲擊戎狄交為后與戎丘其伐鄭已

帶為內應開戎狄狄以故得入彼襄王而子善於是戎狄或居於陸渾東詩譜出車魯頌卒也不

言為將王詩王命南仲往戡于方羊傳曰王師也高仲文之屬故是篇詩序正義論支王所遣伐獫狁

西及之侯王以四年春行五年春反送其行李若以魯頌之朱王止從陸渾六月詩序宣王北伐也朱傳同

魚應信公能復周公之卒也

文王之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王不顯亦世此周所以興也宣王

之後為幽王斯干之祥黍離之萌也太師皇父之後為皇父卿士尹士甫

之後為尹氏太師蹶父之後為蹶維趣馬申伯之後為申侯則與太戎滅

宗周矣君臣皆弗克紹周焉得不替乎元本采詩序初周襄王欲伐鄭欲擊戎狄交為后與戎丘其伐鄭已

為字善為司徒釁為禮馬取為內亂禍為師氏也項氏安世曰幽王時為亂有言宣王時改家平大戎以

幽王若松而申伯也為無以亂朝者歸采之蹶父也為卿士而為蹶維趣馬申伯也為太師而逃民毀國者為武之

吉甫作誦美詩以名著者也家父作誦以究王訥寺人子孟予作爲此詩刺詩

以名著者也爲吉甫易爲家父子孟予

難平叔案節南山正義曰詩人之情不一或微如風

盡說流歌不惟誦詠故自載字專寺人孟予亦此類也 總予發微黃尚書上指臣于戴遂臣曰節之詩彼誦人者方極勝其詞好好其容寺人既深詠之而其亂曰寺人孟予作爲此詩中譏刺之詩率多微婉辭義隱匿姓名至於自狀其人甘於抵罪忘心諱如此類絕少以其時考之此何時也而是理卒不可混

皇父孔聖自謂聖也

小雅十月之交毛傳曰皇父自謂聖

具曰予聖小雅正月毛傳君臣俱自謂聖也自聖

者亂亡之原光武詔止書者不得言聖天哉言乎

元所案後漢書光武紀建武之年

上書者不得言聖 宋華氏黜唐明皇論曰開元天寶之間羣臣至六上書號數不其矣而明皇受而不詳甚將自以爲聖厥其權越流離至於亡國非不幸也聖矣光武之爲君也詔天下書不得言聖明矣或謂綱之爲君也曰先帝詔書某人言聖自今有過謂聖者當書曰稱而不自言不爲聖予唯也 錢氏大昕養新錄曰王安石與子雋皆以經術進當時頗美者多以爲周孔或曰孔孟范鍾爲大學生獻詩云豈豈雙石工術業惟爾公安石大喜曰此人知我父子雋矣安石頗喜其詞聖云斯文實有當天豈僮生才一日鳳凰去于秋草木惟是眞曰孔聖比其子矣安石在相位行新法舉朝交爭安石有詩云衆人紛紛何足驚是非言言非吉炳綱

聖文作吞豈豈四國五言德聖年亦曰聖自許也小雅詩曰皇父孔聖又曰具曰予聖古來諸國皆之臣先後一敵云至氏武備或亦有感於安石之事歟

既克有定靡人弗勝言天之勝人也貌貌矣天無不克豈言天之終定也申

包胥曰人衆者勝天人曷嘗能勝天哉天定有遷速耳詩所以明天理也

故不云人勝天

全云

云云厚震德惟何看其則斷所居勝遂亦相目上成至之意耳○平叔案小雅正月天反曷然若無意於分別善惡者然此特相耳未定之時及其既定則未不爲天所勝者也申包胥曰人衆則勝天天定亦能勝人疑出於此 大雅瞻卬瞻卬無不克聖朱子傳曰民方危殆兵燹流於天而視其功用神明不測雖危亂之極無不能當固之者 史記伍子胥伍子胥掘墓生王天高豈雖若無意於物然言曰子之親雖曰曰喜于吾聞之入衆者勝天文字亦不能勝人文字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慘死曰人定則勝天天定亦能勝人而志之所望天網恢恢疎而不失不然天豈有所憐而視之耶適當其未定故耳 逸齋詩補傳曰顧天變聖若無所見非無所自恃以天未定故未勝人耳定則能勝之矣

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則公謂世雖昏亂君子不可以爲

惡自敬故也畏人故也畏天故也

案判公之說名成公讀詩取之 愚謂詩云周宗既滅哀痛

深矣猶以敬畏相戒聖賢心學守而勿失中夏雖亡而義理未嘗亡世道

雖壞而本心未嘗壞君子修身以俟命而已閩按王氏二十社杜門不出極其於此全云三不足實云說何以與斯言相反

元好安書畫辭題 新經詩卷二十卷字去石撰云 經義之一也皆學訓其辭而宏石釋其義

豈不欲往畏我友朋畏人也胡不相畏不畏于天畏天也不畏人則亦云可
使怨及朋友畏天則影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鄭用二良未可間衛多君子未有患季梁忠謀彊敵長汲直守節亂萌弼詩

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止先諫誅厥運促李雲宙心願漢示覆章華羅慘

陳業隳胎圖嬰戲唐卬移詩云曾見莫聽天命以傾何云晉見南史傳繼傳後○元好安傳公七年左傳鄭有叔

慶者叔師子三良為政未可間也又莫公十九年其六十一少補修國書郎中張之能案自此曰司殺公在何益

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又桓公六年齊武王魯陳侯死此曰少補修國書郎中張之能案自此曰司殺公在何益

萬善賈捐之禮意之至則及直注汲直方直故世謂之汲直及魏傳魏子長魏傳魏人也淮南王諫及彈

黷曰黷躬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宏等知魏諫身及房傳晉秦時趙國用事有先者其制高而死高威

自自成政秦之亂止先諫之注止先諫博士後漢李善傳季子行祖甘陵人也皇帝延舉在詠矣莫而

中常侍星超等五人皆以諫莫功封列侯書書不書曰漢李善傳季子行祖甘陵人也皇帝延舉在詠矣莫而

益投寄臣而撰封諫官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罪非西北列孫得無罪而魏晉書魏書次欲中 南史傳陳

傳語有臣願章連仲泰後主降除大市今願初初 曹後漢其略曰陛下於於破賊惡惡也信老臣信時業

之罪非約依議殺亡之朝矣今願初曰願復重於能年一初不改務勿微見與復遊於始解矣後主夫怒

即日朝之 唐書禮宗詔甲和元年七月甲午夜殺左丞相趙主龍圖又曰君臣今夜傳王師圖上疏曰非官

頭刺大限則殿壁 惟與令汝開放自守不召幸延不讓書臣且天下者國臣且天下非北司之天下陛

下固九州天子非北司天子北司豈悉悉於兩司延臣無用用於勅使跳入今汝臣不奏猶敢脫胎圖再下司

戶參軍使人沈于嘉蘭津 錢易南都新書已集李昭隱為田令汝編詭流劫江葉相權有詔死之曰 章河

罪死何名殺汝惟是與屈卒從此蜀江煙月夜杜鵬雁作兩聲

君子在下位猶足以美風俗漢之清議是也小人在下位猶足以壞風俗晉

之放曠是也詩云君子是則是儆元折案後漢書陳寔論曰漢自中世以下閭閻懷忿故

已呼之矣故時政彌愾而其風愈往唯陳先生行成身而通訓天下所以儆教於上而風俗清平下也

世說新語 注于隱嘗言曰魏末阮籍適酒飲醉臥於地或欲殺之其後曾孫子弟阮瞻王濟謝嗣胡毋

巧言如簧顏之厚矣羞惡之心未亡也不愧于人不畏于天無羞惡之心矣

天人一也不愧則不畏閩按高安贊有言君子一歸良心至王安石盛蓋一點耻心去焉道放益

人萬善并華昔年都御史以東林黨黨生去書書流自沈止承榮船初贈太子少保丘某向書蓋忠黨

五代史何道遵事四姓十君益以爲德信是處見其來來去書書曰白雲隱曰事四姓十君所得階級

官爵以爲榮

車攻東有甫草鄭箋云鄭有甫田謂圃田鄭敷也止齋周禮說云詩不以圃

田繫鄭愚謂宣王封弟友于鄭在畿內咸林原注今華原縣圃田澤左氏謂之原

圃原注在今開封之中牟宣王時非鄭地小雅安得繫於鄭乎爾雅釋地鄭有圃田益指

東遷後之鄭言之閔後詩集傳宣王時未有鄭國圃田澤屬東都畿內故注田余謂前漢志中牟縣圃田澤在西潁有堂谷高苑枚為鄭國則此澤亦畿內地可知且高澤澤

藪名在鄭方不賦諸侯之版圖圃田為堂谷之封非也謂其在東都畿內堂谷亦非也○元折案詩序車攻篇

東有甫草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後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後會諸侯於車都因圃田而車徒焉

東有甫草圃田甫田也箋曰甫草甫田之草也鄭有圃田澤文曰甫毛如干大也鄭音稱圃田鄭敷也正義

田在東都畿內故宣王得往田焉史記鄭世家鄭國公父者周厲王太子而宣王庶弟也宣王二十一年友始封於鄭鄭謂初宣王封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北堂京兆鄭縣是其地也禮王二十五年在圃田

有原圃田往以為圃田澤邵氏爾雅正義曰鄭有圃田澤古有圃田今云鄭者鄭雖不成於一人之手或七十于杜預周禮枚局為鄭止極傳良說失中者傳書義難解周禮記卷中書令人永喜陳

詩小傳云詩有夏正無周正七月陳王業六月北伐十月之交刺純陰用事

而日食四月維夏八月昴星言夏之極其至皆夏正也而獨謂平月之交為

之夏非詭候說也○朝定今謂陽日暑重車攻篇一初不改故易數句見樂府復注於始錄矣後王公

即日動之唐書禮志記中和元年七月田令校練左右鄭國又曰宣王田令校練五圃田上疏曰昨言實

頭輿火服即殿壁下作樂令夜間被自守不召幸延不謀善居且下者高祖天下下非北朝之下下陸

下嗣九州天子非司司李北司司李悉悉於南司司李無用於初使然人令及連不表續說昭顯州司

戶參軍使人沈于嘉禧津錢易南部新書已集李昭圖為田令夜燭詔沈勤江葉相椒有詩牙白一章可

罪死何名殺水惟君與屈平從此蜀江煙月夜杜鵑應作兩聲啼

君子在下位猶足以美風俗漢之清議是也小人在下位猶足以壞風俗晉

之放曠是也詩云君子是則景儆元折案後漢書陳蕃傳論曰漢自中世以下閭閻懷忿故

已呼乎之矣故時政彌愾而其風愈往唯陳先生行及身而謂天下所以廢於上而風於下乎也

世說新語注于德嘗言曰魏末阮籍酒氣放曠散髮徒跣其後曾遊子弟阮瞻于還謝嚴胡毋

輔之徒皆祖孫籍五而德脫衣服露體問為飲更有名之為濁次者名之為達也

巧言如簧隨之厚矣羞惡之心未亡也不愧于人人不畏于天無羞惡之心矣

天人一也不愧則不畏閔按高忠憲有言有一盤長心至王安石最蓋一賊耻去焉道放蓋

人萬惡已丑進十言名節御史以東林邪黨者先生書數百言上水宗順勿贈太子少保且欲向直諫忠義

五代史為道德書四姓十君益以舊德自處自號為樂業書數百言陳曰聖朝四姓及親與所有備職

車攻東方有甫草鄭箋云鄭有甫田謂圃田鄭敷也止齋周禮說云詩不以圃

田繫鄭愚謂宣王封弟友于鄭在畿內咸林原注今華州鄭縣圃田澤左氏謂之原

圃原注在今開封之中牟宣王時非鄭地小雅安得繫於鄭乎南雅釋地鄭有圃田蓋指

東遷後之鄭言之關後詩箋傳宣王時亦有鄭國圃田澤屬鄭畿內故往田余謂前漢志中牟縣

數名在鄭方不誤諸侯之廢圃田為完校之封非也圃田在東都畿內真惑亦非也○圉字詩序車攻焉

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修其馬備游牧復會諸侯於車都因田獵而蒐車徒焉

東有甫草圃田南大也箋曰甫草甫田之草也鄭有圃田釋文曰甫毛知年大也鄭者釋圃田鄭敷也正義

田在東都畿內故宣王得任田焉史記鄭世家鄭桓公次者周厲王太子而宣王庶弟也宣王二十一年友

始封於鄭鄭語初宣王封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北文京北鄭縣是皆都也德三十三年在圃田之

詩小傳云詩有夏止無周正七月陳王業六月北伐十月之交刺純陰用事

而日食四月維夏八月昴景言夏之極其至皆夏正也而獨謂十月之交為

周正可乎漢歷幽王無八月朔食而唐歷則有之議者疑其傳會而為此

也案今劉氏七經小傳無此文而王氏公經天文編上引此為歷行成之言案劉原父款日論曰幽王

條所引止相反當從文各編作是行成之語謂記日月亦作行字張氏愚按止義謂校之無術而大衍歷日蝕議云虛嗣

以歷推之在幽王八年原注見書虞劇造梁大同歷非始於唐也鄭箋謂周之

十月夏之八月故歷家因之孫莘老全案孫莘老解春秋用鄭說謂八月秋之

分日食秋分而詩人醜之安得曰分至不為災也蘇子由陳少南全案蘇子由

皆以十月為陽月朱文公從之宋書禮志載魏史官之言曰黃帝闢顛夏

殷周魯六歷皆無推日蝕法但有考課疎密而已原注大衍歷議云黃初己未治

而益嘗放通鑑皇極經世秦始皇八年歲在壬戌呂氏春秋詳意二維秦

八年歲在涪灘原注歷有一年之差後之算歷者於夏之辰弗集房周之

十月之交皆欲以術推之亦已疎矣何二辰弗集于房大衍歷作中庚即戊午年癸巳九

見元史志卷三辛巳元子四百八十年 或言安尙書不可信以今西法推之不合吳畏侯在保定寬之武進揚道真先生曰推大衍校時 歷譜合錄左方 辛巳至戊辰三百四十七年 戊辰爲元上推仲康五

年矣曰建戌辰辰庚癸癸距年三千七百五十五算中積 百二十七萬一千四百八十四日四八八九二

七七五 冬全映 九日八七四七九二一 四五顯曆 八日七九二〇七九二 天正四月二十六

朔甲寅 五日八二六二二七八九 交節 八日七六六五九七九 九月朔 八日七六六五九七九

日八二〇二八五五九 八缺限交 十六日四七〇七七六八五九 在陰歷交前九度半

強 沈存中云日食正陽之月先儒謂四月非也正謂四月陽謂十月子

由詩說與存中同 閻汝賢曰歷上推周幽王辛巳五歲十月建酉朔日辛卯庚時十月日食非

始通三統歷法有載秦歷初數經無有不可蓋殆以理考之則非也孔穎達通鑑未嘗以歷考此辛卯

日食者不知漢考之方作箋云東州名儒皆我哉 又言以歷上推始皇八年壬戌戊辰年秋收有由子

朔與呂樂人八年秋甲子朔之文則歲在涓離豈非歲在涓辰爲是不然必涓離則雜矣秋收無甲子

朔矣王氏似未諳歷法元折案十月之交交周之日夏之日也日辰之義日爲辰辰爲日午金也卯

木也又十月夏之八月爲辛未正義曰詩之言曰於離於時而知周十月夏八月者推是必曰十月之交

左傳曰 至 不月日有食之不爲災是亦分月而孔穎者曰太陽之耀至極之物不宜有所掩而之則爲

左傳曰唯正月朔隱未作日有食之於是月有掩於社伐鼓於朝其餘則否以正月爲準而月經陽用事

而日又有爲陽於時最盛不爲陰所侵故爲最盛時用陰幣也杜預云日月動物雖行度至大星不少有

盈精故有陰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陰交而食者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又曰古之曆書 至今十世有周歷歷

者蓋漢初知之其交無遺遠蓋周日食之年皆在漢世通備未有以歷考此辛卯日食食加王莽謂云以歷

校之而知初知以宋當幽王世無周十月夏八月辛卯交會故以此會爲其初之前則其共初之前則信矣

而校之無術 朱子集傳引蘇氏曰日食大變之大者也然正陽之月尤尤受夏多四月爲陽故謂之正

月十月經陰疑其無釋故謂之陽月純陽而食陽之甚也純陰而食陰壯之甚也 唐書歷志下夏后氏四

元城語謂韓詩有兩無極篇序云兩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篇首多兩無其

極傷稼稼穡八字朱子集傳曰第二章皆十句增之則長短不齊又此詩

正大夫離居之後警御之臣所作其曰正大夫刺幽王者非是解頤新語

亦云韓詩世罕有其書或出於好事者之傳會 元坊案元虞翁十韻初語已佚此語

見楚辭補傳傳十八其句說多取

因學紀聞注 卷三 十一

袁孝政釋劉子曰魏武公信讒詩刺之曰營營母蠅止于藩豈弟君子無信

讒言傷謏 此小雅也謂之魏詩可乎元坑案袁詒碑傳論篇曰袁孝政殺劉子云云今據魏君有國風若果爲魏詩聖人則詩確怨不得其所

豈矣以風爲雅袁氏亦豈哀於齊魯也二家之說乎 四庫全書總目曰部雅亦稱詩子持雅心不爲魏君志作案劉君懷孫吳公武拒唐梧州詩重劉重袁孝政序云北齊劉君懷孫吳氏載其序曰劉君已不遇天下殘運播遷江表故作此書時人莫知謂爲劉君劉君孫作云云不知所據何書故其以爲終不知書爲何代人惟孔稚恭劉勰李孔昭游海島城人名見其書劉君懷然亦嘗稱遊江表與孝政序不符

朱子詩傳采菽天子所以答魯菜也黍稷宜王時美召穆公之詩皆非刺詩

愚按國語菽語文公 注采菽王賜諸侯命服之樂也黍稷道召伯述職勞來

詩侯也韋昭已有是說元坑案詩序表叔劉子也梅賾諸侯諸侯來朝表賜命以禮獻言是

召伯之職焉 晉語文公在晉爲明曰燕秦伯陳交枝 餘使公子降拜秦伯降拜 餘曰君以天子之命陳而重耳重耳有安志故不降拜餘使子陳秦也 晉語曰君之君也命服之樂也此言召伯不降朝何字能成意意爲不願君之力也韋昭注采菽 言魯小雅之職諸侯命服之樂也其言召伯不降朝何字之無無子之語與國語黍稷不推道那使陳表來諸侯也其詩曰月及黍苗陰雨膏之愆愆再行伯伯勞之

鄭康成先通緯詩故注禮與箋詩異閻枚一禮謂 知先君之思以勗寡人爲

定姜之誨生甫及申爲仲山甫申伯又不儒其翼維禹敷之上天之載匪

革其猶消阨之卽至於湯齊足也注禮記與注易異如東隣西隣足也閻

康成註易東隣爲日出東方象西隣日出西方象其去其尚易鄭注元坑案後漢書書表成傳云先從張奉

禮於定姜定姜曰獻公嘗爾先君先公以孝於魯人釋文云此是當時正義曰折風無然之篇莊嚴公無

之詩歎以爲備定姜夫人定姜之詩按鄭志長風云註記詩統經後得詩乃改爲之凡與詩不同

皆備此 孔子問居鄭注魯後學之修正正義曰齊詩鄭高之篇申伯侯及申伯甫與詩曰侯也釋文時訓

夏鍾刊謂孔與申伯俱出伯夷之後世四聲之聖文詩神仲山甫之賢與書生甫文申申則此云仲山甫

者按鄭志注禮在先未表詩傳然則此註在前故以甫爲仲山甫在後表詩乃備其義曰言出焉居水中之後濡澤其翼公鶴胡鶴能不滿故爲不濡故爲不濡其翼言必濡其翼也與此並

爲者註在前註在後故不同也 周禮地官甸一注云讀謂維禹敷之敷物同正義曰毛詩云維禹敷之也禮記春官甸人注云甸人敷之也周禮甸人注云甸人敷之也周禮甸人注云甸人敷之也周禮甸人注云甸人敷之也

既酒九五日五種爲次也又五種爲雜雜爲日次爲月日出東方東隣家也日出西方西隣家也與此異

皇去慶既其為二國名皆以皇詩發問可以樂飢樂為樂十月之交稱此皇文物議為意慮舊古之人無
數戰作標作水狀彼東南狀作勢逐風說也

亂離瘼矣爰其適歸小雅四月新經義云亂出乎上而受患常在下方其極也

乃適歸乎其所出矣噫宣靖之際宣和後名號其言驗矣而兆亂者誰歟言

與行違心與迹異荆舒之謂也至正初八思齊案則有之言行不一也而為一思齊案

位宰相沈嘉瑞四海而其言與生心事心術無異者有孝子所行有於孝改皇之歎王宏石初封舒國公元

單穆公曰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于祿焉苦夫山林置竭林鹿散

亡敷澤肆既君子將儉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周語諷險二字此文

中子所以有帝省其山之歎也天地變化草木蕃凡賢者而不樂其生平

天地閉賢人隱泣草木而得遂其性乎元坑案大雅旱麓維彼甘藷棗樹指清酒豈若于

得于祿樂易正義曰周語引此一章乃天皇聲榛楛殖云云毛依此文為義中說又命稱遠東之役天

下治船于曰林麓靈矣帝實具山其地何辭以到

旱麓毛氏云旱山名也曹氏名務中校漢地理志云漢中南鄭縣有旱山沱水所

出魏徵沈本東北入渭旱山在梁州之境與漢廣相近故取以興焉元坑案

地理故曰九域志興元府有旱山案李記在南鄭縣西南二十里周地圖記云山上有雲即雨嚴氏案詩

曰毛氏以旱為山名不知山之所至或誤地理志漢中郡南鄭縣之旱山實詩人說興取其在麓內

者何獨遠取漢中之旱山乎興其所不知可也王氏以嚴說為不然故曰與漢廣相近以正之

鼙鳴如鼓新經之說也解頤新語取之集卷陸佃海雅語論曰鼙鼓蓬蓬非備以為

其鼓聲蓬蓬然象鼙也馮故謂鼙鼓也臨安海物記鼙鳴如神鼓今江淮之間謂鼙鳴為鼙鼓也仲安右之

客也故謂鼙鼓從王氏說元坑案大雅鼙鼓篇毛傳鼙鼓謂正鼓曰其皮鼓可以言鼓耳今詩亦云鼙鼓可

以言鼓也逸齋詩補傳十二鼙水部也案作於解頤書聞之而亦樂蓬蓬然和鳴以應之又是一義

賈誼書容經篇論云君子重讓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辟無由來古之人

其謹於所近乎詩曰其瓦械樵薪之積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此言左右

日以善趣也此即選左右之說爰延亦云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

遊則日生邪情元坑案新書保傅篇天子之善在於教訓致選左右之數也保傅篇文同惟字作

天子後漢書延延傳延延字本說延外黃人也徵拜大鴻臚上封事曰臣聞皇帝左

右有所以咨政德也故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類言慎所與也善人同處云云

維申及甫維周之翰申甫之地為形勢控扼之要甫即呂也呂刑二曰甫刑

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申呂見鄭左氏傳成公楚子重請申呂以為賞田

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是也以為賦以御北方蓋楚得申呂而

始彊茲所以為周室之屏翰歟漢地理志南陽宛縣申伯國詩書及左氏

注不言呂國所在史記齊世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

徐廣云呂在宛縣水經注亦謂宛西呂城四嶽受封然則申呂漢之宛縣

也高帝入關光武起兵皆先取宛其形勢可見李忠定曰天下形勢關中

為上襄鄧次之原注襄地廣記云蔡州新蔡古國今倣新蔡之地南陽縣未嘗屬蔡重不當謂為宛

田則呂國在宛明矣關棧柘地古中故在宛南陽縣北三里故呂城在宛州

南城縣西四十里故班固曰宛縣申伯國徐廣曰呂在宛縣詩書以申在今鄧州信陽軍之域亦非云元璋

築南陽書曰孔傳後為南侯故稱南刑正義曰禮記書傳引此篇之言多稱為甫刑故傳稱之唐宰相世系

表呂氏出自姜姓至周穆王呂侯入為司寇呂申世改之為申水經清水注梅溪又述宛西呂城東史記呂

向先祖為四岳治水有功履實之際受封于呂故因氏為呂向也漢書高帝紀秦二年六月略南陽郡

南陽守丞侯救守宛沛公乃復引軍從西陽張謀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向聚距險今天下死宛從後擊強秦

在前危殆也於是沛公乃復引軍從西陽張謀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向聚距險今天下死宛從後擊強秦

與李通從赤狄起於宛宛始元年正月伯升破王莽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於滎陽進圍宛城王氏

詩地理考引林氏曰漢魏地理特常出宛關收兵宛秦周武起南陽以死自事申即宛也李忠定名綱字

伯紀鄧州人祖從無錫寄致和進士事跡具宋史宋高宗即位拜尚書右丞時鄧州初隸秦隴上之心事

王氏所引其巡幸事申語也又言臣嘗覽史至今雖未能行上策當且通籌畫計不忘故郡以係天下之心夫

南陽尤武所與西陽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財貨花距二都可以通

救援

禮記孔子閒居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鄭康成註言周道將興五嶽為之

生賢輔佐仲山甫及申伯為周之幹臣原注正義二說既志注禮在先未得走傳

禮所謂伯某甫也周語云棗仲山父蓋甫與父同若以仲山甫為甫則尹

吉甫蹶父皇父程伯休父亦可以甫甫矣近世說詩者乃取此而全發傳

愛奇之過也原注權德輿美云商鞅公仲子曰甫入輔於周食采於樊關棧真杜欽傳仲山甫異

綱者惟首耳末仲倚學素雅雜記謂用優劣總士時公宣王時甚遠觀秦氏一篇美山甫則松高所美
為山甫不疑秦亦氏實大黃氏皆以康成遺教訓亂亂之甫後氏非而黃氏謂山甫宣王時實治極南
雖不見於經以文考之益顯知此朱子集傳謂山甫字南人作名別者之子孫豈不從歐莖之說乎李仲甫
史記言太公望先伯翳四岳其有功應受陳或對於名或封之申周語曰齊許申臣葛蒙姓也至於周
侯則學詩則言則亂則言是此蓋皆出於四岳之經故書言之言益高之山其大極矣在傳詩則生朱佚在
宣王時則生申伯此語是也詩人之美其人者多矣惟朱其先祖之德知申仲太師皇父是也申甲申四岳
之後詩言維鐵孫申甫及申由先以及其後言世世其美也又言維申及甫維周翰由後以及其先言
能維其祖武也若甫為同時之人何以獨美申伯而不美及甫之語乎

左氏傳昭公二年曰諸侯釋位以開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雲漢之序曰丙有

撥亂之志非立志何以成中興之功何元宋之孝宗豈伊無志哉委於羣小憤憤之言志不
定故也○元圻案大雅卷序曰仍政美宣王也宣王

承厲王氣而有撥亂之志過致而懼亂身修乃欲銷王之後唐之莊宗能撥繁於子以組政業君臣之首
入大勳而告成功亦以能立志故也及志極羣而不敢不克終矣

宣王晏起姜后請愆則庭燎之箴始勤終怠可見矣殺其臣杜伯而非其罪

則沔水之規讒言其興可見矣元圻案後漢書皇后紀康王深願離作亂宣王妻姜氏請
飯語列女傳曰周宣王姜后齊后之女也宣王夜臥晏起后
夫人不出房姜后既出酒脫簪珥行罪於水有使備母過言於王曰姜不才薄心負矣至使君王失德而晏起
以負君上榮也德敢請罪惟君王之命王曰寡人之過夫人何辜遂勤政事取中興之名焉○小雅庭燎序
美宣王也因內殿之逐羣補傳十七庭燎言以夜去矣而問空堂以夜會取而問則宣
王去也○元圻案後漢書皇后紀康王深願離作亂宣王妻姜氏請飯語列女傳曰周宣王姜后齊后之女也宣王夜臥晏起后

岐山其喪也杜伯射王於鄗宣王詎社國伯翳周唐氏之孫周厲王殺杜伯而不葬後至宣王由於
圖日中杜伯起於道在衣衣朱冠履朱弓朱矢射王中○此折臂而死○既死之前屬左輔太保杜伯周
宣王宣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也左傳爭之於王○德而一罪許○墨○明皇編載杜伯事與王所訂周書
秋其辭說同雖其質也唯說死為近正○小雅沔水序規宣王也遠羣補傳十七在事有讒言其興之戒
必宣王頗疑讒言不親諸侯故近臣規之也

郊父傳謂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為敗故通鑑外紀三十二年王伐太原

戎不克二十八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二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

績于姜氏之戎四十一年王征申戎破之轉于于邠蓋謂此四役也全云此
條乃

事林類賦曰周錄中論宣王所本○元圻案前父之義○周語云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
之戎故曰姜氏為敗常父姜宣王所恃伯休父息之河則則休父賢者也○職廢羌蔡休父後他人為之其
人不賢敢敗也○後漢書西羌傳宣王十七年王伐太原戎不克後五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
後一年齊敗北於泜陽戎入滅蔡侯○宣明年王征申戎破之五分與外紀不待

尹氏不平前南山林棘爭
氏不謂何此幽王所以亡春秋於平王之末書尹氏卒隱公二年見權

臣之繼世也於景王之後書尹氏立王子朝昭公二十二年見權臣之危國也詩之

所刺春秋之所譏以此坊民猶有五侯擅漢二馬食曹之禍元圻案隱公三年
公羊傳曰其禍尹

氏何安昌為彭澤世御非禮也 漢書元后傳成前四年上悉封諸侯為阿侯南陽侯汝南侯
侯根由陽安侯高年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司徒錄班彪曰王莽之興由元后每嫁四出為天下
母憂國六十餘歲葬而甘羅更封國初五將士侯立成新朝 晉書晉帝紀魏武帝帝有孫芳芳子蘭有狼顧
相乃召使前行下度顧面正而後不動又嘗見三馬俱食一槽其足踞

召彼故老訊之正夢於是即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矣好譏惡暗昧近
頑童窮固矣商之嘯其者長吳之播糞糞老與亂同事也 元祐案小雅上月卷云
之不問政事但問自愛不向道德而信微賤之言 周語東伯曰今王甚高明昭顯而好譏諷諛惑虛聲
盈而近頑童窮固 吳語吳子裏自伐為中者曰里是左世有輔弼之臣以能達其言以人陷十六難今
王播糞糞老而孩童為比謀

宣二十二年有免舞于鎬京而赫赫宗周有寢微之象矣幽一在二川竭岐山
崩而陵谷易處有將亡之形矣匪降自天職競由人致此者人也豈天所
為哉 元祐案有免舞于鎬京見竹書紀年 周禮幽王在西周三川皆竭伯陽父曰國將亡矣文是歲也
為哉 二川竭岐山出史記作幽王二年小雅上月文下氏之虐匪降自天鳴春晉書職職出人于子集
傳曰言川致變異者由小人用事於外而廢棄靈主必於內以為之主故也

裳裳者華興賢有功臣之子孫世臣與國升降者也王朝則周召 二公夾輔
王室家父仍叔 一雅舊人歷汾王之亂平王之遷潁猶在也 何云正義謂詩家父仍叔與見舊秋桓公在者
年且長道 侯國則翼之九宗遂之四氏與封建之法相維持彼漢之或豈魏
之苟何江左之淵儉唐季之崔柳豈世臣之謂乎 閩按孔穎達詩家父仍叔與見舊秋桓公在者

別人然王侯亦指其後人言 元祐案小雅裳裳者華序云劉幽王也古之春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讓諸弟並進
妻妾妾之親絕功臣之世焉 節南山序云家父刺幽王也正義曰桓七年天子使家父來求而桓十五年上
距幽王之初則八十五年矣古人以父為字或累世世之未必是一人也 書漢序云仍叔與見舊秋桓公在者
仍叔是周大耳未必是一人也 大雅維翰詩維翰委委汾王之甥委委汾王屬王也屬王卒於廢苑在汾水
之上故稱人因以號之 隱公六年左傳翼九宗在正其翼為國都也唐叔受到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遂世
為晉世家九宗一姓為九族也 莊公十七年左傳遂因氏復氏工要氏須遂氏靈齊氏解而後之註四族遂
之禮示 晉書陳羣注自後自公是似條 晉書劉琨傳琨子景怡太尉職之第六子也魏時景進行中朝
爵嗣而高貴齊公立顯言於景帝曰今上政作福道北南耳遂遣使宣德四方且祭外王武氏葬改葬進爵進
公何當尊為齊公義疏太僕楊武亭侯晉太尉景帝位以曾為晉丞相加侍中與張亮子沈等勸進
南陽書稱傳眉子彭回父溫之尚宋武帝女弟後尚文帝女為晉書謂曰太祖引何曾自魏司徒為晉太
相祿受者太祖詔議不許又王倫傳倫字仲曾伯曾晉太尉父倫太尉父倫太尉父倫太尉父倫太尉父倫太尉
之由是遂傳傳九年華林亭相佩申也元嘉末年宋孝宗結之天復元年宋忠已取河中進信同華
中尉陳全諷以充與全忠善全忠之勳除若側乃曰罷政事未及免全忠幸與全忠親先發見忠不自從自
全忠已兵迎全忠引兵還河中乃允認謂楊椿勳為全忠善自願以酒酒全忠善自願以酒酒全忠善自願以酒

顧寧庵相持未款法移國及凡國內除與相結得實取明權以成強天終亡天下又柳發李定之公禱
族祭也諫倣天大同中書謂下不盡事失全忠國難致危備士皆六人豫一厚棺之費哀帝曰人望壽元帥
矣陛下宜攝讓以覆終讓諸目行進拜司空為冊禮位即日進道

執我仇讐亦不我力周所以替也雖不能周吾懲寘之於耳楚所以亂也君

且休矣吾將思之漢所以微也元初案一雅正曰儒曰仇仇猶讐讐也楚王既得我執我器無
用賢之實一爾雅釋訓仇仇猶讐也註皆屬讐者楚靈王嘗曰吾子張驟諫王稱之曰子復語不報
退不能用吾怒寘之於死曰吾君之用也故言不飲三神之應楚靈王其可謂平其又以規為寘也漆題而
違乃有飲讐之亂漢書楚元王傳成帝無繼嗣政由王出出眾望長向進上封事極諫去方見向歎息
悲傷良歎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

擇三有事實侯多藏貪墨之臣為姦賊小東大東杼柚其空聚斂之臣為斧

斤文侯之命所謂殄資澤於下民也足時號石父好利用事而吳父以卿

士為羣邪之宗何云此皆感歎公田之事全至宋之弊政始於趙盾一岳祠之聚斂繼而為史之
趙汝棟之覆歎又繼而為賈似道之公田深乎所以浩歎也何說未備○元初案小雅

十月交復曰擇三有事有司國之二爾雅維食涉穀之人變云作都之三爾皆取聚斂之人言不知厭也
小雅大東麥云小也大也謂國斂之多少也小亦於東言其政無失厥失之道也史記周本紀
幽王以號石父為周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為人佞巧善諂利十月之交經曰皇父即士華維司徒來伯秉
幸仍於穀石父於史實難處情難推諫氏難事歸尤感至五皇父象伯仲允位之說其言有六八之中

雖自有尊卑禮讓相避期於朝皇父則為之端言無惡惡故曰目以卿七云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小雅伐木朋友之信可質於神明案程子曰鳥獸嘯嘯物情與朋友之
好視鳥如是愛人而不求友乎朋友之
信久不渝可
質於神明

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小雅小明上句云濟其爾位正直是與正直之道無愧於幽隱

楊泉物理論曰稻梁菽各二千種為六十蔬界之實助穀各二十凡為百穀

故詩曰播厥百穀元初案陰書經籍志儒業有楊子物理論十大卷壹微十楊泉撰物理論今

詩大小謚引傳曰文王墓之武王遷之周公內之疏云未知此傳在何書全

漢儒引緯書有易傳書傳之稱則此亦其類非一家詩傳也○元初案正義曰此傳以作墓為喻也言周禮之
與魯知為至文王始造其墓或之墓其後是魯則其文王為成至聖言文王受命而王因之傳伐紂定天下
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以成之大雅十八篇小雅十一篇為正經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未知此傳在何書也
議詩記十七枚出原經謂之經自宋朱子辨以下篇謂之傳以此例考之經傳之別也六月以下小雅之經也六月以
下小雅之傳也交王以下大雅之經也民勞以下大雅之傳也凡此諸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書矣又謂未知
此傳在何書則非也北史魏李彪來復舊表曰記曰書述者欲入繼其善說者欲入繼其善故傳曰文
王墓之周公成之

三代之禮有損益而所因者未之有改也以公劉之詩攷之君之宗法

始於此其軍三軍軍制始於此徹田爲糧徹法始於此周禮有自來矣元

秦大雅公劉曰爲之君爲之大宗也先王與魯曰宗魯也主也姬子孫主宗祗而族人爲之爲主也李氏
摯曰周禮天子有五大宗子一小宗子四別子爲兩階別爲宗百世不遷者大宗也繼絕之宗繼祖之宗繼曾
祖之宗繼高祖之宗五世則遷者小宗也遷所以主宗祗而族人爲之爲主也天國之制二軍以其餘卒爲禁軍
祖之宗繼也止義曰地官小司徒云凡起徒爲國一軍也以其餘卒爲禁軍也今言三軍二軍則
是軍而無別故稱軍也文選一而於謂之徹也義曰徹方周之制法公劉歸諸諸侯而相因 逸詩詩稱
傳正君臣之位以統衆於上天宗之法以相維於下蓋古者軍國必立宗疑始於此又軍之制以治兵爲
徹田十一之法以歸權凡周家軍制徹法皆始於此也

咨女殷商猶賈山之倍秦爲論也尚公戒成王無若殷王受又曰宜鑒于殷
駿命不易人君常聞危亡之言則可保其安存矣元折案義疏詩傳湯湯上帝
借秦爲論也 漢書賈山傳山潁川人也著文時言原亂之道借秦爲論名至言

靡哲不愚司空圖之耐辱也善人載尸裴度之晚節也元折案大雅抑國無道則惠
爲容貌如不肖然 大雅板蕤云王方醉虐之厥咎人君子則如尸矣 裴度是行傳司空圖平
表聖河中處鄉人感通未權進于昭宗在華岳拜兵部侍郎以足疾固自乞歸在途中條山王官谷遂隱不出
作善名休休作文見志自號愚公居年其言詭激不常以免當時禍災又裴度傳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
自元初權歸上表宗時進司廷正並進裴度軍制與圖說文子魏武裴度相進裴度與裴度有相繼裴度方治

折案都美賢里午權作別墅號綠野堂圖曰信物劉禹錫爲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間事 王安石曰
善人愚尸畏權故也

孔子於丞民加四字而意自明於緝蠻曰於止知其所以人而不知鳥

乎此說詩之法韓子於菁菁者莪屑屑訓釋蓋少作也晚歲引詩言老成

人重於典刑簡而當矣何云君庸人不得不申事反覆非少作故 全云晚歲人安何必與由重

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斯有暵且樂且有儀也曰菁菁者莪
也莪蕪也阿大陵也言君天下喜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斯有暵且樂且有儀也曰菁菁者莪
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二章曰既其君子錫我百朋說曰君子之朋多也言君之辭也言君之辭也言君之辭也
也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文也既長育之文也既長育之文也既長育之文也既長育之文也既長育之文也
君子之於人材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也君子之於人材則休養吾言此則天下之物美之
也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文也既長育之文也既長育之文也既長育之文也既長育之文也既長育之文也
狀曰七十求退入臣之高第若有德義氣力尚強則君優而爵之不在此在過七十盡計故事也詩曰雖無老成
人尚有典刑此言老成人重於典刑不可不備而聖之也又詩在卷五十六 邵氏博學見後錄曰退之於文不
全用詩書之言如田宏正先廟碑曰昔者百魯僖公能遠其伯伯禽之烈周天子實命其史臣克作駟駟在歸
之詩使歸於其廟以假爲靈其用詩之法如此 如 李相國詩書語表 百餘篇蓋少作也 詩書說一
引謝氏曰明道先生嘗書殿向釋信佛經疏法上使人有得處曰瞻彼於矣悠悠我思道之
云遠島云能來慮之切矣白翎君不知德行不候不來問不候歸於正也白翎意已盡矣足以推廣
王氏之說

考老周語立魯八子戲則仲山甫諫料民太原則仲山甫又諫然聽之藐藐

也當時公卿唯號文公諫不籍千畝而無聞焉此詩人所以有愛莫助

之之嘆元折案周語魯武公以淫與覺王王公之諫仲山甫諫曰天子之諸侯而肆其少是教道也若

舊從之而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廢者不廢也之是曰諫王命也王卒立又官于國與南國

之師乃糾民於大原仲山甫諫曰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不少而致政示少諸侯至士臣民無以

賦乞及於料之又原仲山甫諫曰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不少而致政示少諸侯至士臣民無以

二之庶人終於千畝民用莫不盡勳倍黍千畝曰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兼其大功庸之肥而因民之財

將何以乘庸用臣子弗聽大雅庶民愛莫助之箋云盡德也仲山甫能履舉此德而行之信莫能助也

薄彼韓城燕師所完鄭箋以燕為燕安王肅云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

見注燕北燕國愚謂詩云奄受北國肅說為長國按韓侯入使入字便知韓國不在燕

大雅韓奕云薄大也燕安也大矣彼韓國之號方古在安時家氏之所樂云水經注曰聖水又果爾涇

隴韓方城縣有韓侯城鄭康成以韓國在同州韓城縣則去北燕千餘里必無遠役於往取之理曰今

燕為燕安不以燕為燕國惟王千雍以韓城在涿郡方城縣則與燕為近則韓即北燕也不必言其說為燕安

矣李吉仲黃輿夫從鄭氏曹氏詩說遂齊補傳本集傳從王氏釋文燕王肅侯統班高賢云云北燕國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毛氏曰屠地名不言所在涿水李氏以為同州鄭谷今

按說文邑部有左馮翊郡陽亭郡注屬馮翊即同州也涿水之言信矣元折案

傳屠地名或曰即杜也金壇段玉表曰馮翊古字顧氏祖禹講史方輿紀要荏荏谷渡在今陝西同州

府部陽縣東河西故城也

之亂全云曹操篡漢而伏乞死難司馬氏篡魏而張死難蕭道成篡宋而王勰死難魏瓘以外戚局而

尉薄迫亦以外戚死難外戚非必皆不賢也漢文呂權一言不可用矣而曹芳則有魯孫野王傳言三人

上成若君能大用之可無王氏之禍矣今在知人自若然外戚則有感於買如而言曰○元折案漢書思澤侯注

應劭曰甲比周宣王不覺也為之於戰世也光緒外戚中伯之從後此以爲諷也後漢書何進傳

異母女弟適人殺董卓帝立為皇后中上林苑曹書充備無不無謂論母貴宜知中官天下所嫉果恣奪國曰陰

謀之遂召前將軍董卓中為皇后中上林苑曹書充備無不無謂論母貴宜知中官天下所嫉果恣奪國曰陰

既為先驅繼佐命之後實后貴夫女專恣擅權人主及還信中專掌禁內遂與后成謀殺后太子案嘗已

於買諷語西宮也當有西平唐書外戚傳楊國忠大與妃之從兄拜右丞相祿山方有寵重兵士遂復

塞不奉法國忠知終不出已下又恃內接曹書及扶國忠意謀殺祿山跋扈不足圖故徵召之使必反

信國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歸成於重疊之內矣蓋重疊謂初主太后廢昭明故事一決於榮祿峻峻多約亡命是知峻必為禍亂微為大司農舉朝謂之不可逼峻亦榮善止之皆不納峻遂與祖徂舉兵反

盜言孔甘寇攘式內寇者而王信之使用事於內皆孟子所謂民賊也有民賊則賊

民與漢傳變曰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唐裴度曰欲平賊當先清

朝廷真文忠公曰內有衣冠之盜而後外有干戈之盜元祐家後漢書傳得靈

朝廷真文忠公曰內有衣冠之盜而後外有干戈之盜元祐家後漢書傳得靈

大師維垣鄭箋以為三公介甫以為大眾朱子集傳從王說元祐家大雅板之

雜天之命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用之禪也詩譜云子忠論

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不似原注仲子子闕宮傳引孟仲子曰是禪宮

聖原錄云子夏傳會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傳魯人子孟仲子原注季子孟仲子孟仲子孟仲子

者易名氏之解辨全云季子孟仲子思已云穆也孟仲子在仲子思已云元祐家周維大之師王義曰孟仲子

子孟仲子共事子思後學於孟子者實謂詩毛氏取以為說又云子思謂於穆不已仲子曰於穆不似此

傳雖引仲子之言而文無不似之義蓋取其所謂而不從其語

筆談云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朱浮傳作彼阻者岐有夷之行今按後漢朱浮

傳無此語西南夷傳朱輔上疏曰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注引韓詩薛

君傳曰徂往也蓋誤以朱輔為朱浮季黃集解引筆亦無阻字元祐家後漢書

有可見於他書者如詩天天是核後蔡邕傳作天天是核與遠方岐為對又彼徂矣岐云云後漢書

都馬傳益州刺史朱輔上疏曰臣聞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徂曰彼遠遊也人不敢往謂薛君傳曰徂

往也易易也行道也彼百姓歸文王者也曰岐有易道可任歸安易道謂仁義之道而易行故遠道險阻而人

不難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毛詩作徂矣云後之注者又以此邪之君有交易道故也以秦字絕句集傳徂

作明朱子曰沈括云後漢書四國傳作彼阻者岐有夷之行也按彼書阻但作阻而引韓詩薛君言句亦謂為之徂

矣正作者如沈括說然其注未復云岐雖阻則似也又有卷書阻子亦云彼岐有岷疑或別有所據故今從之

而是謂岐字絕句書錄解題小說類變錄筆談二十六卷沈括存中撰序二浪居絕過從所與談者惟筆硯

歐陽公詩本時世論曰昊天有成命三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所謂一后者文

武也則成王者成王也當是康王以後之詩執競不顯成康所謂成康者

成王康王也當是昭王已後之詩噫嘻曰噫嘻成王者亦成王也范蜀公正書曰昊天有成命言文武受天命以有天下而成王不敢以逸豫爲也此揚雄所謂康王之詩頌聲作於下自彼成康奄有四方祀武王而述成康見子孫之善繼也班孟堅

兩都賦

曰成康沒而頌聲聲言自成康之後不

復有見於頌也朱子集傳與歐范之說合

元好學唐頌昊天有成命蓋云自成命者周自
自后稷之生而已而有天命也文武王受其業
施行德成此王功不敢自命也 紂變傳云紂武功而安之噫嘻成王成是王事也 欽定詩
經傳說義卷五昊天有成命詩自毛氏以至漢唐諸儒皆以昊天有成命之成王執鞭之成康噫嘻之成王謂成王
詩作周公成王之世宋諸儒亦遵其說惟歐陽修以昊天有成命之成王執鞭之成康噫嘻之成王謂成王
謂康王到也朱子初亦從毛鄭之說後定集傳歐范從歐說以爲祭成王之詩皆依經爲解辭無紆曲後儒
以爲爲周公所不應有康昭以後之詩爲昭之詩次於我將爾遇也魯文大武之前則其得所曰體祀大
遵之者固衆而聖論以甲序說者亦不少其意謂周公制禮作樂之用於郊廟爲大孔子刪詩雅頌屬所既
以爲爲周公所不應有康昭以後之詩爲昭之詩次於我將爾遇也魯文大武之前則其得所曰體祀大
與文王何得無詩一疑此國語叔向引詩天子作成王誦解亦可然國語載穆叔聞晉姜及展而後後晉侯
使人問焉對曰先姜金妻肆享鷄鳴集天所以饗元孫也故不敢拜曰叔王之說猶執也朱子初亦從毛鄭
於集傳若從國語叔向之在曰昊天有成命是康王之詩則國語穆叔之對稱執義爲元孫蓋元孫所用又不可爲
昭于後詩矣一疑也然要論夫識各虛公之心願頌首集傳云周禮二下一疑也周公所定則則麗樂據
周禮公室詩之說也又云亦與有成命于內後之詩不據樂文以解詩而爲曰成王詩自有朱子河東段熲古言

之說天下真得而謂此所以成大功而安之見於包廡謙詩記中後從歐陽修之說而定集傳始論毛

昊天有成命 一侯受之成王不敢康朱子集傳引國語叔向曰是道成王之德

也成王罷明文昭定武烈者也其爲祀成王之詩無疑愚觀賈誼書禮容語引叔向曰一后文王武王成王者武王之子女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焉其

義尤明

元好學謙詩記昊天有成命引朱氏曰大將作詩以天下既有厥命矣文武受之將成其王業不
敢康而執鞭有不嗣成康世也以爲此言成王誦康王到也然則周頌有康王之詩矣此詩有成王之
所及樂於祭之樂之所及詩於祭之敬謹之處於廟樂爲備爲儀無容易也且詩曰成王不敢康風後是命
有密又曰自彼成康奄有四方非自成康始也

歐陽公詩論古今諸儒謂來牟爲麥者更無他書所見直用 一頌毛鄭之說

來牟爲麥始出於毛鄭而一家所據及臆度僞大誓不可知之言愚按劉向封事別節我輩楚釐楚變也始自天降

見漢書
本傳

文選班固注引韓詩貽我

喜蔡薛君曰蔡大麥也毛鄭之說未可以為非原注毛氏傳生麥也鄭亦謂以生麥
何說參攷皆非注何云宋字即麥字之平歐陽公不諱乎耶 又云說文云周所受瑞麥來養一麥 經
向說參攷皆非注何云宋字即麥字之平歐陽公不諱乎耶 又云說文云周所受瑞麥來養一麥 經
亦亡東之形天所來也故為行來之來詩曰貽我來粳與毛鄭合○元坵案周禮文傳生麥莖云西王遊孟
津曰為羅入于舟出英以煖後五日火沈為馬五牛曰穀指來此謂貽我來生正義曰西王遊孟津毛氏數十
來皆向書文 惠氏九經古義案鄭曰火沈後漢中應子牛指羅子人童徐仙氏謂與來同 歐陽公詩本義十
一論曰思曰貽我來在臣工又曰貽我來生毛以爲麥麥者百穀中 穀類自漢以前已有此名故蓋于
亦云蔡蔡言蔡又言麥則明非 物類類也古今說類備來生為麥云云其可信哉爾雅釋草載詩所有
諸穀之名甚多而獨無麥謂之來生是毛公之前說詩意以來生為麥可知矣

陳少南不取魯頌然思無邪一言亦在所去乎全云不取魯頌亦非無義○元坵案是氏
少南撰 書疑絕續謂少南不解商賈一頌以為商魯魯而魯頌可廢 陳氏詩經 四庫書不著於錄
經義考云朱見

晉美鼎銘曰保其孫子二壽是利魯頌二壽作朋益古語也先儒以為王卿
忍非美說宣和博古圖保其孫子二壽利二壽者與詩人言二壽作朋同意蓋晉美觀其始特保我子孫
之者為二毛公卿大夫謂其家臣之長稱室老謂彼國之立二卿故知二壽即二卿也 張子于東京賦陸
尊以訓養愛親拜生二壽釋經注二壽二老也 逸禮說補禮二十七二壽謂大國二卿也○二壽謂上下
或曰卿大夫中壽百歲下壽八十壽人頌傳公與二壽之為頌也 朱子集傳曰二壽本詳鄭氏曰一卿也

商周之頌皆以生曰神明太史公史記曰成王作頌推己微字文悲彼家難至魯
頌始為溢美之言所謂善頌善禱者非商周之禮也後世作頌效魯而近
詠又下矣元坵案詩大序曰頌者美盛德之馨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毛詩學黃巢解四十一季
後世其誰信之乎注仲曰王氏曰周禮之辭約所以為嚴所美盛德故也魯頌之辭侈所以為誇德不足故
或謂文之繁簡視世之文質然商質而周文商頌繁而周頌簡文不可以一
體觀也

法言學行曰正考甫常歸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歸止考甫矣司馬公注揚
子謂正考甫作商頌奚斯作閔宮之詩故云然愚按史記宋世家襄公之
時修仁行義欲與盟主其大夫正考甫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
作商頌全云襄公不注云韓詩章句美襄公襄公集解 今本史記
斷者宜歌商鄭康成注謂商宋詩益用韓詩說也考之左傳正考甫佐戴

追配孝廉大夫蔡邕以爲諸君哀爾之祭非祭天而天祖非受命之君不宜作配爲十語一難以採之是謂

之爲祭天祭宗廟唐時猶祭也宋術志禮記蔡邕於祭法言節制鄭注於前次及孔氏無氏皆從鄭學者也

次及王朔公十一家之說於後皆疑王肅之說者也朱子注語語證之說亦從伯備一本鄭氏棟若明堂

大道統所設宜明蓋義 書經解題二春秋集傳纂列十卷徐師之卷居於事中吳郡儒學徵劄潮州丹陽王

鍾道即談助秋佐明春秋傳洋州刺史河東趙匡伯備徵後及伯備傳昌助改士俱舍短取長又兼前賢

注釋稱以己意爲集備案注又備其編目爲綱別列卷數且于吳鑑錄以諸伯備諸撰金匱要略而兼會之

范甯穀梁序孔子就太師正雅頌因魯史修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士德於

邦君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致登后也然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

樂於魯已爲之歌王矣孔子至哀十一年始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得所則

降王於國風非孔子也 元折案哀公十一年左傳孔子之將反叔也該於伯尼尼曰胡璽

傳字甫字武子以春秋發於不齊有善務流思種年爲之爲編爲世所重

隱有長髮蓬頭人少而端慤則長大無情慾胡邦衡解學記取之 元折案玉海

傳十八卷經義考云佚今 四庫全書亦不著孫德津集說記大學注法載歐陽修胡氏曰見象卦初六發

蒙則知未發復蒙之初也其志不於防之宜早康衡曰謹防其端終於天矣詩傳人少而端慤長大無情欲十

有五而立至學三年而過一經二十而力經立此當學之時不隳節若學詩學禮之次

呂氏春秋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高誘注以爲歌碩鼠

不知何所據 原注三齊記甯戚歌所譜南山研曰石鼎首是也○元折案呂氏春秋離俗學難辨

迎客夜聞梓童樂其聲從者具說甯戚歌生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桓公聞之曰異哉之歌者非

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注云歌擊車也其詩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云云畢氏沉於木載移後漢馮翊縣傳注

引說見○萬鳥獸生於康衢擊車而歌碩鼠與此正呂氏注云云說知善惡爲一爲民欲生康衢擊車轉

而歌碩鼠公傳之語也以下下文義求之顧見當是碩鼠之誤盧云案此詩屬楊傳集韻引應劭曰齊桓公

夜出迎客而甯戚拊擊其牛角歌曰南山研曰石鼎下不遺兒與婦短布車衣通玄軒從言歌牛溝夜半

長夜漫漫何所旦此歌出一齊記藝文類聚又載 補云滄浪之水白石梁下有鲤鱼長生歌有車衣焚至

解酒飲生至夜生黃箱上坂且休息至將合汝相爲國手書注選成公羊安噓賦又載一篇五出東門兮

厲石班上有松柏柏居巨闕覆布衣分編鐵時不堪言我其主牛食勢力食細草大臣在弱劉恚雷與爾通國

三歌直屬雖不可知台之亦自成章法

四月秀萼諸儒不詳其名唯說文 補部 引劉向說以爲苦萼曹氏以爾雅本

草萼之知其爲遠志心 元折案爾雅釋草萼統統釋注今遠志也似麻黃赤華莢然其實上謂之不

又後神也詩曰四月秀萼向說此味若苦難說文別釋萼之義改遠志謂言秀萼即今遠志非也本

草之金萼志一名釋苑一名葛綽一名知草陶注云似瓜實圓經云遠志生泰山及宛卽山合志河陝京

西州郡亦有之據此則曹氏之說非

困學紀聞注 卷三十一 三十五

董氏全云廣舉侯包言衛武公作抑詩使人日誦於其側朱子謂不知此出在

何處愚考侯包之說見於詩大雅正義隋經籍志韓詩翼要十卷侯包撰

然則包學韓詩者也元折案大雅初本舊詩五百衛武公年九十有五分矣猶敏於國曰自謂

以上至於師長無不問我及而後我於是也作經史記衛世家武公老有侯儀之子共伯之孫宣王三十八年即則厲王之世武公時為諸侯之世十耳未為國君未有職事蓋無據於物不聽作詩則王必見後世乃作追刺王耳正經美詩有後王時作以追使臣曰誦是刺詩何適不可後王時作而追刺則王亦侯包亦云衛武公刺王耳亦以自飛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曰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自意亦取經證為說與章昭小泉朱子詩經傳曰董氏曰侯包言武公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曰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然則序說為刺學字差矣嚴道廣川說故注見前十五方

秦詩在其板屋西戎地寒故以板為屋張宣公南嶽唱酬序云方廣宇皆板

屋問老宿不用瓦輒為冰雪凍裂自此知高臺上封皆然原注漢地理志天水水隴

觀之非獨西種也閩按高臺上封皆字亦見朱子詩序案南史陳暹淮南鄭象先生都督登衡山緣峽之嶺立木板屋兩間是南嶽土之有板屋猶矣元折案地理志云天水隴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屋蓋秦詩在其板屋小及正義引義從其義朱子方廣板屋詩曰秀干蒼圓層疊富差怕無人以板為屋蓋秦詩在亦取山多林木之意又有巨方廣高臺次欲大觀至上封用板之語略上封語老詩

唐楙之華雜常之華協車字黍稷方華協塗字限有何華協且字曹氏謂華

當作琴音數葢古車本音居易曰限狹見豕負塗載鬼一車來徐徐困于

金車其音皆然空說文有尺遮之音乃自漢而轉其聲愚按何彼穠矣釋

文或云古讀華為敷與居為韻後放此朱文公集傳而著音而以其音數

為先集韻引顏氏書謂正曰華古音數易托華生華老精得其士夫際似已家負塗載鬼一車來徐徐困于

金車重耳言為爾爾雅華也注今江東呼華音數數如敷不獨丁東也今十歲部有琴字西漢詩可焉相如上林賦華與沙音義方朔賦詩華與和多叶始入歌韻說文又有尺遮字陸機釋文引曹昭云古管尺遮反至後漢始有尺音非也元折案朱子詩傳遺說曰鍾離音以頭一韻為準且知華字引音數知有女同車是第一句則第二句則每華當讀作華然後與下文玼玉瓊瑤洵美且都吳叶至知何儀委唐棣之華是第二韻則當依古音讀而下文玉玼之車卻當作尺管又如此方是今只從吳叶不能去割得此例然楚辭粉飾亦賦有此內美兮文重之以修能能言耐後樂與下文紛秋蘭以為佩叶若能去古從本音則佩字葉無音如此則亦可以頭一韻為定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矣有美人清揚婉兮溥音團釋文通本亦集傳叶上亥反

顏氏正俗云全云顏一作秦呂氏呂忱字林作甯上亥反訓云露貌音與醜類元折

案顏師古臣改正俗一類詩野有蔓草露漙矣有美人清揚婉兮詩古本有水旁作甯字者亦有單作斬字者後人厭改為之字讀為團圓之滯故音呂氏林下作專訓云露貌音上亥反此字本作甯或作漙耳單作專者古字從甯又上亥之音與婉相類益知呂氏之說可依本團圓案下二案露漙音復亦論其從橫貌乎顏書本名甯正俗生氏思舉正俗案未詳也謝山先生云顏之作注益因顏氏家訓有言露篇

多辨音韻誤以師自爲之推耳 隋書經籍志小學類字林卷音略合古枕模

藪麻如之何衡從其畎顏氏云禮今也衡縫衡卽橫也不學借音徐氏音橫

失之矣 元折案此亦疑誤正左卷之疑音卷一 爲風也 山陰釋文衡音橫亦作橫字文 音妙字術卽訓爲 廣韻詩云東西耕曰衡止義曰衡字本也 禮弓賦注衡謂爲繩 徐孝字 仙民東莞人東晉 中書郎郎今卽衡率者毛詩者言書有傳鄭注出曰徐善雖一然陸音多本於此

于旄四馬至於五之六之猶縵衣之改爲也權輿四筮至於母食不飽猶體

酒之不設也君子之夫就于其心不于其禮 何云五之六之縵縵所以爲見之數○元 折案程子詩曰馬四至於五六馬之五 多自宜禮之益加也 本子秦風權輿集傳曰 漢書卷本傳曰元王敬禮申公曰生稊生稊生不嗜酒之益 我於中申公曰公強起之曰禮不念先生 禮賦今王 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稊生曰曰先生之所以禮言三 者爲羞之存也今而忽之莫意道也 漢人胡可與久處當爲區區 諸葛亮謂禰主亦此詩之意也 諸民 廣曰引稊生之事爲語者推原詩人之益本於此不然則其所計者不過區區於安居餼穀之輩而已 已非 賢者至志也

營謝成申其篤於母家一也一美焉一刺焉宣王親親平王志讎也 全云云謝 本不足美 美宣王之志詩多益詞故此等成作甚顯揚花字中○元折案朱子王風揚水大集傳曰申侯與大戎攻齊周 而規制上則申侯者王法所以義而申王與申是雖不共戴天之讎也必爲生父母而不知有父而已已

爲有德而不知其義文爲可憫至使後世謂之師反爲德感思之端則其說近理而得道於天曰天矣 毛詩序黃鸞解人李注序曰心存心則如宋齊齊人美之以私存心則如楊之木刺之其理則同而其 美刺則不同也

子經言卿大夫之孝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

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孟子謂曹交曰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聖賢

之訓皆以服在言行之前蓋服之不衷則言必不忠信行必不篤敬中庸

修身亦先以齊明盛服都人士之狐裘黃黃所以出言有意行歸于周也

元折案毛詩序黃鸞解 下九季苴汭曰古之上有美行其所衣之服則狐裘也而狐裘之名黃黃於論其容 貌則足以稱其裘之黃也其容貌則不改出言則則有文章所行之行則有忠信此下民所望而爲則也夫 狐裘黃黃則足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出言有章則足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行歸于周則足非先王之德行 不敢行惟其如此此民之所以取法也又曰古者冠不其朋友之罪則是衣服之不正則人以爲甚耻蓋所 以壞其德者不在衣也非不正坐則以常之不正而坐者必其心之不正也對不正不食則以其罰之不正 而食者亦以其心之不正也今衣服之無常者不以德行之無常也

召公在是似南仲太祖世濟其美也遠有光超拔鑿麻文中心慨焉 閔揆鑿似宜作惜 尤切東 以信本

斲案三國志魏志裴潛字季道河東襄陵人也 裴潛字季道河東襄陵人也 裴潛字季道河東襄陵人也 裴潛字季道河東襄陵人也

召曰天子在國國有節制生主事殺非君侯所宜問也 晉書賈充傳充字允閻父逢高貴鄉公之攻相府也
 大率家臣散軍將敗成濟語充曰今日之事如何充曰公等憂故士擬今日濟於是袖戈犯陣又罷軍傳單
 道濟高平金鄉人嘗謂主殺曰丈夫既聚身孔而義同在三豈可偷生臣節豈願大業耶奇道殺於國當存
 亡之節及蘇峻府約反進臺為司寇臺認流洗郭璞懷恨一軍非為用命于他乎方問性至孝徵辟司空固
 辭不起子超相溫雖不執欲又辭主之基極為之怒詔雖實顧氏以指於宮至不令知之拜三國太魏奇
 永懷大相大悅曰吾之子反以又僕屬屬字長文穆山許昌人也祖父是父紀叔父諱君有盛名羣參丞相
 軍事魏國既建遷為御史中丞又帝欲除賈充賈充從向賈令 東魏除賈充道濟曰種姓康為有子超超族是
 無孫知今更復冒梁道不救公問程十元 朱子來星字書齊曰蓋充附屬羣亦忘漢嗣守之難古今共歎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周禮敬 荀子云天子即位上卿進曰能除患則為福中卿

進曰先事慮事先患慮慮下卿進曰敬戒無怠羣臣進戒始以敬三卿授

策終以敬此小學之原也伊尹訓太甲曰祇厥身名畢告康王曰今日王敬

之哉皆以此為告君第一義 元折案荀子大略蕭天子即位上卿進曰知之何憂之長也能除

患則為福不能除患則為蔽蔽天子 策上卿進曰敬戒無怠羣臣進戒始以敬三卿授

策終以敬此小學之原也伊尹訓太甲曰祇厥身名畢告康王曰今日王敬

之哉皆以此為告君第一義 元折案荀子大略蕭天子即位上卿進曰知之何憂之長也能除

患則為福不能除患則為蔽蔽天子 策上卿進曰敬戒無怠羣臣進戒始以敬三卿授

葉氏云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魏黃初四年詔二帝詩刺遠君子近小人

蓋詩序至此始行 全云毛詩蓋于是始列學官也陳氏魏志失紀○元折案曹風侯人序曰刺近小

人為之也詔曰此詩人所謂法澤也曹詩曰益公遠君子近小人今豈有賢於君子者於下節否則斯鳥

集論之池詔曰此詩人所謂法澤也曹詩曰益公遠君子近小人今豈有賢於君子者於下節否則斯鳥

集論之池詔曰此詩人所謂法澤也曹詩曰益公遠君子近小人今豈有賢於君子者於下節否則斯鳥

集論之池詔曰此詩人所謂法澤也曹詩曰益公遠君子近小人今豈有賢於君子者於下節否則斯鳥

集論之池詔曰此詩人所謂法澤也曹詩曰益公遠君子近小人今豈有賢於君子者於下節否則斯鳥

集論之池詔曰此詩人所謂法澤也曹詩曰益公遠君子近小人今豈有賢於君子者於下節否則斯鳥

集論之池詔曰此詩人所謂法澤也曹詩曰益公遠君子近小人今豈有賢於君子者於下節否則斯鳥

朱子詩序辨說多取鄭漁仲詩辨妄艾軒趙子謂歐陽公詩本義不當謂之

無休息者女由特其 隱有荷華君子之德也 鄭風山有扶蘇葉荷華于隈喻忽章美德君子

無有荷華亦有遊離見國人未嘗 下位 毛詩李賀集十黃實夫曰山有扶蘇亦

無君子亦未嘗無小人在人君能遊之旨 匪鱣匪鮪避危難也 小雅四月采芣芣采芣芣非

匪兕匪虎慨勞役也 小雅何算不實勞虎比戰王也正義言我此役人若之野

知孝友也 小雅黍稷序刺幽王也 人勞苦者不得其養愛慈子由詩傳曰我雖可食而實不可食

者之得高也 小雅常棣序詩兄弟也 毛傳常棣枝也 葉承華言曰豈不當作詩於節節也 毛詩李賀集

李詩仲曰福龜山為國子祭酒嘗論此詩以為常棣上表而卜棣華則龜書等則承華兄弟之謂也 承華如此也

蔡邕行善見忠信也 宋陸毛傳蔡邕字伯喈 漢人蔡邕字伯喈 漢人蔡邕字伯喈 漢人蔡邕字伯喈

取名以為戒 大雅行葦序行葦忠厚也 周家忠厚也 及且 葛屨履而美裝忘也 魏風葛屨序刺

其民德 蓬到其君有戒蓋德而無德以將之 槍風蓬蓬序大夫夫以道去 蟋蟀儉而蟋蟀者也

唐風蟋蟀序刺晉悼公也 檢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閱之 曹風蟋蟀序 爰有樹檀其下維殺美必

有惡也 小雅鷓鴣毛傳鷓鴣木也正義以上鷓鴣鳴取其上垂下聲隨機隨幽 周原膺膺董

茶如節惡可為美也 大雅採芣序不白原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 膺膺黍以為稷心眩於視

也 蠶以 蠶風黍離序詩曰白晝文黍離而王者也 王氏曰蠶風加謂之黍蓋而傳也 遂謂蠶傳六

為雞心惑於聽也 齊風雞鳴正義常謂雞鳴而起今夫人在 綠竹猗猗文章著也

賤我握椒芳馨之辱也 薰風溱洧序毛傳溱洧春草華風東門之芳毛傳也 焉得得葺草言

采其蠶憂思之深也 衝風伯兮毛傳謹言令人心憂服氏采曰我欲植之以銷憂也 憂思但至於心

遠以抒憂想之情言宋 柞棘斯拔侯新侯燕盛衰之象也 柞也 吳采柞棘斯拔遂天既斷文

王乃和其國之風雨使其山不茂盛言非徒發其民人而已 朱子解集傳柞棘而後生不孝出家密也

小雅無羊以新以燕羹屬曰新曰燕正月候養雞也 雞也 林中大木之處而有新燕爾喻朝廷有

賢者而但取小正 鳳凰于飛維離于羅 汜聞之符也 大雅卷阿箋鳳凰生飛離離亦

養新燕來棲之名 鳳凰于飛維離于羅 汜聞之符也 大雅卷阿箋鳳凰生飛離離亦

相鼠碩鼠疾惡也 衛風相鼠序刺無禮也 魏風碩鼠序刺 與眾鶴集於所上眾鳥風凰而

手傳所好為結紵也 事雖小一日不見於君憂懼於讒矣 唐風采芣序刺晉獻公也

引而伸之獨 毛傳所好為結紵也 事雖小一日不見於君憂懼於讒矣 唐風采芣序刺晉獻公也

四十一

類而長之有多識之益 何云絕佳

誦詩三百不能專對不足以一獻 禮記 皆誦言而忘味者也自陽商之後言

詩莫若孟子其述孔子之言以為知道者 一鵠鴉悉民足也如靈臺皇矣

北山雲含漢小弁凱風深得詩人之心以意逆志 一言而盡說詩之要學詩

必自孟子始 元好案歐陽公詩本義論曰孟子至詩世近而最善言詩推其所說詩義與今序

意多同宋周紫芝毛詩講義自序曰孔子聖人明乎詩之道者也字夏子則學乎孔子而明乎詩之義也孟子則與孔子同道而明乎詩之義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義解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觀周勃侯民難有才遺之詩則知詩人之心而後已矣魯民之無道也豈非臨其辭以求其志則未有不以經害志者故曰惟乎能知詩志也

申毛之詩皆出於荀卿子而韓詩外傳多采荀書今考其言采采卷耳鵲

在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得風雅之旨而引逸詩尤多其孔筆所刪 元

案漢書是王應云王少時嘗與禽獸生白生由公俱受說於浮邱伯者韓門人也師古注孫卿姓荀名況漢初經學常諱改之曰孫荀子解蔽無謂系系委耳不益虛虛僅易流也委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他術風周行楊保宋易得之物實易滿之器以載人與周行之心武之則不能滿及乎難得之正過而可以他術賦之其動象篇曰不流而明且不動變則變而飛在周五技而詩以禮樂在衆十七兮衆人

君子其佩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臣道歸仁者必敬人凡人若貴則衆不肖而人敬則不敬則衆寡數人不肖而不敬則衆神虎也禽獸則亂神虎則危災及其身矣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馴狎狎就知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王肅解詩書曰如書稱將將知日月之元明天論篇引詩何恤人之言委道篇引詩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矧其躬身服蔽屬引詩風秋且暴若于其聲若屬有風有翼樂之心必又別詩豈以為明狐狸而著正名矧引詩長茂澤亦思屬今古之不慢乎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法行篇引詩消源水不雖不塞蔽已破蔽方又其稱事已敗矣乃重太息注云此遠詩王肅篇知日月之光明句下有爲之則在不爲之則亡厚齋詩考并引之以為遠詩舊傳刻者誤入注遠詩字於日月句下也從後詩考

法言 篇 曰守儒袁固申公三子無愧於言詩矣王式以三百五篇詠亦其

次也彼說詩解頤者且能無愧乎 全云申公問穆生其貴者也王式之徒有薛廣德廣德之徒有樊參而為詩有魏之師丹而稱詩亦有王式者是以靈

李衡之賦者賈也元祐好老字書為問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可汝放書書字申公竊人也事浮邱伯愛詩武帝迎申公問治亂之事對曰為治不在多言治亂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竊然又王式傳字思翁東新狹人也式為昌邑王師昭帝崩昌邑王自立王自行淫亂廢治事者皆問曰師何以無樂書式對曰臣聞三百五篇朝夕授王矣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及後嗣之使至於危亡之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是以此諫書 匡衡傳語儒為之語曰無說詩聖人取來臣說詩解人陋術代章元成為丞相元帝時中書令石渠用李衡衡不取失其意

草木鳥獸蟲魚疏陸璣字元恪所撰非陸機也 元祐樂經考勳樂文總目云世或以璣為機非也機本不治詩今應以璣為正

書錄解題云其書引郭璞注商雅則當在郭之後亦未必其時人也 四庫全書總目十五卷書中所引商雅注僅及漢從爲文學樊尤實無一字涉郭遠不知陳氏何以云然

鄭氏詩譜徐整暢太叔裘隱原注見釋文叔錄 隋志太叔求及劉炫注古今書錄云徐

正陽注館閣書目謂注者爲太叔求而不考敘錄徐正陽疑卽徐整誤以

整爲正暢爲陽也 原注整字文換宋本謂 問徐徐整暢太叔裘隱謂詩譜漢而襄陽布之也 集解隋志毛詩譜三卷宋大常卿徐整撰 玉海十八國史志云詩譜世傳 大極求注不在秘府經典釋文敘錄所稱徐整暢太叔裘隱謂詩譜整既暢漢而襄陽布之求字謬也

詩緯含神霧曰集微按著止統元皇下序四始羅列五際又曰詩者天地之

心君德之主百福之宗萬物之戶也推度災曰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

際爲改正辰在天門出入聽候卯天保也酉所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

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鴈在申金始也

以上詩緯翼奉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亥篇郎顛曰四始之缺五際之

厄五際本於齊詩四始與毛詩序異茲益習聞其說而失之也 云三注氏言四始五

際引據宋善詩緯注歷歷之言五際也見詩序是謂四始謂之至也下孔氏正義不察於一繫謂引春秋緯演

孔圖云詩含五際六情者鄭以沈歷歷云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之際爲改正辰在天門出入聽候卯天保也

酉所父也宋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爲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出入聽候一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一際也

午爲陽剛陰陽四際也西爲陰盛陽微五際也孔氏此釋經說五際之義然據言辰在天門今日亥爲天門

疑不能明亥考後漢書郎顛順濟時災異傳見公羊傳漢書律曆志中事其義若夫天門四時之開閉所藉

爲畢致子亥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聽候言神在亥又司侯亦均注五際陽氣之盛衰於亥也

也據此知卯孔氏所釋相應孔氏疏所列詩緯後漢人據鄭義論本而改之吾疑孔氏所採之是舊本故不引

孔氏亥爲天門云云以亥之與辰不相應而不知其辰爲神中之義也卯爲改正亦當然爲半正之義郎顛傳

所說甚明而未均之注九廟又按河圖居地象形其爲一門攝廟少儀廟碑是晉西北之地天門也亦可與天

門說所據之說相發明且翼奉傳注五庫曰魏詩傳云五際卯酉午亥也陰陽終始極會之歲於卯酉午

亥位加陽氣周而復始萬物死而復生大統之始故主一節爲之十歲也其數繁然其法本經諸書終

難了然而應節之注翼奉傳則又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爲五際是又不承取詩緯之義至詩緯以卯酉

午亥配天侯丙亥巳大明四時終亦疑不能明也按詩序之四始指謂國風四始大雅雅頌爲始以爲

篇夫固有所受之度亦不關主重吾疑作詩時 當與十一相應則毛氏之說允矣至吾疑夫子注節頗備

云四始謂詩雅爲國風之始雅頌爲小雅之始文爲文雅之始清廟爲禋之始又以四詩之義其爲始義亦

淺近不若詩序王道興衰所由之義爲精深也孫田文按禮樂家言康成說經多引用之此亦一義其來有自

故推實始有徵證未可盡非之然而儒者之道先難後獲言章章報非所敢知其通經致用且爲明效大驗

可勝言哉鄭所謂四始之缺五際之厄其意歸於不本實則逆天違人而火 降化不行也因翼奉理李固

言若遺遠微固任以時款則可垂景尤而致休然則災異曷員雖曰天暈豈非人事哉 繼序拓程登嘉
但十寸可至二十寸亦可至五十寸 辰敗言辰敗則德干辰曰之辰即詩外傳章改內備○元圻案漢書
傳華子少君東海下孛人也季上封事曰臣竊恐赤精而五星之天交為紀曰蝕地蝕之效昭然可明
備莫慮知風天處知雨亦不足多適所習耳 後漢書鄧通字稚光北海人也順帝時封其舅見顏
詰問拜章曰天赤質者上君承天下曰為人父之則天怒通人望逆天拔則災當降通命帝曰不行災
詣則降下吁嗟不行則君道斷四始之缺五否其咎知 詩大序是謂四始詩之至也蓋云始者主
道與章之所由正蓋之四始者感言張遜問云風也水惟也天惟也地惟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則為興廢之則為
衰

曹氏論詩云詩之作本於人情自生民以來則然太始天皇之策包犧罔咎

之章葛天之八閩康衢之民謠德被秦問天元紀大論與俱區曰稽考大始

天元册文曰太虛寥廓肇基化元萬物資始五運終天布氣真靈總統坤

元九星懸朗七曜周旋曰陰曰陽曰柔曰剛幽顯既位寒暑弛張生生化

化中物咸章蓋古詩之禮始於此然伊川謂秦問出於戰國之末 閩案鄭平

上古文字簡陋而世道未開鐘鼎數萬知非軒后之舊矣然精微奧博難多矣通其亦綏和聖易之流依
託以立言者乎 何云太虛寥廓以下直似東漢人語○元○吾知此篇書秦志伊宰是書簡之音伏羲有細音之
詠 通鑑外紀大吳作完樂歌林休談談曰樂天下之人命曰文墨 呂氏春秋仲夏紀古樂謂言曰天氏
之樂一人履牛尾股足以歌入閩 曰數民二曰百馬三百麥草木四曰簫五曰石六曰磬六元曰建帝功

七曰依地傳八曰變音歌之極 列子仲尼篇堯樂既設於堯繼關關曼曼詩五立我公氏民曼曼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三 萬辭 幸問 二十四 唐王 冰注漢書蕭帝內經十八篇無樂問之名後漢
張衡儀禮論引之始稱樂問音甫蓋甲乙經序細細經九卷秦問九卷漢志十八篇之數久則秦問之名
起於漢高周矣故隋志始著錄也然隋志所載止八卷全元起所注曰闕其第七卷為曹惠問今曰曹惠得
藏之亦稱足此卷宋林德幸校止謂天元紀大論 卷賦篇多與餘篇絕不相通疑即張衡儀禮論序所稱
陰陽大論之文以補所亡之卷理或然也

文粹二十 李行修 講音詩學 云劉迅說詩二千言言詩者尚之今考迅作六說

以繼六經自孔氏至考亂凡八十九章取漢史詔書及羣臣奏議以擬尚

書又取房中歌至後庭鬪百草臨春樂少年子之類凡一百四十二篇以

擬雅章又取巴渝歌白頭吟折楊柳坐談容娘以比國風之流然文中子

嘗續經矣朱子 雜著文中 謂高文武宣之制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顏謝

之詩豈有物則乘奏之訓况迅乎 元圻案唐李行修講音詩學博士書云書發於上古論大

二萬言代言詩者向之 房中樂注見本卷 唐書曹志謂揚帝不解音律大製樂花等曲 古明遠造新
聲萬歲舞約樂七夕相逐樂投雲樂主女行 陳書曹志謂揚帝不解音律大製樂花等曲 古明遠造新
貴紀傳臣曰後主每引舞多對舞炬等遊樂則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相若其賦新詩採其尤麗麗者以為
曲詞復新舞其曲有玉樹後庭花降春樂等皆其類也 李太白集古樂府有少年行 一篇元蕭

困學紀聞 卷之二 四十三

士嘗補注云樂府遺聲遊俠二十一曲有少年子 國初王琦舊注云郭茂倩樂府詩集以少年行少年子皆
入雜曲歌辭中齊王融采桑歌謠有少年子太白樂府有新楊柳王筠任文獻通考鼓角橫吹十五曲中有折
楊柳 齊書樂志漢高祖呂巴漢將定三秦關中沈君齊人以此從為前鋒高祖樂其猛獸歡擊其舞後使樂
人習之國中乃有流不歌名曰白楊柳 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將封及陵文為奏章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
乃止唐吳兢樂府古題要略以為古詞一說司馬相如云與補註同 唐書元宗欽效初教詩話以其且步
且歌故謂之踏謠或呼為謠俗 劉遂知我者知然不以人云 唐李肇國史補劉遂者六說以振舉人之旨
唯易說不成行於代者五篇而已讀者服其精當 中說禮樂無稽元問六經之致子曰禮樂之在禮書之實
秋禮樂五說書說或語人曰天下治治知我者知然不以人云 唐李肇國史補劉遂者六說以振舉人之旨
綱詩以辨六代之俗修元籍以斷南北之疑書易道以申先師之旨正禮樂以旌後王之說 李行修長慶中
官殿中侍御史左司員外郎 朱子文集六十七王氏禮經說曰今其禮編不可見然考之申說而得其大
畧則彼之舊耳目等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為應用而古文與古之制是豈有稽 載之傳與劉沈謝之詩
北校功德碑蓋不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向背統繫繫於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攬舊目聞奪笈子
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歟

艾軒問曰九德九夏雅頌之流也經首風也爾之雅頌猶魯頌也薛士龍曰

詩之音律猶易之象數 問按經百條詩果數射義內則以一雅體非風也詳尚書古文疏證卷
五第八十通 何云是 一者蓋亦無言乎其不知也况強以臆說宋之終

亦不知而作也○元珩案林艾軒集樂問曰九德九夏之奏雅音之節與夫幽雅曲諧皆歷歷然存之於
經而求之三百篇之中無有也○九德九夏則雅頌之流也爾之雅頌猶魯頌也然爾一國之事
不應有所謂難者周公之所章仲尼獨決而不取者又何耶 薛士龍原語集卷尚書第二書曰詩家之首
律最易為難者周公之所章仲尼獨決而不取者又何耶 一 爾雅孔子尚書故歌合樂本不為難故十餘

說詩者謂宋襄公作經鐘之樂按博古圖有宋八公成經鐘大晟樂書應大得

六鐘家其帶曰莖鐘詠謂獲莖莖之器於受命之邦此姦諛博會之言宋

公成亦非襄公用以說詩陋矣 集傳博古圖錄證鐘六器銘文略無小異皆曰宋公成之經鐘
考歷代之樂論帝曰六莖經鐘並通則經鐘之為是為鐘師之樂

世而之其 王之後居世天子禮樂則歷代之樂章而居之蓋此鐘待其一樂之名耳宋目錄自國二十
宋而有公成一也而有平公成文二世而有易公成則所謂宋公成者不知其為誰也惟大雅有下
實起雖陽故國號大宋是六鐘鐘出於宋地而銘之又有曰宋公成則其於受命之邦出為太子在符者正其
時歟由是作樂之初將認大晟附取是為式遂成自來 代之宋元 元折案宋陳均昉皇朝詩話卷二十一鐘
宗崇寧四年八月大晟樂成大觀初辨新樂於天 先 端州忽上銅器口曰驗款識乃宋成公之時物而端
州上興王之地故銘又有曰覆莖莖之器于受命之邦 陳氏書說解題曰錄類
直和博古圖云卷書和殿所藏古器物圖其形像而記其名物殊其款識又皆與大晟樂書 十卷天中
大開封劉炳子蒙權大晟者李元女魏漢津女出新聲以裕慶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
大學止於至善引詩者五齊家引詩者二朱子謂詠嘆嗷泝液其味深長最宜

潛玩中庸末章凡八引詩朱子謂衣錦尚絀至不顯惟德始學成德之序

也不大聲以苞至無聲無臭贊不顯之德也反復示人至深切孝經引

詩十引書一張子韶云多與詩書意不相類直取聖人之意而用之是八

經與聖人合非聖人合六經也或引或不寔奇自然非先考詩書而後立

意也六經即聖人之心隨其所用皆切事理此用經之法國按邵文莊嘗言中庸向綱意採樂章之亂蓋

一篇之總要也 全云陸文安公所云六經皆文注編之謂斯之謂也顧深寧所言而後知其不足歟○元并

案陸象山語曰劉夢詒多有無謂稱的表語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義不知及之所守者何事知學而時

習之不知時習則事非學有本領未易識也如有不知及者及之仁之所守者何事知學而時

習之習習此也說者說此樂為樂此為高屋之上建瓴水矣學古知本六經皆我法解 張子韶名九厥者孝經

解四卷宋史藝文志為錢書經解題云一卷

束皙補亡詩循彼南陔釋曰陔隴也羣經互辯云序曰孝子相戒以養陔當

訓戒鄉飲酒燕禮賓醉而出奏陔夏鄭氏注陔之言戒也以陔為韻明無

失禮與詩序義協愚按春官樂師鄭司農注今時行禮於大學罷出以鼓

陔為節全云相戒以養之說猶矣然何以云南陔其義難通則於東氏亦有本本○元坵案文選十九東

廣盛稱亡詩公首一日南陔李善注盛稱亡陔離也 五臣注臣回云南文 羣經初之方此以戒

養故取以為名據此可釋謂山南故之疑 表合晉書有傳文選補亡詩注晉書曰東世厚實故不陽陽工人

也晉書古詩信其不備故作詩以補之 書然解題經籍考卷之卷丞相是晉書朝十明後 世說

新語云是故作周詩以示潘安云注潘安載其叔曰周詩者周陔陔華垂由庚宗師由庚六篇有其義而

亡詩皆故周詩也且詩曰就彼南陔陔謂說思也定厥倫等侍郎陔皆中主理禮樂在門李善注於詩反是

孰然則補亡不止束皙也潘與荀相言武帝時人

荀子曰善為詩者不說程子之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也董子曰詩無達詁孟

子之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也元坵案荀子大畧篇善為詩者不說善為易者不占善為

易無達上章秋無達辭 說苑奉使傳曰詩無通詁易無通占春秋無通辭

曹子建表忽垢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詩無此句李善引毛詩曰何顏而

不速死也今相鼠注無之元坵案文選上曹子建上曹躬應詔詩表曰竊感相鼠之篇無禮過

死之義故影相上五情深痛以乘葉生則遺百醫又改之駭必垢苟全

則犯詩人胡顏之譏李善注節上胡不速死之義胡非別有胡顏之句也又云毛詩謂胡顏而不速死也蓋

釋毛詩謂不速死之義非謂毛傳有此文也蓋注引毛詩胡傳多引經則有詩曰有毛詩引傳則有毛

曰毛詩傳曰今此補作毛詩謂讀者經其意也言詩之意無禮而不速死則有觀面目耳

說文叙云其稱詩毛氏者皆古文也以今詩考之其文多異得此醜醜為辯

黼頌大且嶠為重頤皆韓詩之說也舊說文選部置下醜醜醜醜也詩曰得此醜醜言其

曰碩大且嶠五感切○元坵案王氏詩放蕪韓異作內外風數韻言頤與齊韻同又曰新得得此醜醜薛君

蔡邕正交論云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是以正雅為刺也全云

亦是魯詩○元坻案後漢書朱穆傳穆子公秋生舉論云孟季盛而忘信微刻薄種而純質補益益風有兼
其志注論略曰古之交友其義教以正其善信以固其夫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交風有兼
子之怨其所由來致之缺也魯之以伐木為刺詩實本於此

春秋時諸侯急攻戰而緩教化其留意學校者唯魯僖公能修泮宮衛文公

敬教勸學它無聞焉鄭有子衿城關之刺子產僅能不毀鄉校而已元坻案

水序曰鄭僖公公既別宮也 鄭國子衿序曰刺學校廢也 其三章曰伐木逢今在城關矣 襄公三十
年左傳曰鄭人將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為令人朝夕退而吾焉以議執政
之善者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老之何毀之

吳才老詩叶韻補音序曰詩音舊有九家唐陸德明原注此下有定為一家之

學開元中修五經文字我心慘慘為惛原注七 伐鼓淵淵為觀原注於 皆與釋

文異乃知德明之學當時亦未必盡用元坻案陸德明經典釋文自序曰夫書音之作

舊書名師歎心製作如和加以楚夏嚴與南北諸說非徒非信且所聞不同且其音義多異猶如安遠想矣遂因取

異致其不遠稱公輸未補九流博訪異同校之繁雜等官合為雅集五經五經義疏多至千餘卷字音合為三

十卷 叙錄曰為詩百者九人鄭康成徐邈蔡氏孔氏阮元王康江陸王賈季軌 四庫全書總目經部小學類編補

五卷卷之七據核才老書經聲韻略義歌手語補音 卷注曰別有聲韻一書不真為詩作今補音已亡惟此書

存 武彙後魏為韻補序曰才老與戴同里有連耳後後家同故才老豈宜和六年連士曹公欲罷職不惟除大

常五竹時宰序通判原州 書經解題五經五經文 二卷康國子司業張參孫樸大厓中刻石長安大學

取蕭祭脂曰其香始升為酒為醴曰有餼其香古所謂香者如此韋彤五禮

精義云祭祀用香今古之禮並無其文隋志曰梁天監初何佟之議鬱鬱

蕭光所以達神與其用香其義也梁天監四年何佟之曰南郊明堂用

親宜加雜設無 此條所引載語 元坻案宋史禮志一凡帶祀天地宗廟皆

喜節中裴禮燭大祀悉降御封香中祀俱天府香元符五年在司儀外郎會敗香唐太以氣異神近世易

以香校何佟之議以為南郊明堂用沈香木天官廣雅曰宜也北郊用上和香以地與人親宜加雜設今

元祐四年十月詳定禮文所言宗廟之有祿香燭俱與天地燔祭地處同意蓋生先以為通禮於禘
明近代有上香之制頗為不經按韋彤五禮謂香曰宜用香今古之禮並無其文隋志云梁天監初何佟之
議鬱鬱蕭光所以達神與其用香其義也北郊用上和香以地與人親宜加雜設今
儀學多氣北郊謂用上和香地道近雜芳可也宜等等考之殊無依據今自梁祀宗廟明堂燔祭服祀帶一因古
曲至於去香乃義後之議知曰上香亦確證燔祭之說則今既上香而又禱燔之古義已異疑况開元開寶

禮亦不用正法... 唐書藝文志禮類彙彰五禮精義十卷又儀注類
開元禮一百五十卷開元中張說請修貞觀永徽五禮為開元禮命蕭嵩總之 書錄解題禮注給開元禮
二卷開寶四年命劉溫叟等以開元禮重加稽考以成此書 梁書儒林傳何休之子上取禮注蕭子顯
三禮時大尉王僧為儒宗廟相推重祖踐作以之為尚書左丞是時百庶革創休之依禮志議多所裨益
唐書儒學傳彙彰京兆人姓名治禮德宗時為太常博士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疏云種之必好似有神助呂氏春秋土氣論后稷曰子

能使子之野盡為冷風乎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耨八寸所以成剛也

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漢趙過曰后稷始剛田元折案注曰地篇注曰

冷風和風所以成穀也又曰耨六尺其刃耨八寸者人耨耨廣六尺為畝三尺為剛遼西之謂之耨也

嵬氏沉曰禮廣尺深尺曰剛此云三尺其與儀禮於正不合其言曰耨者冬之型耨六尺流耨以耕土其

里彼此相別亦廣六尺而成一畝此之謂畝而後為熟也之四圍熟名其耨八寸所以成剛者型頭之勿

逐塊隨刃而起其長意畝其起而空之處與刃同其溝此之謂剛案此所云則與禮相相近耨牛耨無考漢

書書皆志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畝三畝粟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耨田曰耨耨耨耨尺

深尺曰剛長終耨一畝三畝一丈三百畝而播種於剛中苗生葉后上稍耨耨草因耨其土曰附耨

興雨所祈雨欲徐徐則入土隨鐵論水旱云周公太平之時雨不破塊旬而

一雨雨必以夜集證曰西京雜記書仲舒言陰陽氣平之世風不鳴條開田致雨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

以按徂旅子孟子作以遏徂莒韓非云文王克莒元折案韓非子一說為文王伐莒克

夏屋浪秦箋云設禮食大具其意勤勤正義王肅云大屋崔駰七依說宮室

之美云夏屋浪秦文選靈光殿賦注引七依作薳薳李善注檀弓見若覆夏

之屋唯兩下而已無四阿知漢文門廡原注鄭康成於詩禮注異知此云元折案委風禮

君於旅次王肅云屋則立之於先其意勤勤正義鄭大經注云屋曰穰言秦案駰七依說宮室之美云

終則無餘種下章始則四筵終則不飽說飲食之事未得言屋宅也 法言云農圃家雨然後却夏屋之為

者蓋亦指禮之季王肅之所立也初秦王始於治宮至漢因舊基兆而營焉 後漢書文苑傳

上王逸字叔師南郡人也子延壽字文考有傳 後漢書文苑傳

之九五曰王假有家原注不顯亦隨諸君者齊家之本故家人之吉在于反身何云此說後兩堂又思齊文王所以聖也王假曰作思齊詩者文王所以假也由其賢母所生文王自天性清聖聖亦由母大賢故教其母言文王之聖有所以而然也 曾子因別名曰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美歸于反身二南之業本于文王夫豈自外乎哉世豈知文王之所以與能得內助而不知所以致者蓋知于文王之躬化故內則知有麟離之行外則齊美風二南之美與之相成 文中子曰王假大明詩而不知人之求配不可不慎擇也蓋雖大聖而配非其人則生子子必不能全賴其父詩稱文武之與各其母而言有旨哉

衛武公自警曰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古之君子剛中而柔外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隨會柔而不犯韓文公為王仲舒銘曰氣銳而堅又剛以嚴哲人之常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

爾土宇販章必曰俾爾彌爾性務廣地而不務廣德者人君之深戒也不務德而勤遠略齊之霸所以衰情公允 狄之廣莫于晉為都晉之亂所以萌莊公 二十八左傳 全云晉雖世有赤翟白翟中山之種祭不因此而亡國深享特有懷於宋室耳 元折案三略務廣地者務務廣德為強

風俗世道之三元氣也觀萬生之詩堯之遺風變為北方之強矣觀與織小戎之詩文武好善之民變為山西之勇猛矣晉秦以是強於諸侯然晉之分為三秦之二世而亡風俗仲然也是以先王之為治威彊不足而德義有餘商之季也也有故家遺俗焉周之衰也懷其舊俗焉元折案唐周葛生序別言獻公也好女嬀則國人多喪矣 氏詩諸唐者帝室舊都之地今日太原晉陽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 秦風騷亂序更變矣也始仲有田疇之事園圃之樂焉小雅序美義公也備其臣甲以詩歸西風之文又秦仲之孫襄公王之初與兵討西戎人能開其事焉 詩諸秦者西公名於馬近雍州鳥鼠之山又秦仲之孫襄公王之初與兵討西戎也知伯盡并其地十八年襄公卒于曲柳立幽公之時襄公反朝韓宣惠之君獨有絳曲沃餘晉公晉文秦始本紀始身居於沙邱胡亥驪位為二世皇帝元年七月戊卒陳勝等反二世實於筆夷宮趙高謀其難國樂其弟趙成發立公子嬰二世自殺 賈誼曰秦為天子二世而亡 詩大序周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備之廢衰刑政之苛吟詠性情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儆其舊俗者也

皇皇后帝皇祖后稷魯以稷配天周之東遷始僭禮矣夫子以為周公之衰而史克何美焉齊百庭燎音請于章習以為常禮樂安得不自大夫出手

元折案齊景公問于史墨曰皇后帝謂天也成王以周公幼天釁祭天亦配之以后稷 禮記禮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妻矣衛氏集說曰將氏君嘗曰前魯為之說曰魯不得用天子禮樂是故王過魯而伯禽受之非也夫以伯禽受之為非而放王之時禮典未壞固應有是用之之華乎說者又從而為說曰魯非放王是周之末王嬰之也昔者魯惠公使宰季將師禮於天子天子使史克角任止之使成王之時而魯已郊則

惠公娶諸魯之諸姑由平王以下也是故然矣自今言之聖人觀周道而傷幽厲論齊郊而責魯公則直祭賜魯豈豈時賢事共出於末世天子諸侯無祭也魯魯雖曰傳金而亂王雖王時而猶伯禽之去復魯當制國人美之季孫行父諸幣於周而作其頌正業曰驅羣羊安食充作是須廣言作頌不指顯篇禮記郊特牲起燔之百由齊桓公始也魯魯不子也庭增之義曰卷五十七侯伯曰魯魯二十正義曰庭煇者魯於庭中設火以照燔來朝之臣又曰此數出大戴禮民云作百位於於庭也或曰魯魯其也禮公二十五年左傳晉侯朝王王饗禮命之有請隊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一王亦叔父之所惡也

朱子發曰詩全篇削去者二千六百九十四篇如魏首曾孫之類是也篇中

刪章者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之類是也章中刪句

者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何云今石經雖無毋宋人所增步素以為絢兮見也句中

刪字者如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是也閱按此必無之事全云深重集

子所刪之說則朱子發之云論亦非其所取此條必尚有辯正之說而令失之云季孫水亦嘗以此故魯東山

集云元坑案朱子為發之說本於歐公孔穎達曰經傳所引諸詩見在者多矣若少不齊也十五其九

朱子曰嘗謂史官於詩時已有錄次但經孔子時已經散矣故孔子重新整理一番未見得刪與不刪

水心葉氏曰論語撰詩一百本謂古人已見之詩不應皆其目刪者矣然則詩不內孔氏而後刪矣李琪水

即齊臣也耳發自魯東山經錄上

止齋答黃文叔書曰國風作而二南之正變邶鄘曹鄘特微國也而國風以之終始

蓋邶鄘自別於衛而諸侯浸無統紀及其厭亂思治追懷先王先公之世

案原文此下有匪風下泉四字有如曹鄘然君子以是為二南之可復世無周公誰能正之是

故以爾終閱按呂東萊於詩一說朱子於詩又一說故各歸思無邪之旨前輩謂之末了公案王意齋出

則謂詩非聖人之原本余雖然其說新矣方向曰益曹以上二說就內翰尚書王公履歷一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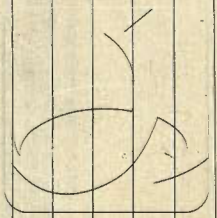
畧之今王氏詩說如此是亦未敢全而從曹也固識於此○元坑案詩諸邶鄘衛者南村歐內方千里之地

武王伐紂以箕革師封紂子武庚為股後之二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乎之三監導武庚放王既

黜股而殺武庚復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紂於衛使為之長後世子孫稱并披一國混而

名之七世至周衛富周夷王時衛國政變襄風給作故作者各有其傳從其國本而異之為邶鄘之詩焉

邶風終於匪風序曰思周道也曹風終於下泉序曰思治也



困學紀聞注卷四

餘姚翁元圻載吉輯

周禮元圻案劉研老曰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十年 晁氏讀書附志曰石經周禮十二卷經註一十六萬三千一百三十三字

漢河間獻王得周官而武帝謂末世世漚亂不驗之書唯唐太宗夜讀之以為

眞聖作曰不井田不封建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人君知此經者太

宗而已何五大宗語出于文中子第七卷王應時所錄 未可以爲信也不封建下尚有內刑二字 劉歆始用之案王莽之王 田市易是也 蘇綽再

用之後周書太祖本紀魏恭帝二年初太祖以漢魏官制爲準前廢大統中乃命蘇綽盧 敬侯周制改創其事季亦置六卿官然爲撰次表成衆務歸臺閣至是乃命行之 王安石三用

之宋神宗之再 苗均輸是也 經之靈也何云唐之法皆本 蘇 雖不得曰爲經之靈 唯文中子中說魏 相篇 曰如有用我執此

以往程伯子告呂 與叔 曰必有關雉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儒者

知此經者王程一子而已全云案唐太宗銳意封建有世襲刺史之命則福時之言未必妄然 貞觀之法猶可觀而以言平先王雖麟之意何有無說謂父子兄弟事 卽如侯君集張亮反創於廟堂之間而譴其能封建乎太子承乾與魏王泰傾棄於嫡庶之際而謂其能封建 乎衛公弼公俱遭讒幸君羨以疑似死卽魏文自公亦不保始終而謂其能封建乎然則大家亦未必能眞知

此經也又云何氏以舜純能辨員親之治其實書之治法亦不盡本於堯也○元圻案王福祿唐太宗與房
魏論禮樂事曰太宗召房杜及魏俱入上曰朕夜讀周禮禮重聖作也昔篇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
官分職以爲人極賦政深乎良久謂微曰朕思之不井田不封建不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 漢書
景十十三曰爲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是好真與之善其真加金帛
賜以祿之所傳皆先秦善書周官尚書禮記五子老于之書 唐書○彥州周禮廢與曰周禮起於成王初啟
而放于顯元附離之者大半故林存以爲武帝時雖著之略終漢迄唐竟不置學官博士文中子居家未嘗
亦以爲六國隸錄之書惟有鄭元備覽遠近知周禮乃周公致太平之跡故能名於林樞之論蓋使周禮善得條
通 鄭氏棟樑經義周禮辨曰周禮或謂文王治岐之制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謂戰國隸錄之書或謂漢
儒附會之說或謂末世清亂不驗之書紛紛之說無所折衷予謂非聖人之智不及此惟見其所傳不 故漢
帝視爲末世清亂不驗之書而不知好也自成帝時雖著之略終漢迄唐竟不置學官博士文中子居家未嘗
廢周禮太宗讀周禮謂其聖作其深知周禮者歟夫後世用周禮王莽敗於前則公敗於後此非周禮不可
行而不善於周禮者之過也 朱子語類北周宇文泰交蘇綽有意復古官制頗詳盡曰租調廣府兵之類皆
是蘇綽之制故蘇門之遺也 某水○許漢文度周禮五官說曰周官既陳出而孰欲遽行
之大壞矣蘇綽又環矣王安石又壞矣

漢志謂之周官經闕案河間獻王傳亦曰周官序錄云劉歆始建立周官經以爲周禮意者周禮之名助此乎然後漢書云鄭衆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鄧元元

作周官注案此儒林董鈞傳文猶未以周禮名也隋志自馬融注已下始曰周官禮原注

隋志三禮目錄一卷鄭元撰今見于釋文闕案鄭康成序云五世祖以來通人達士鄭氏父子衡立冒盜馬

案康成注開章第一條天官冢宰性王權國下卽云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官類目錄云古周禮六篇畢玄則周禮六篇者天子所尊兼以治天下諸侯不得用焉康成序又云此禮以未通人達士經作周禮經語則天子周禮未以周禮之名尊其時但稱周官經周官傳周官注尚未以周禮名其書也今六篇皆曰天官地官人官三官但稱官者是也 集證曰後漢盧植傳禮上書曰臣前以周禮諸經殘缺批綴爲之編註鄭康成傳所著有答諸孝存問禮雖荀悅王劉歆以卽今之周官禮也 隋書經籍志周禮博士一○元圻案漢書藝文志周官經六篇王莽時劉歆置博士劉歆曰周官六篇爲周禮 禮書經籍志周禮博士一○元圻案漢書自鄭康成以下十三家皆曰周官禮 鄭康成序云天中大夫鄭少簡名與及于大司農仲師名衆故說即衛水仲師中曹案伯南郡太守馬季長作周官解詁 葉夢得春秋攷一周官天官以爲周禮而夢玉王待五服諸侯之法也其爲之必有其目矣須引之氣放風猶能爲傳公言聲明臣保小寡爲周禮而夢玉王子穎之難出居于鄭小偃勸晉文公以爲周禮未致致於後知周公之典其所以爲天下者大焉今之周禮蓋周官非周禮惜乎先王之典不得而見矣蓋因其始故名周官經而爲此說

五峯胡氏皇天云周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司空掌邦土居四民世傳周禮

缺冬官未嘗闕也乃冬官事屬之地官程泰之全通經文云五官各有羨數

天官六十三地官七十八春官七十夏官六十九秋官六十六蓋斷簡失

次取羨數何云羨數凡四十六凡百工之事歸之冬官其數乃周俞庭椿全三子士壽翁爲

復古編亦云司空之篇雜出於五官之屬九峯蔡氏云周公方條治事之

官而未及師保之職冬官亦闕首末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闕案古書二十八家

樛兼官惟六卿是

實職周禮蓋載其實職者也其中有三公云何佩云何贊云卿職之所及亦莫或遺蔡氏說禮傳會○元阮案
黃氏復古編曰周禮司空之篇反覆之經實可於書職之於上制皆有以定正者而司空之篇實難出
於五官之屬曰司空之復而五官之說亦亦未可於書職之於上制皆有以定正者而司空之篇實難出
周禮復官編一卷未前庭樞機樞樞序書發詔川人乾道八年進士官古田今是書宋志作三卷今本一卷復
古之說存於周禮厥後邵嬰兵治皆幾其詳說周禮者多有冬官不亡之一派 鄭惟志引孫處之言曰周
古之說存於周禮厥後邵嬰兵治皆幾其詳說周禮者多有冬官不亡之一派 鄭惟志引孫處之言曰周
古之說存於周禮厥後邵嬰兵治皆幾其詳說周禮者多有冬官不亡之一派 鄭惟志引孫處之言曰周
古之說存於周禮厥後邵嬰兵治皆幾其詳說周禮者多有冬官不亡之一派 鄭惟志引孫處之言曰周

詔洛善合封國之制不與武成孟字合說官之制不與周官合九職之制不與周官合蔡氏以爲周官未成之
書蓋本於此 胡宏字仁仲號五峯崇安人文定公安國季子 蔡沈字仲默號九峯建陽人迺山先生子度
業生牛之阿

考工記或以爲先秦書而禮記正義云孝文時求得周官不見冬官一篇乃

使博士作考工記補之馬融云孝武開獻書之路周官出於山巖屋壁漢

書謂河間獻王得之非孝文時也序錄云或曰河間獻王開李氏上五篇失事

官一篇取考工記補之云六藝論全云顧云壁中得六篇誤矣齊文惠太子鎮

雍州有盜發楚王家獲竹簡書再絲編簡篇數分長一尺有得十餘簡以

示工倂度倂度曰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顧見時書漢時科斗

書已廢則記非博士所作也易氏全云山齋易云考工記非周書也言周人

上輿而有梓匠之制言周人明堂而有世室重屋之制言溝洫滄川非遂

人之制言旂旗旗旒非大司馬司常中車之制眠周典大不類闕案科斗書漢

功令見漢藝文志論何草律云云○元析案禮記篇首正義曰六藝論云周官錄中所得六篇漢書說河間獻

王開獻書之路得周官有五篇失交官一篇乃顧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其闕漢書得五篇六藝論云得

其六篇其文不同未知孰是 周禮鄭氏曰錄冬官考工記第六注曰司空之篇工倂與職求千金不知此其

世錄其事者記錄以備大數然曰冬官一篇其亡已久有人奪其篇與錄此三千工以爲考工記雖不知其人

又不知作在何日要之在於夢則謂以得遺書說錄職篇蔡氏義氏等闕也 漢書藝文志曰周禮樂九歌妙八

國之君親文倂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書公厭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如其時周官未出安

知其爲大司樂章乎 後漢書儒林傳云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一篇爲文與禮正義漢書之

說不同 宋王與之周禮記義第七卷大考工記之可以補周官者非三十工之制有合周之遺法也獨考
工之序其義論有源委足以發明聖經之祕此所以取而爲禮亡之書也如檢此而察於制度之末則論周人
上與美及乎上梓匠之制論周人明堂與取之世室重屋之制言溝洫滄川非遂人之制也言旂旗旗旒非
司禮總載三十六卷趙希弁讀書附志作十卷釋義考云未見今 四庫全書從亦樂大典錄出 南宋易啟
闕釋錄載易考序彭亨澤州宰鄉人周登東野語謂讀詔事錄且由司業禮權左司課其人不足道也
漢書藝文志周官保氏軍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聲象意象形象聲象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與周何草律亦

若其法又六禮試之六禮者古文奇字篆書變易後漢書禮禮傳注書曰古文科近於為書而歐初流俗降在小學中與巨米通備達士班固謂遠與父子也教祝之是科斗書至東京猶行也古文向書孔安國以籀百定是一行科斗書二行畫書孔安國謂禮記之文體而從隸定之存古為可異亦隸為可謝然則其時之識科斗書者亦僅矣

禮器經禮三百鄭氏注謂即周禮三百六十官漢藝文志禮經三百禮三百六十官

也三百也朱子從瓊說謂周禮乃設官分職之書禮典在其中而非專為禮設也

也朱子從瓊說謂周禮乃設官分職之書禮典在其中而非專為禮設也

元祐案禮經正義曰周禮見於經籍其名與書見有七禮案李經說云禮經三百一也禮器云禮經三百二也中庸云禮經三百三也春秋說云禮經三百四也禮說云有正經三百五也周官外題為周禮六也漢書藝文志周官經六篇七也朱子曰近世括象乘得曰禮經制之凡也曲禮文之目也諸儒之說著與秦氏為長

鄭康成釋經以緯書亂之以臆說汨之而聖人之微指晦焉徐氏微言謂鄭

注誤有王王制漢儒之書今以釋周禮其誤一何云以王制為孝文帝博士作者風子

劉向七錄云文帝所造書有本制服制禮有參觀則今禮記中王制也明矣方司馬法兵制也今

漢圖云禮儀氏每以周禮駁王制謂王制為殷禮何曾以釋周官徐氏妄說

以證田制其誤一一方漢山云古漢官制皆與秦今引漢官以比周官小宰乃

漢御史大夫之職謂小宰如今御史中丞如此之類其誤二鶴山謂了翁字

華父○廬州謂以末世弊法釋三代令典如以漢等擬邦賦以莽制擬國服

上齋夏休井田禮序謂以周禮為非聖人之書者以說之者之過也全云鶴山同時得琴山

伯魯山號子○元祐案宋王氏說曰康成之釋謂可謂有功於周禮然六官制度以康成而傳亦以康成而

臨一蓋以辨書沮之則以臆說參之是以學考不疑總考徐氏為周禮傳見志亦見江西

通志徐為字國堅清江人稱之曰蚤歲擢第知金州簿中與書曰徐為學周官於陳傳見志亦見江西

自謂關於良曰周禮綱領有二養君德正紀綱均國勢鄭氏注誤有三云禮記王制正義曰王制之作

蓋在秦漢之際知者按下文云有正禮之鄭云漢有正承秦所置又有古者以周尺之言今以周尺之語則

知是周亡之後也秦昭王周故鄭答臨問云天子當稱王之附王制之作優在其後虞想五漢孝文皇帝令

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漢書藝文志周禮說一卷書刊於上齊文集中曹叔遠別為一書而刻

之且為之說案以上三書今四庫書皆不著錄

張禹以論語支其說方漢山云未見的據劉歆以周官文其姦猶以詩禮發家也禹不足

以玷論語而以歆訾周禮可乎原注漢山曰歆之王田安石之果府直備其一以自益爾○

專政所致上意頗然之乃至禹案詳左右因用吏民所言不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廢矣與曲附侯不不忍為所

怨謂上曰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空言命不語怪神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通鑑王莽始建國三

年國師劉劬秀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與欲得即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為非者也并下詔曰周禮有餘
貨業路有五均均記各有差焉今開除貨權五均說論等者所以齊眾庶抑兼并也遂於長安及洛陽邯鄲臨
苗苑成都立五均司市敘府官司市幣以四時仲月定物上中下之賈各為其市平民買五穀布帛絲綿之物
不售者均官考驗用其本賈取之又民有乏絕欲除貧者貸府下之每月百錢取息二錢又以周官稅民凡田
不耕為不墾出三天之稅披郭中宅不樹藝者為不毛出一夫之布民浮游無事出夫布一疋其不能出布者
充作無官衣食之諸取金銀漆鬻鳥獸魚鼈於山林水澤及畜牧牛犬之類者分之二而以其一為貢案通鑑此文漢食
及他商販買人皆各自上所為其在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名之而以其一為貢案通鑑此文漢食
儲志而有所增刪 莊子外物篇儒以詩禮發家 漢書食貨志若更名天下田曰王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
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十九族鄰里無黨 原注引西山語見所作王與之周禮訂義
序

易氏總義云府史胥徒通典一職官總言其為六萬三千六百七十五人愚攷

之通典周六萬三千六百七十五員內二千六百四十二人閩揆文獻通考云此數未知何據據

周禮當作二萬五按通考又云此據王制說外諸侯國官六萬一千三十二人時天下諸侯官數則合此乃官

數非謂府史胥徒也

檣御奄寺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貨賄皆領於冢宰冕弁車旗宗祝巫史

卜筮警備皆領於宗伯此周公相成王裕心輔德之法周之興也滕侯為

卜正呂伋為虎賁氏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左右攜僕庶常吉士及其衰也

昏椽靡共婦寺階亂膳夫內史趣馬師氏緝交於嬖寵瓊瑤烟亞私人之

子竊位於王朝至秦而大臣不得議近臣矣至漢而中朝得以詘外朝矣

至唐而北司是信南司無用矣由周公之典廢也間有詰責幸臣如申屠

嘉奏劾常侍如楊秉宮中府中為一體方濬山云此一如諸葛武侯可謂知宰

相之職者唐太宗責房元齡以北門營繕何預君事豈善讀周禮者哉全

此說我朝趙普於一熏籠之造亦制以有司之法李沆於後宮之立奏以

臣沆不可閩揆宣地一事曰文彛博於趙鼎於內苑移竹責宦者罷其後庶幾古

大臣之風矣五峯乃謂周公不當治成王燕私之事始末之思也元圻案宋

便法無所不有天下有此一事他便立此一官且知文丞職掌宮中巫祝之事凡宮中巫祝皆在此人如此

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而已死丞相即欲為田常所為之二世曰其以李斯屬獄中令趙高案治 漢書按

按爾雅釋地譬無閭之珣玕琪會稽之竹箭梁山之犀象華山之金石霍山

之珠玉崑崙之璆琳琅玕幽都之筋角斥山之文皮岱岳之五穀魚鹽是

謂九府淮南聖形訓引爾雅五峯胡氏皇王太紀武王十所述與爾雅同而繼之

曰尚父立圜法輕重以錄通九府之貨又按史記管列傳吾讀管子輕重

九府劉向別錄曰九府書民間無有裴顯索隱謂其書論鑄錢之輕重鑿

鐵論經重文學曰管子設九府徹山海通典亦云太公立九府之貨裴顯

管子設之其名列於爾雅蓋即管子書也大紀之說得之頗注恐非禮注曲

惟食貨門錄管上有太公立九府圜法句又錄管中孝明帝熙平初尚書令任

九府圜法李齊曰圜即錄也魏師古曰此非也周官天府玉府天府外府天府內職金鑄幣官掌財幣

之官職云九府重準均而通之也今以周官考之天府掌書器書管官之屬初無指於貨財之事而職內職

職幣職金四者在周官皆為掌財之官今師古又職去職職以三者附天府為九審強特甚太公立法之

時周官尚未建也師古之不審亦甚矣又太公為周立法之後進而復行於高王管仲時其法論存故仲著書

有周官尚未建也師古之則九府非周官法也蓋周有九府云云意太公所聞九府者即此爾雅九府所

不同故作圜法注用金錄管中以為述之此說於理確近不然則九府不通自為掌財之一司耳亦欠足矣錄說

也于又得師古所注管書卷門有五九府之名欲知詳九審論古亦自疑其未安因案爾雅長故以此論之信未

見所答云何漢劉瓛論云文學曰以心計策國用稱錢侯參以酒權或陽孔僅增以鑄鐵江充等各以錢說通

利未之事故欲據非特管仲設九府徹山海也詳此則九府非周官又一證○元圜案趙希弁爾

書附志云五峯先生所述皇帝之事自堯以上六朝雖無紀實之初載述于報王乙巳年有三十在黃

通經無據按史傳又因事而為之論所以述去取之庶幾疑似之惑者至矣 通典九府之文亦從漢書撰

傳序引孔子曰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孝經援神契之言也何休公辛

書孔子所作 原注康成注中庸亦引孔子曰吾嘗欲春秋行在孝經 何云籍書甲冑亦有孔子緒言

槍之○元圜案九禮注孔子云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初故月上屬為天儀始從夫放月紀說曰孔子

合在地今以陽尊而陰卑月乃為天架制所使故云陰契初上屬為天使是以上上屬於天隨日而行云槍從

夫故月犯者報后下下就燕毀而御之意 公羊傳字正義曰案孝經鈞命於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

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也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

案鄭注王宮之士謂王宮中

漢諸侯子入宿衛齊王之弟章

是也入京師受業楚王之子弟客是也其制猶古

元圜案漢書高五王傳齊魯惠王 肥其母高貽時外婦也高祖六

年立十三年長夏王薨六年嗣立哀王弟章入宿衛於漢高祖封為朱虛侯又楚王卬楚王去齊高祖同父少弟也高后時齊威伯在長安元王遺孙鄂客與甲公俱坐棄

奄止於上土抑其權也

秦晉宮內小臣奄士四人注秦紳士者異其質也

唐太宗詔內侍

省不立三品官不任以事然內侍並列于六省開關尹與政之階與周典

統於冢宰異矣

元折案禮書卷中傳律曰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為之長階禁四不任以事惟開關守銀錢內攝除屬食而已六省曰尚書省門下省中書省秘書省殿中省

內侍省詳唐書百官志

八則禮俗以馭其民

宋天官太宰以八則治都鄙禮曰禮俗以馭其民注禮俗禮儀禮教舊所行也

呂微仲謂庶民可參之以俗

士以上專用禮此說非也大傳百志成故禮俗刑呂成公謂禮俗不可分

為兩事制而用之謂之禮習而安之謂之俗若禮自禮俗自俗不可謂之

禮俗

元折案禮書卷中禮曰禮俗禮儀禮教舊所行也禮俗禮儀禮教舊所行也

禮俗元折案禮書卷中禮曰禮俗禮儀禮教舊所行也

禮俗元折案禮書卷中禮曰禮俗禮儀禮教舊所行也

王之膳服雖不會而九式有羞服之式冢宰所均節也

齊會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度侍王之膳服不過以關市之賦

天官大府關市之賦則其用簡矣

全云唐人誤會而歐蘇乾之類越吾故曰唐太宗非能知周禮也

元折案禮書卷中禮曰禮俗禮儀禮教舊所行也特膳服之類越吾故曰唐太宗非能知周禮也

元折案禮書卷中禮曰禮俗禮儀禮教舊所行也止惡僕氏曰古者關禁而不墮市墮而不征其緣人視地賦至薄也

元折案禮書卷中禮曰禮俗禮儀禮教舊所行也曰古者關市雖有征然凶荒札喪則關門無征而作布帛

司徒掌教不言財司馬掌政不言兵鄉遂九畿兵財在其中

足兵之本也周官之法不行無善教善政於是憂財用畏夷狄矣

全云古人財本常厥而範以定式故也大學言生財以賦式之禮樂也

古人原不計治兵農即兵也論語言足兵足食制徒以絳秦楚之堅甲利兵以軍禮境也

元折案王與之周禮訂義十六引陳君舉曰地官掌教所講教

官者師氏保氏司諫誦人司教職人不過文之謂之教職也

元折案禮書卷中禮曰禮俗禮儀禮教舊所行也

十五人亦七家賦一兵如司馬法之言列國之賦皆同此數

鄉有軍制無田制遂有田制無軍制

原注疏云鄭注互見其義○元圻案遂人統曰小司徒注云鄉之田制與遂同在彼鄉中惟見出軍無田制此遂人

唯見田制無出軍法故風俗往往云鄉之制與遂同此遂之軍法道高起後如彼六鄉方見其義明後此言有也但彼此雖相如細論之仍有相異以其六鄉上屬致民六遂下屬致民六鄉上地無粟六遂上地有粟是其稍異也 王氏詳說曰六鄉所言伍兩卒旅師軍詳於軍制遂所言遂滿血滑川詳於田制然置旅未始無田田制亦未始無置旅之文互見其義也

大司徒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

案注土其地禮言度其地

匠人建國畫參諸日中之景夜考

之極星

考工紀文

詩定之方中傳云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

正南北愚按晏子春秋

內篇雜下

景公新成柏寢之室使師開鼓琴師開左櫺宮右彈商曰室夕東方之聲薄西方之聲揚公召大匠曰室何為夕大匠

曰立室以宮矩為之於是召司空

原文此下有曰立宮何為夕司空八年

曰立宮以城矩為之明

日晏子朝公曰先君太公之封

本書

立宮作城何為夕對曰古之立國南望南

斗北戴極星彼安有朝夕哉而以今之夕者周之建國國之西方以會周

也公曰古之臣乎極星即極星也公劉居鹵既景迺固然則尚矣

全五字古人無極星而徒云日至之景尺有五寸以其在上際下故景短也爾雅云北極謂之北辰 詩定之方中傳定宮室也方中昏正四方案定昏中而正謂小昏時正義曰此度日出日入謂度其極星也其術則匠人云水地以懸宮室以察視形為規規日出之影與日入之影畫參諸日中曰影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極星以正四方也日出日入之影其端則東西正也又為規以識之者為其難審也自日出而畫其影端以至日入既則為規測影

兩端之內規之規之交乃審也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星南北正也日中之影最長者也極星謂北極也星夜視極星以正東西南北之事也如匠人注度日出日入之影不假於視定視鏡而觀西南兩端皆知之此傳度日出入以知東西視定極以正南北者考工文又知正北之語故規影之下列言考之極星度日南極乃南北正矣但鄭注屈極度之繩即文以正南無正北之語故規影之下列言考之極星不然而者以匠人云畫參諸日中之影不言以定星多之繩繩未有以定星正南北者故上箋以定為記時異於偶也 孫稱修室行義王待細念孫之說曰夕與和語之朝也臣春秋明理為是正坐於夕室也其所謂正夕不徒矣高誘注言其室祇不坐徒言坐也夕又有西義商禮凡人之儀不朝不夕鄭氏注

不正所謂不正西猶故云國之西方以會周也 大雅維公劉既景迺固相其陰陽觀其流泉蓋蓋既以日景定其經界於山之香觀相其陰陽案燒所互流泉覆四所受皆為利民富國

蔡邕明堂論曰王居明堂之禮南門稱門西門稱闕故周官有門闕之學師

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闕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

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闕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

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闕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

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闕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

居西門北門也 案此論見後漢書祭服志中卷 朱子大學章句序王宮有學蓋謂此魯孝公之

為公子嘗入京師為國子 注晉書卷四十六 人稱其孝宣王命之導訓諸侯他書言

國子者唯周語焉 全云魯孝公另著一條在本經上文云元折案地官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居虎門之左使士師司乘之類各以其兵服守王之外外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

之二藝後其屬守王屬注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皆附屬焉門北門外中門之內屬管中丞門師氏守中門外保氏守中門 爾雅釋官官中之門謂之闈師氏正義曰劉昭所述以門東闈散文言之互對文言

之則闈為山門故後漢書注引爾雅作官中門闈之闈左丘明十四年傳云攻闈與大門是闈為小門別於大門也 陶淵明意孝公於孝傳

師氏三德朱子 周禮三 曰至德以為道本明道先生以之敏德以為行本司馬

溫公以之孝德以知逆惡趙無愧徐仲車之徒以之 案以之朱子集傳作是已 闈

良規至孝絕類徐仲車歷官神宗哲宗朝見宋史列傳卷四十六 按趙無愧名錫洛陽人事父

牧誓願命皆言師氏雲漢之傳曰年穀不登則師氏弛其兵文王世子大司

成注以為師氏而稱維師氏以刺匪其人九兩師以賢得民注謂諸侯師

氏言賢者以身教也后紀亦有之葛覃云言告師氏 元折案禮記文王世子鄭注大司成注曰師氏也正義曰

以若輩教故知為司徒之屬以保言又論司成謂傳大夫為父師師氏為大夫故知為師氏 天官冢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三曰師以管得民鄭注師謂諸侯師氏有德行以教民者 東家自氏曰師言賢而不言道身即道也故王氏曰以身教 詩周南葛覃毛傳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 穀梁傳宋伯姬曰婦人之素備母保母不在宵不下室則后妃妾有保傅矣

保氏九數鄭司農云今有重差夕架句股釋文夕音的此二字非鄭注 案錢

曰夕架未詳何教 疑是互乘之誤 愚按少儀正義引鄭司農云今有重差句股馬融于賓等更

云今有夕架各為一篇未知所出則夕架二字後人附益非鄭注信矣劉

徽九章算經序云包犧氏始畫八卦作九九之術以合六爻之變黃帝建

歷紀協律呂綴首作數周公制禮有九數九數之流則九章是矣漢張蒼

耿壽昌皆善算因舊文刪補故校其目與古或異而所論多近語 元折案地

鄭司農云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屬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架句股也疏曰方田以下皆依九章算術而言云今有重差夕架句股者此漢添增之傳氏註以為今有重差夕架夕架亦非是旁要之名與鄭異案今九章以句股皆旁要則旁要句股之稱也 禮記少儀正義曰今有重差句股者鄭司農指漢時云今世九章也先師鄭康于賈等云今有夕架各為一篇未所出 晉劉徽九章算術注序曰在句可犧氏始畫

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九九之術以合六爻之變繫於黃帝神而化之引而傳之於是禮經紀

因學紀聞注 卷四

十

煇律呂用推原於陰陽四象精微之氣可得而改焉紀綱練首作數其詳未之聞也採周公制歷而有九
數九數之流則九章是矣往者暴秦焚書經術散壞自時厥後漢北平侯張蒼自中農中丞狄翁昌皆以善算
命世蒼等因蒼之遺殘各稱補故其目則與古或異而所論者多近語也焘幼習晁蓋農再詳觀
陽之劉歆經術之根源探微之暇深悟其意是以致覽稍魯為之作注 四庫全書總目天文書法類九章
算術九章按九章術蓋周禮保氏之遺法不知何人所傳永樂大典引古今事通曰王者通古法則必觀禮有
九章之名其理與而微其形形而約也蓋劉歆錄其條目頗與古術不同云云舊本有注曰劉歆所作
考言書稱漢景元四年劉歆注九章於注中歆云武帝康衡則歆入管之條又有增損去又有注釋曰平
淳風所作者海島算經一卷言劉歆撰唐李淳風等算經注據條序九章算術有云竊尋九章有重差之名凡
本名重差和無海島之目亦但附於句股之下不別為書故隋志九章算術篇為十卷蓋以九章九卷合此而
為十也案一書皆從永樂大典錄 漢書謂善傳者皆武人也自史明君天下圖書計籍又
善用算律歷故今者官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又食貨志大司農中丞狄翁昌昌善為算能商
功利程幸於上

里宰以歲時合耦于勸地注注云勸者里宰治處也若今街彈之室於此合耦

使相佐助疏謂漢時在街置室檢彈一里之民金石錄有中平漢靈帝十七年改元中平

二年正月都鄉正街彈碑在昆陽城中案以上皆黃山谷雜著語趙明誠失於攷禮注而

鄭氏注水經洪氏錄釋皆以街為衛又誤矣漢食貨志云古制云春將出

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里胥之塾

其即里宰所謂勸者歟元圻案金石錄十八韻鄉正街彈碑在昆陽城中文字雖泯不可考究其

歲月略可見蓋中平二年正月而其鑄鄉都正街彈碑不知其何碑也

俗注二十九枚水注漢水逕平氏縣故城城內有南陽郡鄉正街彈碑又三十一漢水又東逕陽陽故城

城南城即劉季之故邑也有南陽郡鄉正街為碑 漢碑十五枚注漢陽縣有南陽郡鄉正街為碑平氏縣

有南陽郡鄉正街彈碑此則其一也趙氏誤認鄉為街遂云其賸其為何碑 澆問書大畧軒歿食相約與

彈相傳程經本校引錄云功作互相和是與街則互相和是彈惠云漢時尚有街圖之蓋蓋取則千古

書錄解題漢書類全引錄三十卷東武趙明誠德用撰欽筆相桂之子 四庫全書總目目錄錄漢釋

二十七卷漢漢漢漢字彙伯時之長子紹興壬戌中博學宏詞官至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受意

原注釋文音息餘及劉季 素子林先於反聲也 集韻婿驛隨四夜切原注音 遵人天

注鱸者析乾之出東海陸廣微吳地記云闔閭思海魚而難於生致治生

魚鹽漬而日乾之故名為鱸原注讀如想 全云周時鱸婿尚貴州而漢時則以五蠹之華化

者為尚漢律所載鱸是也亦見說文至今吾猶尚有山名鱸 注其書集說文之為鱸一物皆浙東典故元圻案書錄解題小學類字林五蠹字令曰採蠶下山蠶蠶

蠶則以吳公者為蠶 說文說文說文所無則引他書又地理類異地記一卷陸廣微撰郡人也多記古吳國事

次曰五沃次曰五位次曰五蔭案五蔭於通切次曰五壤次曰五浮凡上土三千

物種十二物中土曰五态注案密也正字通音九次曰五縷次曰五壘玉縷音縷壘堅也次

曰五剽次曰五沙次曰五疇音疇凡中土三千物種十二物下土曰五瘠

次曰五壯次曰五殖次曰五蔽音蔽次曰五臽次曰五桀凡下土二十物

種十二物凡土物九十其種三千六按大司徒以土會之濃辨五地之物

生以土宜之濃辨十二壤之物而知其種此篇亦古制之存者河圖全云漢時所得

河圖皆係方輿之書宋人謂東南神州曰晨土淮南地形正南邛州曰深土淮南作次

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兗州曰开土淮南作并土正中冀州曰白土淮南作中土西北柱

州曰肥土淮南作台州北方元州曰成土淮南作濟州東北咸州曰隱土淮南作瀋州正東揚州

曰信土淮南作甲土○元圻案陳振孫曰漢志卷十八土篇列於道家隋唐志考之法象之首今篇數

地員篇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或高或下各有草土莖葉下於穽與韻音穽穽下

於算見下於補蒲下於葦葦下於菹音菹菹下於萑萑下於葦萑下於莽音莽

莽下於蕭蕭下於薜薜下於萑萑下於茅凡彼草物有十一衰原注註言即藁也

相重按周官有草人此豈其遺制歟元圻案管子注蕭蕭房元齡吳公武以為字知章所託

題必屬雷州知章絳州翼城人案京時官國子博士有孝經注老子注

土圭度地之灋景一寸地差千里一分地差百里王畿千里以寸為法五等

諸侯之地以分為法尺有五寸者一萬五千里之景也天地相去三萬里

寸後魏宣武永平元年測於洛陽信都芳謂二百五十里差一寸然宋之

於陽城魏之於金陵皆險度未可據也唐開元十二年植表浚儀大率五

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差二寸餘遂以舊說千里一寸為妄原注王朴曰陽城乃在洛之東

偏開元復浚儀之岳臺應南北形居地之中司馬公曰景圖云日行黃道每歲有差地中當隨而轉移

故周在洛邑漢在潁川陽城唐在汴州浚儀滴水李氏云周於陽城測景說者謂地形西北高東南下極星在北斗亦在北極星乃天之中也天之中則地之中

元坊案諸書天文志上考諸國周辨張衡靈臺及鄭元注周官望土曰景於地千里而差寸案亦不嘉十九年壬午使使在交州測影夏至之日影出表南三寸二分何承天造取陽城夏至表一尺五寸計陽城去交州路略量影夏至一尺八寸一分是六百里而差寸也又當梁天中至所測以八尺表率取之夏至當一尺一寸七分後魏信都方注周辨四術稱次半一尺五寸八分以天監之七年見洛陽測影又見公孫榮集諸國土共觀影晷影是夏至日其中影皆長一尺五寸八分以此推之陰陽去洛南北路當千里而影差四寸則一百五十里而影差一寸也沈人路迂迴山川登降方於鳥道所校論多則千里之言不足依也唐書天文志開元二年太史監南宮說禮河南平地設水準經粟權表而以引度之自滑臺始白馬夏至之晷尺五寸七分又南宮九十八里百七十九步得凌德岳晷尺五寸二分今南宮六百七十里二百八十一步得扶溝晷尺四寸四分又南宮六十里百一十步至上蔡武津晷尺三寸六分今南宮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七步晷差寸餘而舊說王畿千里影差一寸五分五代史司天考一周年世宗詔端明殿學士王朴擬定歲餘朴奏曰古者種土於陽城以近洛也董仲博其巾乃在洛之東偏開元十二年遣使天下候影南距林邑北距橫野中得凌德之岳臺應南北歧居之中大地地勢可觀元王圭步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長八尺之委其景遠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賴川陽城地為然宋書何承天傳承天東海鄉人也五歲失父母徐氏廢之姊也聰明博學承天幼漸訓義稱史百家矣不該覽先是禮論有八百卷承天刪減并合以類相從凡三百卷又考定元嘉歷魏書甄湘傳時有句間信都方字王琳好學善天文算數

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與武成孟子之言不合子產曰列國一同襄二十四年孟孟子

亦曰魯方百里明堂位乃云魯方七百里或謂周官明堂位兼附庸而言

職方氏疏云無功縱是公爵惟守百里地謂若虞公虢公舊是殷之公至

周仍守百里國以無功故也愚按左氏傳僖公五年虞仲太王之昭也虢仲虢

叔王季之穆也皆周所封謂舊足殷之公誤矣全云殷之穴當是虢公夏公號字乃夏字之誤虢公固非虞仲之虢也○元所

宋大司徒凡建邦國以土圭其地而制其域謂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鄭司農云其食者半公所食租稅得其中耳其半皆附庸小國也屬天子周禮訂養及之曰王介父以為孟子據實封言之周官則兼附庸言之也其說是矣而辨未詳夫諸侯之類附庸其有大功者也春秋時自魯晉之外魯有邾邾邾有曹魯宋有蕭滕凡陳衛等數皆大國皆統屬諸小國周禮此說以孟子王制指實封之地周官兼山川附庸言之鄭司農陸師呂與案皆同

歲終正治而致事注上其計簿疏云漢時考吏謂之計吏今按說苑政理篇晏

子治東阿二年景公召而數之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晏子治東阿事亦見晏子而無明年上計句

韓子外儲說西門豹為鄆令居期月上計君收其璽新序二雜事魏文侯東

陽上計錢布十倍史記楚唯列傳秦昭王召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然

則春秋戰國時已有上計非始于漢元祐宋六司徒廢終則今牧官正治而致事法正治明
被其使人也此言計簿據其文書也 大率之職繁劇則令官官府各正其治受其責三藏則大計覆更之治
而該實之註會大計也

宋文公名王曰讀曹公杜牧孫子見其所論事乘人數諸儒皆所未言唯蔡

季通每論此事以考周禮軍制皆合處按孫子作戰篇凡用兵之法馳車

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曹公注馳車輕車也杜牧注輕車戰車也古者

車戰革車輻車重車也載器械財貨衣裝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

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輕車七十五

人重車二十五人故二乘兼一百人為一隊舉十萬之眾革車千乘校其

費用支計則百萬之眾皆可也宋司馬法云云 乙卯楚師軍於

邲丙辰楚重至於邲呂成公謂凡戰兵車在前輻重常在兵車之後楚重

次日乃至後一日故無鈔擊之患何云輻重雖在兵車之後然不相離也邲之役車號卒奔

去大車稍後謂鈔擊謂與矣 唐說齋云儒者謂甸出七十五人不知實出百人其七十五人

戰車也其二十五人重車也全云輻重有隨軍而行者有相繼從應者亦不可泥元祐宋

武之書二篇而蓋書藝文志乃載孫子兵法八十一種開之卷杜牧謂武書本數十萬言當書探別於藝文

籍其精粹以成此書然史記稱十一篇從漢志而上不得以後宋附著者為本書古者言兵法而於輻重又

司馬法一卷輻重司馬法首篇今考史記謂凡輻重成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法因而以為據也其

中因說曰可為輻重兵法訣則見書乃齊國語所追隨舊唐書志皆以為輻重之書是實非也 呂公

左氏傳說必之戰楚既敗晉以乙卯日敗而辰楚軍多至以此知輻重晉後一日到蓋楚軍重法有法輻重

不過後正軍一日者與正軍大相遠時便有相擊之患太過時重兵才剽便敵一止軍 唐律及帝王經世

圖譜十一兵車攻守之圖注曰四門為族攻軍一乘七十五人車士三步步士上上四門為守軍一乘二

十五人車合百人戰兵兩之兵軍以戰勝之攻軍無任兵旅之重車亦謂之守車 經籍考唐兵仲及說齊

六經解 百五十卷九經發題之卷後先足錄唐仲及與政金華人竟約與李本進士復中宏詞科知台州

抑奸扶弱發粟振饑勸中津淨穡以濟陝政聲聞於遠近為同官馬文虎所忌謫謫使復盧疏劾歸益方於

經史百家以發異業 宋使使謂李丁也劾仲及疏載本全集

古者步百為畝宋司馬法六尺為步百為畝 古之百畝為今四十二畝一百

六十步古之二井為今三百七十五畝賈儼曰小畝步百周之制也中畝

二百四十漢之制也大畝三百六十齊之制也今所用者漢之中畝賈儼曰

門亦鹽鐵論未通 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為畝先帝哀憐百姓制田二百

四十步而一畝通典謂商鞅佐秦以為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十步為畝

一說不同 何云意者數倍行之西陲漢乃據天下元圻案程子曰古之百畝比漢多之四十畝今之

何云意者數倍行之西陲漢乃據天下元圻案程子曰古之百畝比漢多之四十畝今之

何云意者數倍行之西陲漢乃據天下元圻案程子曰古之百畝比漢多之四十畝今之

何云意者數倍行之西陲漢乃據天下元圻案程子曰古之百畝比漢多之四十畝今之

何云意者數倍行之西陲漢乃據天下元圻案程子曰古之百畝比漢多之四十畝今之

何云意者數倍行之西陲漢乃據天下元圻案程子曰古之百畝比漢多之四十畝今之

何云意者數倍行之西陲漢乃據天下元圻案程子曰古之百畝比漢多之四十畝今之

何云意者數倍行之西陲漢乃據天下元圻案程子曰古之百畝比漢多之四十畝今之

何云意者數倍行之西陲漢乃據天下元圻案程子曰古之百畝比漢多之四十畝今之

何云意者數倍行之西陲漢乃據天下元圻案程子曰古之百畝比漢多之四十畝今之

何云意者數倍行之西陲漢乃據天下元圻案程子曰古之百畝比漢多之四十畝今之

何云意者數倍行之西陲漢乃據天下元圻案程子曰古之百畝比漢多之四十畝今之

何云意者數倍行之西陲漢乃據天下元圻案程子曰古之百畝比漢多之四十畝今之

何云意者數倍行之西陲漢乃據天下元圻案程子曰古之百畝比漢多之四十畝今之

何云意者數倍行之西陲漢乃據天下元圻案程子曰古之百畝比漢多之四十畝今之

何云意者數倍行之西陲漢乃據天下元圻案程子曰古之百畝比漢多之四十畝今之

何云意者數倍行之西陲漢乃據天下元圻案程子曰古之百畝比漢多之四十畝今之

何云意者數倍行之西陲漢乃據天下元圻案程子曰古之百畝比漢多之四十畝今之

何云意者數倍行之西陲漢乃據天下元圻案程子曰古之百畝比漢多之四十畝今之

何云意者數倍行之西陲漢乃據天下元圻案程子曰古之百畝比漢多之四十畝今之

何云意者數倍行之西陲漢乃據天下元圻案程子曰古之百畝比漢多之四十畝今之

何云意者數倍行之西陲漢乃據天下元圻案程子曰古之百畝比漢多之四十畝今之

何云意者數倍行之西陲漢乃據天下元圻案程子曰古之百畝比漢多之四十畝今之

何云意者數倍行之西陲漢乃據天下元圻案程子曰古之百畝比漢多之四十畝今之

何云意者數倍行之西陲漢乃據天下元圻案程子曰古之百畝比漢多之四十畝今之

何云意者數倍行之西陲漢乃據天下元圻案程子曰古之百畝比漢多之四十畝今之

禹貢之田九等為掩別楚地亦九等孟子王制為五等而周官止三等解者

謂大司徒不易一易再易三等都鄙之制也小司徒上下中地三等六鄉

之制也遂人上中下地三等有萊者六遂之制也大司馬上中下地三等

諸侯之制也 元圻案此三山鄭氏等周禮全解說 襄二十五年在麻笄得書土田度山林揚數澤

辨京陵表澤函數饋濟現保時防妨陽畢井行沃社左澤量山林之材以地國用為

辨京陵表澤函數饋濟現保時防妨陽畢井行沃社左澤量山林之材以地國用為

辨京陵表澤函數饋濟現保時防妨陽畢井行沃社左澤量山林之材以地國用為

辨京陵表澤函數饋濟現保時防妨陽畢井行沃社左澤量山林之材以地國用為

辨京陵表澤函數饋濟現保時防妨陽畢井行沃社左澤量山林之材以地國用為

辨京陵表澤函數饋濟現保時防妨陽畢井行沃社左澤量山林之材以地國用為

辨京陵表澤函數饋濟現保時防妨陽畢井行沃社左澤量山林之材以地國用為

辨京陵表澤函數饋濟現保時防妨陽畢井行沃社左澤量山林之材以地國用為

辨京陵表澤函數饋濟現保時防妨陽畢井行沃社左澤量山林之材以地國用為

辨京陵表澤函數饋濟現保時防妨陽畢井行沃社左澤量山林之材以地國用為

辨京陵表澤函數饋濟現保時防妨陽畢井行沃社左澤量山林之材以地國用為

辨京陵表澤函數饋濟現保時防妨陽畢井行沃社左澤量山林之材以地國用為

辨京陵表澤函數饋濟現保時防妨陽畢井行沃社左澤量山林之材以地國用為

辨京陵表澤函數饋濟現保時防妨陽畢井行沃社左澤量山林之材以地國用為

辨京陵表澤函數饋濟現保時防妨陽畢井行沃社左澤量山林之材以地國用為

辨京陵表澤函數饋濟現保時防妨陽畢井行沃社左澤量山林之材以地國用為

辨京陵表澤函數饋濟現保時防妨陽畢井行沃社左澤量山林之材以地國用為

遂人治野乃鄉遂公邑之制匠人溝洫乃采地之制鄭康成云周制畿內用

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朱文公語亦云

溝洫以十為數井田以九為數井田溝洫決不可合而永嘉諸儒 全云薛良

輩 齊陳止齊 欲混為一康成注分為二是也愚按李泰伯平土書 十 云周畿內及

下天諸侯一用貢法 秘夫無 蓋泰伯已與康成異矣非始於永嘉諸儒也劉氏

中義 全云劉義等 以匠人溝洫求合乎遂人治野之制謂遂人言積數匠人

言方法然周禮考工各為一書易氏謂匠人前代之制 元圻案地官遂人凡治野

夫間有遂遂上有倅十夫

夫間有遂遂上有倅十夫

夫間有遂遂上有倅十夫

夫間有遂遂上有倅十夫

取下坎上坤之象溝洫之成自禹至周非一人之力溝洫之壞自周衰至秦非一日之積先儒謂井田壞而戎馬入中國如入無人之境悲夫

何本載
龍揚亦言自溝洫廢而長城興○元坑案遂人漢注曰見上疏曰五溝所以通水入川五涂所以通運入都及國城也 地官稻人掌稼下地以豬鬣水以防止水以溝洫水以逐渴水以列舍水以澆水也 夏禮者列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國皆有守禁注五溝五涂溝洫川池也五涂經終塗道路也 史記險者列傳鞅爲田開阡陌封疆而疆稅平又鞅澤備築堤白而君欲殺鞅以害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又秦始皇本紀東西十二年刻碣石門其餘曰皇帝嘗欲徵天下諸侯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又周本紀王赧時東三十六年刻碣石門西周 戰國策東周欲爲魏西周不下水東周患之魏子謂東周周自使臣請使西周下

人耦牛耦鄭氏注合耦並言之疏謂周時未有牛耦耕至漢趙過始教民牛

耕今考山海經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內經周益公云孔子有犁牛之

言集證皇侃論語冉耕亦字伯牛賈誼書春秋新序刺者載鄒穆公曰百姓飽

牛而耕月令季冬出土牛牛農耕早晚何待趙過過特教人耦犁費省而

功倍爾李冬之月命農師計耦耕事條夫非因田器其成隨與令人耦則牛耦可知也疏曰周時未有

牛耦耕至漢時授農都尉趙過始教民牛耕今鄭云合牛耦可知者或周未兼有牛耦至漢趙過乃耦入耦專

以牛耦故鄭兼云焉 漢書食貨志上武帝末年臣趙過爲度粟都尉用耦犁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後田

喻一斛以上善者倍之 漢魏晉魏齊民要術序曰趙過始爲牛耕晉勝未始之利 周益公案和昌民農器

譜序曰山海經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是以爲起於三代後牛耕傳身以爲稼穡之密案京文公賦之

曰古者牛 惟服日居服之 孫叔均始作牛耕是以爲起於三代後牛耕傳身以爲稼穡之密案京文公賦之

文亦未爲得也魏齊民要術序曰趙過始爲牛耕晉勝未始之利 周益公案和昌民農器

牛生農耕早晚何待趙過過特教人耦犁費省而

始見史記大宛傳而末言爲何人所作列子稱大禹行而民之務海知而名之禹畧聞而去之四手即指此書

而不書其名也 山海經王充論衡別通篇曰聖王行而民之務海知而名之禹畧聞而去之四手即指此書

較春秋初說亦同惟情類精神志云書傳傳秦國書後轉山海經相傳夏禹所記其文稍異然以皆當列子之

說推而初觀書亦散夏感周文及秦漢長沙象數都錄卷上秦穆爲伯益所作秦山海經之名

而後來好異者又附益之 周益公必云天子字洪趙江西廬陵人孝宗時拜右丞相京立益益國公

鹽鹽引池而化山海經鹽販之澤穆天子傳至于監音郇瑕氏之地而猗頓

用是起者也散鹽煮水而成夏書青州之貢職方幽州之利齊之渠展燕

之遼東而宿沙初作者也形鹽掘地以出之周公閱所云鹽虎形也節鹽

於戎以取之伊尹所云和之美者大夏之鹽也後周四鹽之政倣此古者

川澤之饒與民共之自海王之簡祁望之守作桐于齊至漢二十倍於古

攷之漢志鹽官三十有五全云隋書魏河東漢西海三池陸山日美金全

一百五詳唐書本朝鹽所出者十二路為池一州七池會州一池不與發丹亦有鹽池

為監七為場二十一全云實止十場為井六百有九閩按玉梅作井八百一十二全

法益詳而利無遺矣全云鹽雖宋時謂之鹽鹽散歸宋時謂之采鹽或有海池者非而會與口煮

於崖者生於木者生於石者皆形也船雖宋時無之蓋取諸外國者○元祐宋天官自入其記其言鹽散鹽

實者其形形散鹽王之饒者其饒者注杜子春謂言為鹽謂出鹽不用不來治郵可農政散鹽者元謂

散鹽火為海形散鹽之似虎形船鹽之恬者或鹽有葛統曰比鹽苦為鹽者鹽則非若故改苦為監見

海經防出鹽之處謂之鹽石船鹽也說文鹽部東海東池表五百一里廣七里周百六十六里

注鹽池今在河東解縣成公六年左傳鄆瑯氏地沈饒而圻羅莊注荀氏鹽池是也史記齊列傳

序徐鍾用鹽起禹黃海當惟青州厥書緯夏書職方氏東北曰幽州其利魚鹽管子輕重田繭齊

有徒倫鹽有漳東之煮魯運于古善鹽者徐彭子又曰宿沙鹽于善者鹽使者潢沙難十宿沙不能

為得也說文鹽類也古者宿沙初作煮海鹽天官職方氏東北曰幽州其利魚鹽管子輕重田繭齊

為得也說文鹽類也古者宿沙初作煮海鹽天官職方氏東北曰幽州其利魚鹽管子輕重田繭齊

為得也說文鹽類也古者宿沙初作煮海鹽天官職方氏東北曰幽州其利魚鹽管子輕重田繭齊

為得也說文鹽類也古者宿沙初作煮海鹽天官職方氏東北曰幽州其利魚鹽管子輕重田繭齊

為得也說文鹽類也古者宿沙初作煮海鹽天官職方氏東北曰幽州其利魚鹽管子輕重田繭齊

為得也說文鹽類也古者宿沙初作煮海鹽天官職方氏東北曰幽州其利魚鹽管子輕重田繭齊

為得也說文鹽類也古者宿沙初作煮海鹽天官職方氏東北曰幽州其利魚鹽管子輕重田繭齊

為得也說文鹽類也古者宿沙初作煮海鹽天官職方氏東北曰幽州其利魚鹽管子輕重田繭齊

為得也說文鹽類也古者宿沙初作煮海鹽天官職方氏東北曰幽州其利魚鹽管子輕重田繭齊

為得也說文鹽類也古者宿沙初作煮海鹽天官職方氏東北曰幽州其利魚鹽管子輕重田繭齊

為得也說文鹽類也古者宿沙初作煮海鹽天官職方氏東北曰幽州其利魚鹽管子輕重田繭齊

外府注泉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泉而有一品景昭注周語曰單穆公云古

玩物喪志古公以為戒凡式貢之餘財以其玩好之用恐非周公之典無逸

日惟正之供元折案胡氏皇王太紀十九論曰四方貢賦各有定制無非王者之財不可有公私之異

太府乃以武貢之餘供玩好之用不糈於李唐之君愛義延齡之歡願乎王府乃有玉金

玉玩好玩寢不幾如漢桓靈私運庫者乎內府乃有四方之金玉齒車長萌之獻而共王之行賜予不幾於

李唐之君受四方羨飾之輕侮者乎

五州界內鑄貨云云則顯鹽太鹽之名不始於宋四庫全書載曰小說稱穆天子傳六卷郭璞注按來世皆

食未鹽謂一切楚都元和六年盧坦乘河中兩地觀鹽賦云賦旨百歲鹽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

公立此官使之守掌山澤之利矣實矣漢書食貨志上田曰賦課鹽之利二十倍於古一玉海一百八

十一國朝鹽四種曰木鹽海鹽也其次類鹽解州鹽池及晉絳潞澤所出又次井鹽煎井取之又次崖鹽生

土崖之閒故宋末宋以鹽鑄為綱羅羅為末羅宋王傳唐會要八十八頁元十六年史筆奉澤路離等州多

食未鹽謂一切楚都元和六年盧坦乘河中兩地觀鹽賦云賦旨百歲鹽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

公立此官使之守掌山澤之利矣實矣漢書食貨志上田曰賦課鹽之利二十倍於古一玉海一百八

十一國朝鹽四種曰木鹽海鹽也其次類鹽解州鹽池及晉絳潞澤所出又次井鹽煎井取之又次崖鹽生

土崖之閒故宋末宋以鹽鑄為綱羅羅為末羅宋王傳唐會要八十八頁元十六年史筆奉澤路離等州多

食未鹽謂一切楚都元和六年盧坦乘河中兩地觀鹽賦云賦旨百歲鹽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

公立此官使之守掌山澤之利矣實矣漢書食貨志上田曰賦課鹽之利二十倍於古一玉海一百八

十一國朝鹽四種曰木鹽海鹽也其次類鹽解州鹽池及晉絳潞澤所出又次井鹽煎井取之又次崖鹽生

土崖之閒故宋末宋以鹽鑄為綱羅羅為末羅宋王傳唐會要八十八頁元十六年史筆奉澤路離等州多

食未鹽謂一切楚都元和六年盧坦乘河中兩地觀鹽賦云賦旨百歲鹽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

者有母乎 子子權母而行然則二叩之來古而然矣元近案天官外府雲邦布由
布帛給蓋一品周景王鍾大泉而有五等數變不獲識本制幸垂准有五銖入行子萊改貨而異作泉布
多至于師止蓋日周景王有五銖下效漢書食貨志云周景王將鑄大錢墨公曰不可古者民愚則為
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母而行者不也重則行之者不重者有子權母而行者始
注重曰母權母以子實物物重則子獲行物重則以母權母而行之以重者實其貴以輕者實其賤子權母者
母不克即以子平而行之又曰鄭後古農說周禮云錢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錢而有五品墨公云古者有
母平子子權母而行然則二叩之來古而然矣周景王鍾大錢而有五品墨公云古者有

古者以射御為藝孔子曰執射乎執御乎詩曰叔善射息又良御思四黃既

駕兩駮不捨御之善也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射之善也學射者多矣造父

之師泰豆氏案列子盧周篇造父之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侯晉御也執禮晉車泰豆氏

秋駕淮南子道應訓尹需學御三年而無得私自苦練將寢時夜乃夢交秋駕於其師法秋駕意御之術曰春秋秋博志篇與此文同云無作季

說義 謂御者使人恭射者使人端闕按淮南說山訓射者一亦正心修身之法 闕按宋

藝之時道略見御射大射篇御法則廢不可考矣余為講其言而三嘆矣鄭司農註云五取曰陽和覺遠米曲

過者攻不牛其馳舍矢如破射之善也呂氏春秋有始覽聽言篇造父始鑄於大豆

不備攻不牛其馳舍矢如破射之善也惟御者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射之善也蓋

者之善不惟此詩明也孟子一鼓水自備然地官侯氏玉乘鳴加擊者犯在式雙在衡禮詩云車則馬動
馬動則鳴鳴則鳴則和應先擊伏此而言遠木由者數里驅逐水勢之屈曲而不礙也過者攻不牛其馳
馬傳二程釋法以為兩委繩皆以為檢閱各連驅而入擊則不得入春秋昭八年駘車傳亦云闕以為防逐
施以爲轡門曰務獲實以為教流徒勞獲御者不得入是也舞文衛者衛道也謂御車在交通車旅應於舞節
也遂爲左者謂備驅逐之軍逆驅禽獸使在當人君自射之君自左射故車攻毛傳云自左腰而射之達於石
膺爲上級是也

貨賄用權節注令之印章也案地官掌節疏曰節已下周司市注云如今斗檢封疏

漢注斗檢封其形方職金云楊而璽之檢有職金註楊書其數量以著其物也璽者印也既稱錫
又有封檢其內有書職金云楊而璽之檢其數量又以印封之疏曰楊即今記錄
文書謂以版記錄量

數為後易分別故也左傳季武子使公治問璽書追而與之戰國策欲璽

者段于子也蔡邕獨斷云古者尊卑共用之衛宏云泰以來天子為璽文

獨以玉為之臣下莫敢用唐又改璽為寶原注五代史臣曰國以玉璽為傳授神璽古

昭公始作璽何云季武子使公治問在襄公之十九年而謂昭公始作璽可乎○元坻案蔡邕獨斷曰璽者

印也印者信也天子璽以玉鵠虎紐古者璽共之春秋曰同封璽書秋左傳曰璽書秋在受武子使公治

問璽書追而與之此語侯大夫印璽璽者也衛宏曰泰以前良皆以金玉為印龍虎紐惟其所好刻泰以來

天子獨以印璽璽文獨以玉璽臣莫敢用也唐書高宗紀開元五年十一月改傳國璽曰寶 後漢書蔡邕

傳璽于伯喈喈困人也初平元年拜左中郎將序著楊斷學璽註敘篆文訓凡百四篇傳於世

司門正其貨賄正者禁其淫侈而歸于正也注讀為征非是元祐集地官司門幾注

正讀為征征稅也周禮訂義案正故書為正如中庸中數言量皆正也不物者說於出之際而弊之則貨

迹人地官之屬註迹之言跡知為徵處春秋末末猶有是官左氏哀十四年傳迹人來告曰逢澤

有介麋焉司祿闕地官孟子云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趙氏注今周禮司祿之

官無其職是諸侯皆去之故不復存禮記注以禮記注為以經解經○元祐集地官司祿

稿人注令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後漢蔡邕集所載百官會府公殿下

者也古天子之堂未名曰殿說苑反質魏文侯御廣衣素服辟正殿五日

莊子說劍云入殿門不趨蓋戰國始有是名燕禮注管束雷者人君為殿

屋也疏謂漢時殿屋四向流水舉漢以況周然漢書尚稱先上殿注謂水

相所坐屋古者屋之正而殿通呼人為殿不必宮中也元祐集地官案人君其外朝則

之朝也令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云天子與丞相猶決大事焉宋葉大慶政古禮發論殿殿記引

本于望之殿大堂也商周以前者不載史記紀元始曰作前殿石林燕禮謂初未有稱殿皆起于秦者其

先作前殿阿房宮書有言云云殿則見秦自孝公已然矣大慶政之通鑑外紀管仲下殿師

謂前足曰五闕之員不當尊參軍入主堂殿不當尊參軍公怒有罪者為主堂殿下家語楚王欲以楹柳

避正殿將曰社稷安厄一在將軍此其來也建矣又曰漢書至主議傳相不以仁義輔寡大臣皆同可刻

宮殿之裏蓋猶去之不暴陳而魯恭王靈光殿然議者不以為備則入臣之堂亦謂之殿矣魏文類聚

借也至魏漢晉傳文帝為起殿舍又特與選母作殿齊魯帝為齊公以石頭城為其世子官王儉曰露光殿列

以顯事為堂殿外舍為堂殿即是而禮唐以前上下稱殿殿也至唐則不然顧師古注漢書禮意可見矣

臣天昌皇帝十五顧師古禮書黃帝傳注曰古者屋之高徹通呼為殿不必宮中然黃帝傳將作大匠為

即不於說出顯而二傳其辨也顧可履釋周禮朝王所集外朝曰令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亦古之外

朝也按禮官典儀曰侯府東龍圖殿外則亦不在祭中禮家謂外朝在路門之外其地亦與古禮也則是殿

太宗伯疏星備云五星初起牽牛歲星一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

天癸惑日行三十三分度之一三十三歲而周天鎮星日行三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而周天太白日行入分度之一八歲而周天辰星日行一度一歲而周天馮相氏疏星備云明王在上則日月五星皆乘黃道保章氏疏星備云五星更王相休廢其色不同王則光芒相則內實休則光芒無角不動搖廢則少光色順四時其國皆當也星備之書僅見於此隋唐志皆不著錄

果證按隋五行家有參二禮云卷綱備白上備言天文中備下筮下備地理疏星備即上備中子目也○元折案備相氏疏星備之下有文云黃道占自天道有五黃道者日月五星所乘道日按節數義云二先考靈隱書云日出于列宿之外寓有餘星謂五星則差在其內何謂與日同乘黃道又問曰何得在黃道牽牛東井子宮曰黃道數算難差在內猶不離黃道故可以上下為內外一節保章氏疏星有文云春黃星王七二月其色有白赤角土王三月十八日其色黃而太白則圓廢則內虛立夏癸惑王十七日其色赤角土王六月十八日其色黃而太白秋太白王七月十二日其色無角土王九月十八日其色黃而太白冬金星王七月二十日其色白角土王十二月十八日其色黃而太白春土相不亡角其天大強備取也太弱天國亡工也一節似亦是備之文

周五禮之別三十有八案大祭伯註等禮別十有五禮之別有五禮五禮之儀一百五十十有二唐禮樂志云自梁以來始以當時所行傳於周官五禮之名各立

一家之學元折案唐八典凡五禮之儀一百五十有一曰吉禮其儀五十有五曰賓禮其儀有六唐初即用隋禮太宗時房元齡等因之增為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一篇嘉禮四十二篇以禮十一篇是為貞觀禮高宗文詔長孫元忌樂禮之為一百三十卷是為顯慶禮元宗開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忠誥請刪去禮記篇文而以今事張說以命禮記不刊之書聖聖久遠不可改易而自觀禮樂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衷李絳徐堅李綽撰本禮述未就而徐齊高人統為學士奏起居舍人王仲良擬定為百子卷是為大唐開元禮由是唐之五禮學文始備而後世用之雖時小有損益不能過也

九磬之舞注云當為大磬案春官大司樂疏云九磬讀當為大磬也愚謂九磬之名尚矣不

必改字按說苑修文篇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

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開

韶三月不知肉味齊景公作徵招角招蓋舜樂之存者劉原父云九招者

九名予識其三焉祈徵角之謂也公是先生山海經夏后開得九辯九歌以

下始歌九招於大穆之野見大元西經帝王世絕序升后十年舞九韶原注行書曰夏后開獲九韶

史記五帝本記禹乃典九招之樂索隱曰舜舞樂蕭韶九成文軒謂勸之以九

歌卽九招之樂呂氏春秋仲夏祀古樂帝舜命咸黑作為舞開好舞聲歌九招六列

六英帝舜令質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高誘注招英列皆樂名也然則九招作於帝

嚳之時舜修而用之原注素雉韶靈之樂存爾按後漢孔氏傳曰孔子作六代之樂

海內大定以文止戈呂覽儒生而制禮儀六代之樂劉義慶於成禮則顧其所作樂其所遺與抑

出於今師而史家治之也何後此說不復信者樂志云五折宋莊子至樂極音者海鳥止於當郊音俱御

而鶴之於廟樂九韶以為樂陸氏禮文九韶為樂名淮南子原謂耳聽九韶目視九韶舜樂也漢

書樂志高祖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文始舞名本為始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五行舞者周舞也

奏始皇三十五年更名曰五行宋書樂志一屬併代之樂至素雉餘餘於已始皇以周舞曰五行漢高

祖改餘舞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

班固律曆志述劉歆之言以律為下生呂為上生宋漢書律曆志律呂唱和呂呂生成化

不修豈敢成或以成之數付該之猶如法為一寸則黃鍾之長也參分損一下生林鍾參分損益一上生太

族參分大損損一下生南呂參分南呂益一上生姑洗參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鍾參分應鍾益一上生蕤賓

分蕤賓損一下生中呂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左旋八八為伍伍旋黃曰黃鍾長九寸呂一乘九得十八呂三除之

得林鍾六寸其法率如此當算乃餘音也鄭康成以黃鍾二律為下生以蕤賓二律為

上生大司樂註大呂六鍾陰聲其相生從陽數其無射無射上生中呂與中呂與同位不用也中

又不用南呂上生姑洗地呂鍾林鍾上生太簇大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人宮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

地宮大群之林鍾上生太簇大簇下生南呂南呂與天宮之陽同位又群之南呂上生姑洗姑洗南呂之自又

群之姑洗上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上生呂林鍾之陽也又

呂過於無調鄭康成有升陽而無降陽隋書律曆志上梁武帝作鍾律緯論前代得失其

固律歷志至蕤賓仍以下生若從蕤賓黃鍾長三寸七分有奇律若過促則夾鍾之聲成一調中呂復去

調半是過於無調仲者孟夏正相長養其氣稜不短促求實律實律為乖則夾以陰陽六位次第相生

陽得有升降陰陽從行者直性也六位升降者象數也六節通執象數以配直性故言比而運窮五九六

相生了不釋十二氣所以陳用之禮書謂自子午以左皆上生子午以右皆下生

律當一下一上依次而生日律當用蕤賓重上生司馬遷劉歆之法月律也呂不韋呂氏春秋季夏紀音律精大重至理之世天地之氣合而生風日則月鍾其風以生十二律

呂之數七十六十二月下主夷則夷則之數十一主七月上生夾鍾夾鍾之數六十
時中京房知五聲射之數四十五五月上生仲呂仲呂之數六十主五月極六生
八生中京房知五聲射之數四十五五月上生仲呂仲呂之數六十主五月極六生
目下生上宮生四陽下生陰降上生陽終於中宮而一律畢矣中宮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淑上相生
終於南軍六十律畢矣 晉志云備漢志具載之法曰律也晉志取司馬而非淮南 晉志上
其八律準數數其相生之次與呂準數同

在生律為陽則當位自得而下生陰在六呂為陰則得其衝而上生於陽推算之術無重上生之法也所謂律
取書呂生子陰陽升降律呂之大經而變又言十二律之長今依淮南九九之數則律呂相生又言五音相
羽羽生宮求其利用因見通途 梁武是京房而非班固皆非通論 晉律呂志云宮商角徵羽
羽相生無差房妙盡陰陽其當有以差非深理難求故是傳者不習 夢溪筆談云志陰陽相生自黃鍾始
而在旋八入為伍八為伍者謂一上生與一下生相間如此則自太呂以後律數皆差須自樂器兩上生方
得本數此八入為伍之誤也或曰律無上生呂之理但當下生而用偶倍 說書卷一 玉海三十二張行成其
元元十二篇 四庫全書總目禮樂類書 百五十一卷宋陳旼道撰律道字用之福州人 李鳳師及張氏稱其
元元在進備禮禮註除館閣校勘用為本館博士宋史則作官止秘書省自正字祿進王安石各成多排尺簡
說疑公武陳據孫信稱其博博

大卜二兆其類皆千有二百夏后鑄鼎繇曰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
九鼎既成遷于三國懿氏占曰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矯之後將育于姜
莊公二十五年傳 成季卜日間於兩社為公室禱 開公 驪姬繇曰專之渝攘公之渝

一薰一莸十年尚猶有臭 莊公二十八年 衛侯繇曰如魚窺尾衛流而方羊裔焉 襄
十七年 漢文兆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皆龜繇也 閩按漢齊東西伯卜
非鼎則獲鼎之輔晉語史蘇卜曰袞骨齒為病夏梓漢元后傳晉史卜曰陰為陽雄土火相乘
故有沙磧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與襄十孫文子卜卜筮三兆之法一曰白兆曰瓦兆三曰辟兆
曰是謂沈陽得以與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元圻案晉書巨大卜筮三兆之法一曰白兆曰瓦兆三曰辟兆
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類皆千有二百 墨子耕性篇言昔者夏后開採金於山川而陶
鑄之於民吾是使翁維之卜於自若之龜龜曰鼎成三足而才不效而自棄不舉而自行以崇於
筮吾之據上龜又言兆之於曰響矣逢逢白雲云云 史記文帝本紀高后八年大群臣卜代王丞相陳
平等使人迎代王代王報大臣計之龜與未定卜之龜卦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五云云 沈氏中夢溪筆談
七古之卜者皆有辭辭周禮三兆其類皆千有二百 周禮大司馬大司馬之官辨九筮之名辨九筮之名
為天王夏啓以光之類是也今此書亡矣漢人尚禮禮禮令人驅視其體而事以五行為主三代之禮儀有儀者

卜師四兆鄭氏鈔以理推之謂方兆占四方之事也漢武帝發易占知神馬
從西北來 事見史記 功兆占立功之事也 楚司馬子魚卜戰令龜 事見昭十 義
兆占行義之事也 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 事見昭十 弓兆有射意後世有覆
射之法 元圻案書卜師掌三龜之法兆一曰方兆二曰比兆三曰義兆四曰比兆方以方者之左名
射之法 周禮訂義四十二載鄭鈔曰方兆者占四方之事漢武帝發易占知神馬從西北來非占四

射之法 元圻案書卜師掌三龜之法兆一曰方兆二曰比兆三曰義兆四曰比兆方以方者之左名
射之法 周禮訂義四十二載鄭鈔曰方兆者占四方之事漢武帝發易占知神馬從西北來非占四

射之法 元圻案書卜師掌三龜之法兆一曰方兆二曰比兆三曰義兆四曰比兆方以方者之左名
射之法 周禮訂義四十二載鄭鈔曰方兆者占四方之事漢武帝發易占知神馬從西北來非占四

射之法 元圻案書卜師掌三龜之法兆一曰方兆二曰比兆三曰義兆四曰比兆方以方者之左名
射之法 周禮訂義四十二載鄭鈔曰方兆者占四方之事漢武帝發易占知神馬從西北來非占四

方之事乎功兆者占立功之事楚司馬子魚卜戰晉曰動也以其屬死之筮師維之尚大克之吉非立功之事乎義兆者占行義之事南朝益得賈逵言是但忘信之事則可不必取非占行義之事乎兆者有射義放後世有獲射之法東方朔射守宮有股股綠字之語非為獲射之事乎又董薛士龍曰以意推之靡於形者乃所謂之方兆則言其上下陰陽之勢以分典也者功兆謂之功兆則言感與成敗之理度其宜者義也義之義兆則言其吉凶禍福之宜能辨最者言也謂之可兆則言曲折長短之象 宋史藝文志鄭師周禮解經十一卷今 四庫全書不著於錄

龜人六龜易十朋之龜原注謂唐六典辨龜九類五色依四時用之元折案香官通

各有石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禮屬東龜曰黑屬西龜曰黃屬南龜曰白屬北龜曰若屬各以方之色與其體辨之 劉勰中表曰命名以其形則經以其形之相類也為之屬與易稱錫以十朋之龜屬推擇魚曰神龜靈龜攝龜寶龜文龜筮龜山龜澤龜水龜火龜以形之類也亦其屬也 唐六典十四大人人各掌一龜之法以占邦家動用之事 曰龜二曰兆三曰易四曰式凡龜占辨龜之九類五色依四時而用之 一曰龜二曰象龜三曰祭龜四曰江龜五曰浴龜六曰海龜七曰河龜八曰淮龜九曰旱龜春用青龜夏用赤龜秋用白龜冬用黑龜四季之月用黃龜又曰欲知龜神骨白如蟻欲知龜骨黑千里徑正欲知龜志看龜十寸四分所灼之禮而用之春灼後左足夏灼前左足秋灼前右足冬灼前左足 史記龜策列傳褚先生曰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 一曰北土龜二曰南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

列子周穆夢有八侯與占夢同靈作董東坡曰高宗言夢文王武王言夢孔子亦言夢其情性治其夢不亂西山曰正夢不緣感而得餘皆感也元折案

夢占六夢之吉凶 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 東坡夢說說此至人無夢或曰高宗或孔子言夢亦夢不異覺夢不異覺夢不異覺夢即是覺即是覺此所以無夢也 西山劉誠伯字說曰正夢不緣感而得餘皆感也感者何中有動焉之謂也其動也有異有妄夢亦隨之 客齋隨筆十五高宗夢得說周文王夢帝與九齡武王伐紂夢叶朕 一曰宣王考牧牧人有能兼龜蛇之夢占彼老託之占夢左傳所書九多孔子夢坐奠於兩楹

大祝九祭九日共祭注云其猶授也王祭食宰夫授祭祭經說曰共綏執授

疏云孝經說孝經緯文共綏執授謂將授祭之時其此綏祭以授尸愚謂

凡安車輓輪供綏執授宋均曰供綏二老就車天子親執綏授之永平二

年養老詔亦有安車輓輪供綏執授之語見後漢書蓋取孝經緯注饋食禮上佐

食取四款黍稷下佐食取牢一切師以授上佐食 佐食以綏祭注綏或作按按讀為隨王禮禮祝命佐食禮注下祭曰饋今文饋為綏特牲少年或為養也正史亦曰醴不從綏與養之義也賈氏以共綏為綏祭蓋據少年為說故王氏疑孝經緯漢書以正之

鄭司農注肅操但俯下手今時禮是也注又曰介者不拜故曰為事故取肅僕者就按儀禮灑飲酒賓客入門有禮入門之禮推手曰揖別

手曰覆或十六年曾楚歌於鄒陵楚子使尹襄問筮以行述至居客免曹承命又云不

安世家說五

古之拜如今之揖折腰而已介冑之士不拜故以肅為禮以其不可折

腰也其儀特斂手向身微作曲勢此正今時婦人揖禮也漢時婦人之拜

不過如此或謂自唐武氏始尊婦人不令拜伏誤矣周天元令婦人拜天

臺作男子拜則雖虜俗婦人亦不作男子拜也丙則尚右手者言斂手右

向非若今用手按膝作跪也男之尚左亦然原注今考太祖問趙普拜禮何以男子跪

而婦人不跪普問王貽孫對曰古詩長跪

問故天婦人亦跪也唐武后時婦人始拜而不跪普問故出妻曰唐張建章明海記備言一聞按晉書明臨

明臨此條劉熙釋名云拜於婦人為扶自袖扶而上下也證漢婦人之拜明海為解原朱子曰古者婦人

首飾盛多如釵并大物之類伏地上此類為正端又辨樂府只說長跪問故夫不曾說伏拜引者

亦非余謂婦人拜之重者莫過登廳之扱地拜地拜以至手置地猶不至手背手則書所謂拜天大厥所

謂空首矣婦人無此等○元新案王貽孫字象賢渾之子對趙普語見葉夢得石林燕語釋文卷十肅清話

賦履掌十輝釋文輝音暉

之法占日旁之氣也二鄭解其同者六其異者四大卜掌

三夢之法其經運十其別九十謂占夢之正法有十也一運而九變十運

而九十變此鄭解中解義文見訂義注以經運為十輝先儒謂日之輝光夢之變通其占

不同不當改運為輝元坊案春官賦履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曰變也曰象曰三變曰三占曰

陰陽氣相侵也家者如赤烏也雜謂曰旁氣也監雲氣臨日也開日月食也晝者日月昏無光也

也彌者曰虹彌天也寂者寧有次寂如山在日上也彌者升氣也寧者輝光也元謂彌謂如章一佩輝之雜謂

日旁氣利日也監云頭也彌氣貫日也彌虹也詩云朝陰夕西想雜氣有似可形形疏此經上事先鄭君解之

後鄭從其不從其四鄭則以解義曰象一翼輝十輝之說其同者六其異者四春官大卜掌三夢之法

天日也夜有夢則晝視日旁之氣以占其吉凶及所占者十輝每九變此術今亡王氏安石曰占夢以歲

時日月占夢之言凶則所謂經運蓋歲時日月星辰之運

太史正歲年以序事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數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

一朔數三百五十四日漢歷志曰閏所以正中朔也案齊公彥曰中朔大小不一或

謂周以建子為正而四時之有用夏正建寅者用建寅則謂之歲用建

子則謂之年原注洪範正義從冬至及明年冬至為一歲○元坊案春官太史疏一年之內有二十四

朔氣在晦則後月閏中氣在朔則前月閏前氣有入前月後月中氣無人前月後月中氣在後節氣一名朔氣

假令十一月月中氣在晦則閏十二月十六日得接正月立春節此即朔數曰年在後年正月日得接發中此

中氣此即是中數曰歲 周以建子為正以下皆照轉中經義文見訂義案鄭注小宰正歲云謂夏之正月
則中亦用之序成也 侯官林德章香齋 禮殿歌木香安春官大史正歲年以序事蓋歲即夏正在即周
正一者並用以序事有當從正朔者則用周正以尊時王之典有宜從正歲者則用夏正以盛天運之宜三
統可以建子建丑而言歲以建寅為正時王正朔不謂之正而謂之在亥歲以大應所在得名由今歲實
今之中氣數至末歲實月中數九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十二中氣一問是謂中數以正朔得之為
今在正月之朔數至末在正月之朔又三百六十四日而十一周 周是謂朔數年歲之中數以正朔得之為
中朔之數以兩則言之為夏周之正注特擇其一耳 林德章先生余甲午鄉試座師香濬先生之兄也兄弟
同登禮運乙酉科舉試

馮相氏 冬 秋 致月注冬至日在牽牛景丈二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五

寸此長短之極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月弦於牽牛東井左氏昭公二

傳日月之行分同道也至相過也正義云春分朔則日在婁望則月在角

秋分朔在角望在婁婁角天之中道故晝夜等冬至朔則日在斗望則月

在井夏至朔在井望在斗斗井南北故晝夜長短極冬至古日在牽牛今

在斗鄭注與孔疏異歷法歲差也 元圜案訂義引陸農師禮記賦曰黃道北至東井南至牽

牛景尺五寸冬至日在牽牛而兩極道則景尺而表景丈三尺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月弦於牽牛則景尺而表

景尺五寸此四時表日之法也月之九行在黃道西則有朔日有望日有晦之說各一而此於黃道之旁之數也

分月循行會道而常命一歲在東井立冬至北極黃道西至夏至東井亦道古之數日不在立而常在 元分

不在一歲之數而常在改者以月入八日與不盡八日得餘陽之止而故也

保章氏星土按乙巳占 全云李 澤風作論十二次云北方之宿主吳越火午之辰在周

邦天度均列而分野殊別一次所主或巨萬里跨數州或於寰內不布一

郡國語歲在鶉火有周之分野今豐鄆當秦宿而周分隸豫州理實難詳

至和榮惑守心宋景禳其咎實沈為崇晉侯受其殃事驗時有相應實公

彥謂吳越在南齊魯在東今歲星或北或西不依國地所在此受封之日

歲星所在之辰國屬焉故也或云 集說大經天文編引 十二次可言者一其惟

析木乎 原注星員難推可以言東北 國按保章氏星土之說東成向變篇謂然亦直上齊九州之一行

所封封城皆有分星以履妖注註星土謂主也其書土令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北星紀吳越也元枵

齊也嶽嘗傳也降星魯也降星魯也大梁趙也賈沆魯也魏星魯也魏星魯也魏星魯也魏星魯也魏星魯也

唐天文志天靈蓋曰坤垣長為地紀北斗自乾備誤為天垣其分野與帝星相值者五帝垣也或成地之政

而在執維內者降星也故為少昊之墟叶北宮之政而在執維外者厥嘗也故為顓頊之墟或攝提之政而在

異維內者壽星也故為太昊之墟布天條之政而在異維外者壽星也故為列山氏之墟得四海中承太陽之

道存乎至微道存乎終皆為陽變化之際也斗杓謂之外廷陽精之所布也斗魁謂之會府陽精之所覆也杓以治外故杓星為兩方員海之國魁以治內故魁星為神州四戰之國其餘則舍在雲漢之陰者為員海之國在雲漢之陽者為四戰之國陸豐元禱以員東海其神主太宗歲星位焉是紀瑞星以員南海其神主千嶽山發啟位焉瑞星其神主千華山太白位焉太極星不以員北海其神主千恒山辰星位焉瑞星火大星書星章為中州其神主千嶽山瑞星位焉近代瑞星主者或以州或以國處員秦漢都國屬皆不同周之興也王藤千里及其妻也履得加南七縣今又天不統而直以瑞火為周分則靈瑞矣矣 書錄解題歷家類乙巳占十卷唐大史令岐陽李淳風撰起算上元乙巳故以名焉

十有二歲春官保注歲星為陽右行於天太歲為陰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

滿水云歲星在天歲陰在地天官書曰歲陰在攝提格歲星在星紀歲陰在單闕歲星在元枵自嘉祐丁酉驗之多差近年尤其歲星常先月餘近

年以來常先一百二十餘日愚考大衍歷議曰歲星自商周迄春秋之季

率百二十餘年而超一次戰國後其行寔急至漢尚微差及哀平間餘勢

乃盡更八十四年而超一次見唐書歷律志五星議三山陳氏全名師謂如左氏之說則

寅而在卯午而在亥如史記之說則寅而在丑辰而在亥以次推之皆不

同汲冢師春謂歲星每歲而成一分積百四十四年而滿本數則為超辰

之限元圻案馮相氏疏曰云歲謂太歲歲星與同次月斗所建之辰者此太歲在地與天太歲星相應而行歲星為陽右行於天一歲移一辰又分前辰為一百三十四分而優一分則一百四十四年跳一

辰十二辰市則總有十七百二十八年十二跳辰市以此而計之十二歲一小周謂一年後辰故也千七百一十八年一大周十二跳市故也太歲左行於地一與歲星跳辰年數同 師春汲冢書七十五篇之一也杜預看春秋左氏傳傳去師春一卷則純真左氏傳卜筮章

外史達書名鄭康成謂古曰名今曰字原注字者滋也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於王文公

云文者音偶剛柔雜比以相承知天地之文故謂之文字者始於一而生

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全云此引來深謂獨體為文合體為字主類

為母從類為字六書象形指事文也會意諧聲轉注字也假借者文與字

也何云叔重既曰說文又曰解字文字一義悉數分曉諧聲與五書同出五書尚義諧聲尚聲說文形也以

母統子廣韻聲也以字該母字書眼學韻書耳學全云此引漢仲象雜書中康或問曰

司徒教民書居其一外史達書名於四方大行人又九歲一論焉其制度

之詳如此泰以小篆隸書為法而周制始改

集說說文叙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故謂之字文者

物象之本字者筆札而生意林引王粲古今通論云倉頡造書形之文聲貫謂之字李登五石相雜故曰

文相逐故曰字

鄭公十二年 環人注引御下插馬今作兩

鑄師注引春秋傳晉將趨今左傳作輒

集證左傳昭二十年賈將取主人辭春官鍾師注

職方氏注引國語閩芋蠻矣今作蠻芋
夏官掌固注皆引作實將趨按徹趨古字通藝一十五年陸臣十敬史記齊太公世家作陸臣吞種宣十一至兩下兩馬夏官掌人注引作御下插馬按左傳釋文徐邈云兩或作種皆力筆反周禮釋文補官兩又宣定兩插字通也鄭語蠻蠻左職方氏注引作閩芋蠻矣按周禮釋文閩漢書音義版皮音近蠻

司燿國語燿燿量與炎發各 鄭司農引鄭子與論語馬融引周書月令同

原注春取燿初之火夏取

救時疾火不數變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也晉時有以洛陽火度江者

代代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東漢禮儀志日夏至浚井改水日冬至鑽

燧改火原注改水唯見於此全云管子幼官篇亦有改水事○元祐案康劉條隋書禮志江寧縣寺有燧改火原注燧燧久火色變青而不滅隋文全條已辨其自至今猶存林文獻中行且說金

燧改火原注燧燧久火色變青而不滅隋文全條已辨其自至今猶存林文獻中行且說金

燧改火原注燧燧久火色變青而不滅隋文全條已辨其自至今猶存林文獻中行且說金

水有疏導火有出納山林金錫之地皆為之厲禁時而用之先王財成輔相

之妙也鹽鐵論通有大夫曰五行東方水而丹章

也 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隴有木材之林

北方水而幽都積沙之地此天地所以均有無通萬物也管子地數出

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唐六典天下水泉三德三萬

二千五百五十有九元祐案唐六典云水部郎中員外郎掌天下川澤陂池之政令以通津流通漕

有九其在邊境絕域殆不可得而知矣決河案九折極遠陸之利厥緒而舉之凡天下水泉三德一萬二千五百五十

漏刻法晝夜百刻夏官挈壺氏注漏 易氏咸 云十二時每時八刻二十分

漏刻法晝夜百刻夏官挈壺氏注漏 易氏咸 云十二時每時八刻二十分

每刻六十分王昭禹全云光遠云寅申巳亥子午卯酉八時各八刻

刑公弟子

辰戌丑未四時各九刻愚謂易氏之說與古法合司審氏掌夜時注謂夜晚早若今甲乙至戌疏云甲乙則早時戌亥則晚時愚按衛宏

漢舊儀中黃門持五夜甲乙丙丁戌夜今謂之五更疏以戌為戌誤

矣馬融以昏明為限鄭康成以日出入為限有五刻之差史記正義蔡邕

以星見為夜日入後三刻日出前三刻皆屬晝日多正鄭與蔡校一刻

王伯照云晝夜長短以岳臺為定九服之地與岳臺不同則易簡之

日亦皆少差元圻案文選注衛宏漢舊儀曰晝夜漏起省中用火中黃門持五夜初學記

漏四十五刻冬至之後日長九日加一刻以至夏至晝漏六十五刻夏至之後日短九日減一刻

或素之遺法漢代施用邯鄲五經折疑曰漢制又以先冬至三日晝冬至後三日晝漏四十五刻

夜五十五刻先夏至三日晝夏至後三日晝漏六十五刻元嘉紀居注曰日出入晝晝四刻

夏至夜亦宜四刻夏至晝六十刻冬至夜亦宜六十刻春秋各五十刻今按夜限日出

前日入後昏明各二刻半以至晝夏至晝五刻冬至晝四十五刻一分晝五十五刻而已堯典

正義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為多人之晝夜以昏明為限日出前一刻半為明日入後一刻半為

昏晝夜五刻以薄於晝則晝多於夜復枝五刻丘明九經三傳沿革例曰秋官司曆氏掌夜時注

夜時謂夜晚早若今甲乙至戌疏又以甲乙則早時戌亥則晚時其說獨本本作戌字篇謂戌字

為是而沈則因傳寫之訛而曲為之說爾沈意正指甲乙夜至戌夜也王昭禹周禮詳釋四十

卷陳侯孫曰未詳何等人其學皆示王氏新說王與之作周禮訂義類姓氏世次列於龜山楊

氏之後曰字光遠當為徽欽時人王海一書曰紹興初大常博士王善信官竺烈湖圖一卷

并序言百刻多十二辰晝夜長短以岳臺為定九服之地冬夏至晝夜刻數或與岳臺不同則二

十四氣前後晷影之日亦皆少差伯照蓋即王善信之字

職方氏漢築穀修西嶽廟記作識方氏史通內編尚云周書職方之言與

周官無異元圻案歐陽公集古錄後漢樊毅華嶽碑云秦華之山削成四方其高五十級廣

十里周禮職方氏書謂之西嶽祭祖三公者以能與雲雨產萬物通精氣有益於

學自如此蓋識其義者通也周書職方解註地在周官大司馬下篇穆王使有司可抄出之秋

時省焉趙明誠金石錄跋尾六余按秦逢華嶽碑亦列職方氏乃用職字蓋漢人簡質字相近者

輒假借用之初無意義耳史通內篇一又有周書者與尚書相類即孔氏刊豹百篇之外凡為

好一事章上白文武下終蠶豈豈有明允篇誠典雅高義時亦有未末恒說洋疑相參殆以後之

錄者也

兗州其浸盧維

閩按周禮作盧此從漢地理志○秦遷周書水經亦作盧

注云當作雷雍字也顏師古

盧水在濟北盧縣說文

水部

澠水出瑯邪箕屋山東入海徐州浸夏書澠

淄其道鄭讀非也

澠字

集證按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西有幾盧縣蓋亦沂也經水出今山東沂州府高州西北九十里箕屋山即澠山也東本遷壽城縣西折而北至萊州府昌邑縣東

北五十里入海○元折萊縣成以馬賈無澠澠水○馬賈音賈陸雍雅沮會同以證盧澠字之誤 水經澠水出瑯邪箕屋山又北過平昌縣東又北過高唐縣西又北過浮于縣東又東北過魯縣東又東北入于海注澠水源澠山澠澠曰仇云澠水出箕屋山澠南子曰澠水出覆舟山澠廣莫名也 黃氏辰立官義曰水經注澠水出登州諸城縣盧山即入台水也西北入兩縣杜佑通鑑盧水在濟德魯縣因水而名盧縣今屬東平府非盧水所經其說誤

王有三朝一曰治朝在路門之外宰夫司士掌之

案大官大學王既治朝則管聽治註治朝在路門外宰臣治事之謂 宰大之

聘享治朝之禮 夏官司士正朝儀之位辨

其責駭之等註此王日親朝於路門外之位

二曰燕朝在路門之內大僕掌之

夏官大僕王既燕朝

則正位註燕朝於路門之庭王親朝人之尊卑則燕朝 秋官司士註周 三曰外朝在臯門之內

內庫門之外朝士掌之

原注內謂一外朝一○秋官司士掌燕朝外朝之禮注外朝在臯門外庫門之內今言徒朝者天子以下大會殿亦古之外朝故 唐上八

典承天門古之外朝太極殿古之中朝兩儀殿古之內朝

闕按此則蔡氏書傳外門之內之說全非○元折秦唐六典之宮城南面三門中曰承天宮元正室大東陳設宴會教誨有華徐舊布

新受萬國之朝貢四夷之賓客則御承天門以聽政注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明堂則坐而視朝燕注蓋古之中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燕注蓋古之內朝也 見氏讀書志藏官類書六典二十卷唐元宗撰李林甫撰等注以三公三師三九府五監十二衛等列其職司官佐叙以品秩擬周禮六官云蓋周極治之禮也

鄭康成因左氏三辰旂旗之文謂王與公同服九章之衮

春官司服註

攷之經無所

見司服云公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則衮冕而止之章日月星辰也冕十

二旒取法天數豈同服九章無君臣之別哉郊特牲王被衮以象天注謂

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豈有周服九章而魯乃服十二章者乎漢明

帝采周官禮記尚書臯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備十二章得古制矣

折元案後漢書東服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益稷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 此時康成之說猶未出也秦祀記之服皆以初元漢承秦故至孝明始用東平王義之說初

禮記卷之六

卷之六

二十九

服旌冕衣裳元上種下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其以粉米為一物宗彝為宗廟畫畫從安國書傳

五刑之遺味謂官刑至隋乃赦崔浩漢律序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書刑正

義隋開皇之初始除官刑按通鑑西魏大統十二年三月除官刑非隋也

闕按官刑西魏雖除而於時土字分裂北齊天統五年猶有應官刑者之詔不似隋開皇元年亦行停止詳見尚書古文疏證卷四第六十二條○元圻案魏氏九經百義謂刑注疏同書云漢孝文帝十二年除肉刑疏云所赦者唯赦罪刑與刑三者其官刑至隋乃赦也尚書正義曰漢除肉刑除官刑除室刑猶室刑備官皇之初始除男子官刑婦人適別於官室浩漢律序曰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張華律注云以浩風人族序故不易也漢漢書禮制對案曰除去陰刑張晏曰官刑也則漢文亦除官刑矣或後乃復之曹孔之說蓋本張惠然漢刑志志文齊語曰古法有兩刑三罪而康四斷斷則左右疑合一凡三也又曰其除肉刑以易之亦相張惠然等語律曰浩當完者完為赦曰春當罰者罰三百當斬左右者皆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東坐受株柱法守暴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命復有犯罪者皆棄市詔既不及官刑而講亦不言所以易之此不除官刑之明證又司馬遷下獄蓋後漢安帝永初中裸體于毛織調除蓋室刑則崔浩之言為可據也

孫君孚闕按君孚字名升高郵人坐不麗黨籍談圃謂周官贊牛耳刑公言取其順聽不知生有耳

而無竅本以鼻聽有人引一牛與荆公辯云詩謂誰無牙刑公謂今按荆周

禮義云牛耳戶明者所執無順聽之說蓋荆公聞而知之闕按君明者所執五牛

之當作改文 繼序補以韓滉證之則牛與荆公辯言乃韓滉師也順聽之說本之孔中禮記注我初何言改今王氏訂義陳氏異說尚載荆公陳文厚森但既一處免之故以為無耳說耳○元圻案漢書禮制補三戎右曰犇牛耳狝列牛耳無竅以鼻聽也照者聽於人神故執牛耳正以不聽為戒無耳易於斗牛龍耳則蓋龍耳亦無耳先儒以為面生鼓簧為擊故也世之學者以為牛取順蓋知其一二而已 鄭語曰牛往至順用牛耳者取其順以為繫命也 張世南游宦記謂三子友人胡子震嘗謂于曰牛牛為畜聽之至易於順用莫知所本一日觀回下犇牛首到至耳耳不竅無孔始信其言之不妄 書經解題小說類孫公談園三卷臨王叔介再為之提舉詩書蓋多元澤及諸門弟子手寫錄于州 蔡條鐵園山巖談王不率率認為三經表時

萍氏幾酒猶妹土之語也禹惡旨酒易水酒之終以濡首為戒島嘗導民以

飲而罔其利或初榷酒酤書於漢武紀天漢三年春二其流害萬世甚於魯之

初稅畝元圻案秋官序曰幾酒註詩察注實通多及非時者疏時謂若酒性惡注載酒及酤飲酒及昏娶

性至於周官之禁酒皆比意及漢文帝為酒誦皇帝以為高禁民誦酒蓋恐耗糜米穀民食不足此核有重本抑末之意及孟羊建榷酒之利設心大不同不過私家人敢擅利公家却自專其利耳古者惟恐人飲酒至後來惟恐人不飲酒

大戴記二朝事篇取周官典命大行人朱子儀禮經傳以為朝事義元圻案朝

天子之官有典命官掌諸侯之儀大行人掌諸侯之儀等其爵故實賤有別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朝事義在儀禮經傳通解王朝禮一之下篇中多取朝事義之文書書經解題大戴禮十三卷儀禮都王宗傳流禮

延君九江太守次君皆受禮於后晉所謂大小戴禮者也今小戴四十篇行於世而大戴之書所存止此
公倍為多錄漢詔帝冠解則書始後人好善者宋鍾離書為之 又古禮經傳通解一十三卷集傳集注十四
卷本字據以古十七篇為主而取大小戴諸友地書傳所載最於禮者附入之 十三卷已成書故書數一篇
其十四卷章定未備改

考工記銘踰汶則死先儒以汶為魯之汶水列子釋文云按史記汶與噤同

謂汶江也今江邊人云狐不渡江說文貉狐類也踰越大水則傷本性
案列子湯問篇稱汶曰周禮黎驗汶則死鄭元云汶水在魯城北先儒相因為魯汶水皆大誤也案史記
汶與噤同汶中切謂汶江也非首問之汶案山海經大江北出汶山郭云東南巡鄆郡東北過巴東江至廣陵
入海陸詩外傳云魯者江出於汶山其始也定以為魯類是也又楚辭云汶汶山之清江屈曰明矣且列子與周
禮通言水土性質異則濛移有傷故樂四清以言之案今魯之汶水固不論數十步闊不過二百里揚厲皆渡斯
須往遠者孤嶺遊生死嶺隔矣說文云貉狐類也昔生陵陸陸旱地今江邊人云狐不渡江是明論大水則
傷本性致致死者也 史記夏本紀汶嶠號莒嶠元曰地理志嶽山在蜀郡 又曰汶山嶽江 水經岷
山在蜀郡曰道縣大江所出注岷山即清山水也水曰清山水矣又謂之汶 列子釋文一卷魯魯濛濛衣股故順
釋近時顯化任先生大楷得之於淮陰淮濱中別為摹刻又取古今本之異同標其略附於書後

有虞氏上陶 考工舜陶河濱器不若窳周陶正猶以虞闕父為之 方棟山云按考

據升為帝時所向不得取陶於河濱解也則王氏此說全旁左駁之○元圻案史記五帝本紀舜陶河濱河
濱器不若窳 雖非上東夷之陶者器若窳舜往陶器其平而器平 藝一十五年在魯丁庶曰言虞陶父為
周陶正以服事堯先王謂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謂以元女太姬配胡公而封諸東以備二獻 賦
註陶器正以服事堯先王謂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謂以元女太姬配胡公而封諸東以備二獻 賦

周人上輿 考工中庸或問軌者車之輶述輿之廣六尺六寸其輶述在地者

相距之問廣狹如一無有遠邇莫不齊同至秦然後車以六尺為度

輪人注掣讀為紛容掣參之掣疏云今檢未得愚謂卽上林賦紛紛浴節參

冶氏注鋌讀如麥秀鋌之鋌表記注移讀如禾汜移之移六字未知出何書

疏不釋其義或者農書所載歟 摩注移呂氏反

滴水云臬氏為量鄭元以方尺積千寸此乃九章米粟法某家舊有一古銅

敦乃周成王時物甘人侵虜命正人出師復虜賜有功師氏而數亦皆

備 元圻案考工記臬氏為量量之以為編深內方寸而過其外其實一編注編六寸四分也編十則通

嘉量之銘 其銘曰時文憲允鑿其極量既 祭侯之辭 下見 皆極文章之妙而梓人

荀虛之制文法奇古有飛動之狀蓋精於道者兼物物而後能制器莊子

備 元圻案考工記臬氏為量量之以為編深內方寸而過其外其實一編注編六寸四分也編十則通

方尺積千寸於今粟米法少 升八十一分之二 其數必容滿

嘉量之銘 其銘曰時文憲允鑿其極量既 祭侯之辭 下見 皆極文章之妙而梓人

達謂梓慶削木為鐻，鐻成見者，聆猶鬼神。以天合天道，與藝俱化，豈造物

刻雕之哉。

元坵案考工記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鑿斷傷曰備物，致用立政，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

大戴記二投壺篇云：嗟爾不定。

何本職謂云

侯為爾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女。

強食食爾，曾孫侯氏百福。此祭侯之辭也。與梓人同而略異。

元坵案梓人祭侯之辭曰

強食食爾，曾孫侯氏百福。此祭侯之辭也。與梓人同而略異。原注：法安設射不來朝者也。案此注引漢書郊祀志云：侯者射塚也。因祭寓意以為諸侯之戒。惟若擊侯母或若女不寧

侯不歸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謂侯自福。

白虎通引禮記射記曰：若侯不寧，侯爾不朝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謂侯自福。

不來朝者也。案此注引漢書郊祀志云：侯者射塚也。因祭寓意以為諸侯之戒。惟若擊侯母或若女不寧

司儀。

問君君問大夫君勞客注云：問君曰君不善乎，對曰使臣之來寡。

君命臣于庭，問大夫曰：三子不善乎，對曰寡君命使臣于庭。三子皆

在勞客曰：道路悠悠，遠客甚勞，勞介則曰：三子甚勞，疏云：未知所出。

何文或云是孔子聘問之辭，亦未得其實。愚按說死，奉使魏太子擊封中山。

遣舍唐開校說唐太子擊舍人使於文侯。文侯召舍唐見之，曰：擊無恙乎。舍唐曰：

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怵然變容。

問曰：子之君無恙乎。舍唐曰：臣來時拜書於庭，鄭氏所述蓋古禮也。

大行人注亦謂不恙。元坵案說苑奉使篇魏安侯到太子擊於中山，三年舍人始會唐歸率使安侯

召而見之，擊無恙乎。云云。安侯稱指左右曰：子君長貌，與是舍唐。曰：禮解人必於其倫，語侯無信，無以疑

之。曰：長大與與人，舍唐曰：君親之外，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禮。趙舍唐亦具異詞於外，備思

氏周長古義士伯厚曰：司儀問君云：云陳案，姜廿七年齊侯問曰：仲尼使墨是也。以為多文辭，服虔云以其

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脾辭。此書漢時猶存，故鄭引之。或說非無據也。

周禮劉向未校之前，有古文校後為今文。古今不同，鄭據今文注故云。故書

朱子曰：八虜八則，二夏三兆之類，各有書屬民，讀禮其法不可知。如戰之

陳其陳法不可見矣。何云朱子曰：自為一條。元坵案天官大宰以九執致邦國之用。曰：稽實

冥氏注鄭司農云：讀為冥氏春秋之冥。按漢儒林傳，吳都傅顏氏春秋之學

疏謂若晏子春秋呂氏春秋之類非也。元坵案漢儒林傳顏安樂字公孫魯，魯國人，疏實說顏安樂

故顏氏復有憂之學師古曰冥音昌善反 惠氏周禮云義秋官冥氏注王伯厚云云案夏本紀禹姓後有冥氏

王肅聖謚論議短鄭康成謂天體無二郊丘為一禘是五年大祭先非祖園

丘及郊祖功宗德是不毀之名非配食明堂皆有功於禮學先儒禮之聖

證論今不傳正義僅見一二唐禮志三曰識緯亂經鄭元主其說以禮祀

祀昊天上帝此天也元以為天皇大帝者北辰耀魄實也兆五帝於四郊

此五行精氣之神也元以為靈威仰赤熒怒含樞紐白招拒光紀者五

天也由是有六天之說顯慶高宗七年改元顯慶二年禮部尚書禮官議六天出緯書南

郊園丘一也元以為二郊及明堂祭天而元以為祭天徵五帝啓蟄而郊

郊而後耕而元謂周祭感帝靈威仰配以后稷因而所殺皆繆論也以上皆

樂也一元折案禮記郊特牲正義先儒說郊其義有秦案論論以天體無二郊即鄭丘園丘即郊鄭氏以為

天有六天郊各異今具歐鄭義兼以王氏維鄭氏謂天有六天為至極之尊其體既無一而鄭氏以為

六者提其意極清極之體其實是一論其五時生帝之功其別有五分以五配一故為六天惟詳註之禮論之

於帝祭命五帝之禮 吳法有虞氏謂帝郊郊謂祖廟也而宗廟此此論謂宗廟與天故禮丘也平五帝

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謂虞氏之祖出自帝母以祖廟配黃帝而祭故云以其祖配之廟又以祖宗為

祖有功宗有德其廟不毀鄭又以郊與園丘是一故鄭論園丘案祭帝出乎靈威仰生萬物之初故王若制

之初以木德王天下非謂木德之所生五帝皆黃帝子孫各改號代變而以五行為次高阿太極之稱所生

乎又郊祭鄭註祭感生帝唯祭一帝耳郊特牲何得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曰天唯此一而已何得有六又家

語三參陳王問五帝孔子曰天有五帝水火木金土及土分四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靈靈是五帝之佐也

禮三參陳王三可得補王補不得稱上天而得稱上天而鄭以為五帝為靈靈之屬非也

鄭以園丘祭昊天最為尊禮園人立后稷廟不立靈廟周人為魯不若后稷及文武以魯配若重之天何輕

重禮園之失所郊則園丘園丘則郊猶王郊之與與王郊異名而同處又王肅孔兄云禮官出黃帝股股出帝

重禮園之失所郊則園丘園丘則郊猶王郊之與與王郊異名而同處又王肅孔兄云禮官出黃帝股股出帝

難太略如此又云春秋緯紫微宮為大帝又云北極耀魄實又云大微宮有五帝坐星帝青白畫威仰赤帝曰

赤熒怒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紀黃帝曰汁光紀黃帝曰汁光紀黃帝曰汁光紀黃帝曰汁光紀黃帝曰汁光紀

之說後世莫能履至唐許敬宗始立論非之近世朱亦曰且疑二國志魏王肅傳時樂安孫叔然授學鄭

元之門人龐參聖說論 禮記元叔然駁而釋之 隋書經籍志聖說論十一卷王肅撰

古未有筆以書刀刻字於方策謂之削魯為詩書之國故考工記以魯之削

為良何云筆則筆削則削豈既書而後削 全云筆削之削非此削何說非○元坳案初學記削書中侯

名而筆獨得其名豈性更為之稱益耳故說文曰筆所以書也筆謂之筆其謂之不律撰謂之筆案謂之筆是

也余友王肅曰古人以筆兼書而書謂則以刀削去之非謂筆則削也左傳謂削以書示宰實事也于

聖削而後之是其證又考工記築氏為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按其形製斲如繩月必不宜於刻也

沙隨程氏曰禹貢冀州之北可以畫五服之地周官雍州之西不可畫九畿之地

師氏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司隸帥四翟之隸使皆服其邦服執其邦兵守王宮唐太宗擒頡利其酋長帶刀宿衛亦古制也然頡利率之變幾至危殆蓋先王德化之盛非太宗所能及慕容暉帝百蠻之名而不虔後患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元折案通鑑唐太宗貞觀四年辛未張弼相擒突厥頡利以獻上御禮受俘館之太僕以突利為朔州都督頡利為右衛大將軍其餘拜官有差後突利之弟結社率入朝為中郎將久不進朝會上幸九成宮結社率陰遣通人夜犯御營折衝保武關幸蒙擊斬之

遂師抱麇音歷史記樂毅書故鼎反乎麇室徐廣注歷歷也戰國策 新序

雜事 作歷室蓋古字通用元折案惠氏周禮古義遂師及空抱麇注二條者通社執紼有名也故云天子十人分佈六縣之上分布於後得所名為作歷也

太史大師抱天時注云大出師則太史主抱式以知天時史記日者傳旋式

正碁集說索隱曰式之形上圓象天下方象地用之則轉天綱唐六典太卜令三式曰雷公加地之辰故云旋式碁者筮之狀正碁蓋謂下以作卦

太一六壬其局以楓木為天棗心為地六壬之說許叔重曰水者準也注生數一成數五以水數配之為六壬也遁甲者推六甲之陰而隱道也

本黃帝風后之術孤虛者一畫為孤無畫為虛二畫為實以六十甲子定

四方占其孤虛實而向背之原注吳越書欽計祝曰孤虛謂天門地戶也 集說漢志五行家

禮志卷五子者舉 唐志五行類書公式經一卷六壬式經雜占九卷 後漢方術傳注遁甲推六甲之陰而隱道也孤虛者孤謂六甲之孤辰若甲子旬中戌支無為孤對孤為虛支趙彥博為宗資陳孤虛之法以對賊○也孤虛唐六典十四大卜令掌一筮之法比式占辨三式之同異凡用式之法注一曰雷公式二曰太乙式三曰靈私家雷三百六壬式士庶通用之周禮太史抱天時鄭司農云抱式以知天時也今其局以楓木為天棗心為地 同年王義暉采炎曰左傳襄十八年置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至子公孫丑下夫

鄭剛忠名傳 全云 解義如冤服九章九丘案王與之周禮訂義春官司服引熨謂曰王之吉服

之皆曰官服大裘不謂之羔裘而謂之大裘者惟其體屬冬大故以名凡裘之制故廣八寸長倍之前員後方
後員偏袂裳衷冬為裘裘夏為袷袷夏袷袷一龍衣裝自備故其屬凡不用十二章之制即羔九章祭之服從凡之所
服周之先王追王也其尸服衣故服袷以章之靈矣舜山龍自華蟲以下以章章曰華蟲以名服則曰鷩冕
鷩冕取其五色之著冕即章以名文也鷩冕其雉一物不可以備言以其皆毛物故因以色言曰鷩冕鷩有粉米
華蟲一章其章為罕故其字用布本文作紃字紃米兩物其為一章言粉其米以為章其在裳則當繡為鷩
章之言則當畫以在衣不可繡也元冕不名玉出之色衣既無文裘乃有鷩冕取其兩已相背之形有鷩鳥故
用白鹿皮以為升衣皮則其毛存也鹿之為物能求其類是以為鷩冕之意鷩鳥之章亦服赤色之衣裘衣升服
用白鹿皮以為升衣皮則其毛存也鹿之為物能求其類是以為鷩冕之意鷩鳥之章亦服赤色之衣裘衣升服

但曰冠蓋承皮弁之下以皮為冠也服則與服皮弁之服同皮弁白布衣冠并緋布 投田二等小司徒
此其別也冠蓋承皮弁之下以皮為冠也服則與服皮弁之服同皮弁白布衣冠并緋布 投田二等小司徒
但曰冠蓋承皮弁之下以皮為冠也服則與服皮弁之服同皮弁白布衣冠并緋布 投田二等小司徒

爵曰說者謂受田有九等之法此以七五為三等蓋因中以著明上下之義余以為此言六鄉受地之法
學禮者見逐人稱田里甲地粟一廬田田畝至餘夫亦知之乃謂六鄉受田之法與夫遂同特因中以著明上
下之義殊不知鄉之所畝自王畿之鄉遂都鄙至於隨侯之孫國凡投田之法自有四節大司徒言不易之地
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此一節也小司徒言上地家一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
六人可任也者一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一人此又一節也遂人言上地夫一廬田百畝家五十
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廬田百畝家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廬田百畝家二十畝餘夫亦如之此又一節

也夫大司徒言一廬田一節也即是四節故之大司徒徒言都鄙之制小司徒言六鄉之制遂人言一易之制大
司馬言諸侯國之制何以明之司徒言凡進都鄙而難以不易一易再易之地其為都鄙之制明矣小司徒言
上地中地而下地之制不難建國又不難辨田又不難辨地也

當食七人六人下地當食五人此因常法也六鄉在內不及十人九人但家有七人則投以上地家有六人則
授以中地家有五人則授以下地所以然者將以強內故也若八遂別授則不可與鄉同故別言之曰上地夫
一廬田百畝中地夫一廬田百畝下地夫一廬田百畝見其知舊法而已然又有萊五十畝萊百畝萊二百畝
不與鄉同則以遂地達而濟授之萊乃所以饒遠而已以爵位故大司徒大司馬大司馬大司馬大司馬大司馬
同小司徒與遂人同遂人掌投田則小司徒徒言投田矣遂人言六鄉之制則小司徒徒言投田矣遂人掌投田
之制何疑之有若夫外造都鄙則大司徒徒言故都鄙之田於大司徒徒言之施政職於九疊之外而今其軍賦則
大司馬車故邦國之田於大司馬言之以是

治兵大閱旗物之互建春官司皆引鄉詩曰軍旅
物也春官司皆引鄉詩曰軍旅物也春官司皆引鄉詩曰軍旅物也春官司皆引鄉詩曰軍旅

之禮官之司帶與夏官之司馬或稱之或辨之職雖不同所以一軍旅之目則一而已然王與諸侯或建
或舉又出平太師與齊至於禮則亦謂建之矣禮制曰建之矣禮制曰建之矣禮制曰建之矣禮制曰建之矣
矣軍旅又出平太師與齊至於禮則亦謂建之矣禮制曰建之矣禮制曰建之矣禮制曰建之矣禮制曰建之矣

庶幾不一則秋之術不可以不為變故法於外而民之所習亦不一有旗物建於大閱用旗物則異乎秋
職於軍中者可以互建今也所建所敷之官更互不其已也夫大夫士而合之則曰百官經則有州遂則有
庶幾不一則秋之術不可以不為變故法於外而民之所習亦不一有旗物建於大閱用旗物則異乎秋

庶幾不一則秋之術不可以不為變故法於外而民之所習亦不一有旗物建於大閱用旗物則異乎秋
職於軍中者可以互建今也所建所敷之官更互不其已也夫大夫士而合之則曰百官經則有州遂則有
庶幾不一則秋之術不可以不為變故法於外而民之所習亦不一有旗物建於大閱用旗物則異乎秋

庶幾不一則秋之術不可以不為變故法於外而民之所習亦不一有旗物建於大閱用旗物則異乎秋
職於軍中者可以互建今也所建所敷之官更互不其已也夫大夫士而合之則曰百官經則有州遂則有
庶幾不一則秋之術不可以不為變故法於外而民之所習亦不一有旗物建於大閱用旗物則異乎秋

庶幾不一則秋之術不可以不為變故法於外而民之所習亦不一有旗物建於大閱用旗物則異乎秋
職於軍中者可以互建今也所建所敷之官更互不其已也夫大夫士而合之則曰百官經則有州遂則有
庶幾不一則秋之術不可以不為變故法於外而民之所習亦不一有旗物建於大閱用旗物則異乎秋

庶幾不一則秋之術不可以不為變故法於外而民之所習亦不一有旗物建於大閱用旗物則異乎秋
職於軍中者可以互建今也所建所敷之官更互不其已也夫大夫士而合之則曰百官經則有州遂則有
庶幾不一則秋之術不可以不為變故法於外而民之所習亦不一有旗物建於大閱用旗物則異乎秋

庶幾不一則秋之術不可以不為變故法於外而民之所習亦不一有旗物建於大閱用旗物則異乎秋
職於軍中者可以互建今也所建所敷之官更互不其已也夫大夫士而合之則曰百官經則有州遂則有
庶幾不一則秋之術不可以不為變故法於外而民之所習亦不一有旗物建於大閱用旗物則異乎秋

庶幾不一則秋之術不可以不為變故法於外而民之所習亦不一有旗物建於大閱用旗物則異乎秋
職於軍中者可以互建今也所建所敷之官更互不其已也夫大夫士而合之則曰百官經則有州遂則有
庶幾不一則秋之術不可以不為變故法於外而民之所習亦不一有旗物建於大閱用旗物則異乎秋

庶幾不一則秋之術不可以不為變故法於外而民之所習亦不一有旗物建於大閱用旗物則異乎秋
職於軍中者可以互建今也所建所敷之官更互不其已也夫大夫士而合之則曰百官經則有州遂則有
庶幾不一則秋之術不可以不為變故法於外而民之所習亦不一有旗物建於大閱用旗物則異乎秋

庶幾不一則秋之術不可以不為變故法於外而民之所習亦不一有旗物建於大閱用旗物則異乎秋
職於軍中者可以互建今也所建所敷之官更互不其已也夫大夫士而合之則曰百官經則有州遂則有
庶幾不一則秋之術不可以不為變故法於外而民之所習亦不一有旗物建於大閱用旗物則異乎秋

庶幾不一則秋之術不可以不為變故法於外而民之所習亦不一有旗物建於大閱用旗物則異乎秋
職於軍中者可以互建今也所建所敷之官更互不其已也夫大夫士而合之則曰百官經則有州遂則有
庶幾不一則秋之術不可以不為變故法於外而民之所習亦不一有旗物建於大閱用旗物則異乎秋

庶幾不一則秋之術不可以不為變故法於外而民之所習亦不一有旗物建於大閱用旗物則異乎秋
職於軍中者可以互建今也所建所敷之官更互不其已也夫大夫士而合之則曰百官經則有州遂則有
庶幾不一則秋之術不可以不為變故法於外而民之所習亦不一有旗物建於大閱用旗物則異乎秋

庶幾不一則秋之術不可以不為變故法於外而民之所習亦不一有旗物建於大閱用旗物則異乎秋
職於軍中者可以互建今也所建所敷之官更互不其已也夫大夫士而合之則曰百官經則有州遂則有
庶幾不一則秋之術不可以不為變故法於外而民之所習亦不一有旗物建於大閱用旗物則異乎秋

庶幾不一則秋之術不可以不為變故法於外而民之所習亦不一有旗物建於大閱用旗物則異乎秋
職於軍中者可以互建今也所建所敷之官更互不其已也夫大夫士而合之則曰百官經則有州遂則有
庶幾不一則秋之術不可以不為變故法於外而民之所習亦不一有旗物建於大閱用旗物則異乎秋

庶幾不一則秋之術不可以不為變故法於外而民之所習亦不一有旗物建於大閱用旗物則異乎秋
職於軍中者可以互建今也所建所敷之官更互不其已也夫大夫士而合之則曰百官經則有州遂則有
庶幾不一則秋之術不可以不為變故法於外而民之所習亦不一有旗物建於大閱用旗物則異乎秋

人習知其為大夫士豈不易知欲郊里也縣鄙也。者不同名放其實則皆公邑之吏而已。縣遂塗地與夫封王子弟之餘地謂之公邑亦謂之閒田自其地言之名曰郊野自天子使吏治之名曰縣大夫公邑閒田之地既名郊野又名縣鄙何也蓋是田邑也有在六縣之縣者有在采地之縣者康康所謂謂一百里者四百里者縣者謂此地爾故所互建者荒也所迭賦者亦賦也或曰郊野或曰縣鄙不遠皆公邑之吏其人習知其為之吏豈不易知哉且夫周禮王畿之內官吏之衆大抵有三節曰朝廷之孤卿耳鄉遂之王大夫耳公邑閒田之衛吏耳民於勞瘁活兵大閱之時其聞習熟安其秋訓。且有軍制俾其旅雖異其人易識安得不如子弟之握頭目耶。六鄉六遂師都之異名。閱王世諸侯也孤卿也大夫士也不言可知若所謂師都者都鄙之長耳所謂州里者六鄉之吏耳所謂縣鄙者六遂之吏耳何以謂師都為縣鄙之長蓋四百里之小都五百里之大都皆案所聚也自有先道之吏言也田邑亦曰縣鄙也田邑之民為其宗室之邑師訓師都皆六鄉之遂大夫明矣何以州里為六鄉之吏蓋一鄉者五州之禮里室即民所居之鄉州長言大狄州里鄉師言受州里之役委善也六鄉言之則州里非遂之官明矣何以謂縣鄙為六遂之吏蓋一遂者五縣之禮遂有縣止有縣師故通縣鄙之遂為縣鄙猶稱州里知其為鄉也則縣鄙非鄉之官又明矣。陰陽之祀有用性之疑。地官牧人凡陽祀用騂牲毛之知用其牲也則縣鄙非鄉之官又明矣。九畿之國有朝貢之感。秋宗伯言其禮神者故以禮言牧人言其祀神者故以禮言禮禮之物象其功故天祀而地黃天於於壇祭天理於於泰物祭地其牲則俱用騂犧又與此再詳明辨之文不合以此為疑者疑禮者之過經之文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燔燔於泰折祭地也其下方用騂犧少牢於泰昭祭時也康成以其句讀以用騂犧之文連上讀其說曰地陰祀用騂牲與天俱用騂犧通矣。九畿之國有朝貢之感。秋大行人引縣鄙曰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明會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王朝所以傾給者諸侯之官為多話一獻來者皆謂此物二獻來者皆謂此物以至六獻來者皆謂此物則王師所備每時亦謂此物又小行人

小人合諸侯入貢每歲之常言有如此之布賜乎尤惟謂九州諸侯侯數數來朝曰貢物與夫六宰九貢及小人入貢則彼一者其說亦異也亦以為先王制官之注初無與也顧謂經者不深考其義而謂此行人言見與貢自是一事非聯之也侯服畿一見也其所常貢則祀物甸服一歲一見也其所常貢則犧牲與服三歲一見也其所常貢則器服采服四歲一見也其所常貢則服物甸服五歲一見也其所常貢則材物朝服同有歲數不同若其物則是其服每歲之常言可以為來朝故有貢字見者。豆區鍾金有多小之。差。考工記釡人別鍾謂曰欲諸家說豆區鍾金十字當為豆區鍾金之誤此所謂豆區豆區豆區只言豆區三而或說不言字所各而據成爲豆區則升多者用禮雅之文以謂初一升一釡爲豆故曰豆四升也故謂此豆容四升以之爲。則穀容一斗一升可以爲豆區鍾金之法先王之爲鍾金之法必不同但豆之豆容爲醴。世室重屋非明堂之制。匠人夏后氏世室殿入重屋南入明堂引說者之異同蓋不攷其詳爾。世室重屋非明堂之制。鄭鄭曰周禮夏商之後制度倍然亦因二代制作而增廣之記者欲言商人明堂之制。鄭鄭曰周禮夏商之後制度倍然亦因制故併述二代室室之制以見其來之有漸。說者多言寧澤中殿等爲殿等詳制度明經自昔有云其書。今四庫書不書禮。鄭則中周禮說主東之計義所採多與之字人衆案商人澤而初禮文與禮禮官於泗州禮別注五十七。古者國有閒田田有餘夫夫有閒民民有羨卒不盡其財力也。舊曰大戶已實言尹鐸爲言猶曰實其。至泰而自實曰。案史記始皇本紀三。至漢而數墾田。後漢光武初建戶數則周官可知矣。至隋而闕了口。隋書食貨志高祖令州縣大索隱戶口不實者正長連犯至頃改及戶口年紀。而文開相糾之利大功已下棄十折楮各爲戶頭十級皆爲。國是己月主。卷四。三十一

唐而括逃戶隱田

唐書元宗紀開元九年正月括田隱田元宗紀月二年文獻末使括逃戶及籍外田唐書宇文融傳時戶處別隱人去本籍說或謂賦稅窮相承歸由御史陳

便宜請按天下籍除戶一畝田以融為數田數應使逐道收戶八十萬田種是

於是財殫力盡民無樂生之心矣

取士之制其塗有三諸侯三年一貢士侯國之士也鄉大夫興賢能王畿之

士也天司樂教國子國之貴游子弟也

在折矣禮記射義古者天子之制諸侯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射宮計三歲而貢士重說云大夫

傳云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獻一貢士一禮謂之好禮而貢士也又知三獻者宋書

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漆以飾器用而已舜造漆器君臣咸謙防奢靡之原也

種漆成林重其征所以抑末而返樸也

元折矣鄭訓中解白漆之為物特為器用之飾舜造漆器君臣咸謙防奢靡之原也

可不禁其奢乎植至於成林則奢意無極特重其征非不仁也舜造漆器君臣咸謙防奢靡之原也

橫漆則無復事矣昔者成政之行雖曰盡善事之吾深器難信者尚多也乃以非大政事而不見不以與萬

男忠錫孫 孝 校字

餘姚翁元圻載青鞵

儀禮

元折矣國氏曰儀禮五萬八千二百二十四

三禮義宗全云禮云儀禮十七篇古禮三凶禮四賓禮三嘉禮七軍禮皆已禮

器注曲禮謂今禮也即指儀禮而儀禮疏云亦名曲禮原注笱朱文公從

漢書藝文志注謂儀禮乃經禮也曲禮皆微文小節如今曲禮少儀內

則玉藻弟子職所謂威儀三千也逸禮中書在月令注疏奔喪投壺釋文

引鄭氏云實曲禮之正篇又遷廟遷廟見大戴記可補經禮之闕全云至儀禮

逸經十入篇聖本於此○元折矣經義考引崔靈恩曰儀禮者周制書禮惟得臣禮三篇凶禮得四篇上自天子下自庶人其禮同等餘二篇皆臣禮實禮惟存三篇重禮亡矣蓋禮得七篇禮經經禮三百曲禮三千

其致一也註經禮謂禮也周禮一節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禮事也事禮謂禮也禮記禮記本數初議置周

官禮記鄭氏禮士大夫弟節於上書曰儀禮一經所謂禮也於禮特明皆有証據直宜鄭氏博士月令孟

天子巡狩禮王氏漢藝文志放禮 朝貢禮禮記注 王居明堂禮月令禮 丞嘗官禮注

朝事儀注 見于二禮註學禮見于賈誦書新書傳 古大明堂之禮見于蔡

豎玄論中厥集明 雖寂寥片言斷圭碎璧猶可寶也閩按孔聖文禮三十九篇論禮生宏

其自 朝事儀見大戴禮記卷十二非遂絕也賈誦引禮禮本禮記侯備篇克大明堂禮豈豈明言禮志無

非遂絕 ○元折案漢書藝文志禮家禮古經五十六卷經十七篇后氏真氏記百二十一篇七十後漢有序記也

明堂陰陽 王二篇南朝書道重王史氏二十篇阮孝緒注 今古禮出中其言禮皆曰自所學師元禮成

禮之事 有五十一篇無敗傳者後博士侍其生得十一篇鄭注 今之儀禮見也除舊皆亡從漢書禮記 元禮凡

所者 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儀禮之名始於漢也漢書禮記傳 儀禮大戴禮十書曰魯其王瓊

孔子 其效以為周禮古至於漢壁之中述禮百三十九天漢之末孔安國禮之生亦禮禮見其古文禮禮五

十一篇 其文以七十篇與高堂生所傳同鄭康成注此此七十篇多章古文作某則見當時亦見其書不知知

何只 解此七十篇而二十九篇不覺其無所聞也周禮天官甸甸其出其書禮書制法故書禮書為教士者禮教為純

純書禮書 也制書匹長元謂純經于巡守禮所云制書丈八尺純四拜與儀禮制書制制制制書元純四

尺制丈八尺 今孟春迎春于東郊注王居明堂禮已出十五里迎歲仲春祈穀于壇注禮記之禮下其四

必得 天材李春節節難註李春出疾于郊以禱春氣仲夏母母于節註母母感仲秋于方難註仲秋九門礙

禮以 發禮樂止表現仲秋發實嘗註仲秋農時民人于至之日時終至父母禮其父父水始禮註李秋後禮

冬命 樂師大吹而罷註李文命國為酒以合三族于子說小人樂禮嘗嘗于曰周禮其禮禮與仲秋乃命國

辨曰 以上鄭注外皆王居明堂禮文周禮夏官甸人祭則齊辨性禮祭書之禮有射來者儀禮禮禮六千

辨曰 以上鄭注外皆王居明堂禮文周禮夏官甸人祭則齊辨性禮祭書之禮有射來者儀禮禮禮六千

辨曰 以上鄭注外皆王居明堂禮文周禮夏官甸人祭則齊辨性禮祭書之禮有射來者儀禮禮禮六千

辨曰 以上鄭注外皆王居明堂禮文周禮夏官甸人祭則齊辨性禮祭書之禮有射來者儀禮禮禮六千

辨曰 以上鄭注外皆王居明堂禮文周禮夏官甸人祭則齊辨性禮祭書之禮有射來者儀禮禮禮六千

朝貢禮禮記注 王居明堂禮月令禮 丞嘗官禮注

禮記注

月令禮

丞嘗官禮

禮記注

月令禮

丞嘗官禮

禮記注

月令禮

丞嘗官禮

禮記注

月令禮

丞嘗官禮

禮記注

月令禮

丞嘗官禮

禮記注

月令禮

丞嘗官禮

禮記注

月令禮

六藝藝論五傳弟子謂高堂生之學蕭奮 蕭奮

蕭奮戴聖 ○元折案禮記

禮記注

禮記注

禮記注

士冠禮注今之未冠笄者著卷幘頰象之所生滕薛名國爲類原注國古丙反韻

集韻古國無韻字疏云卷幘之類○案士篇亦有國幘無國字 繅釋武榮碑元圜幘 元圜案武榮碑君議奏治當討意君章類○案武榮碑志古者有冠無幘其意也加首有幘所以素物故詩曰有幘者弁此之謂也秦後始稱作幘題名之曰幘幘者幘也頭首戴幘也至秦女乃高幘題幘之爲幘其幘巾爲屋舍後施放曹賈服之文者長其武者短耳未冠童子幘無屋者未成人也

兄弟畢殄玄士冠 注殄同也古文殄爲均疏云當讀如左傳傳五 均服振振

案今液古附注疏本脫當讀如左傳句近刻故本亦無此九字 按後漢輿服志秦郊祀之服皆以均玄既云當讀如左傳 均服振振

爲均之爲均禮玄爲均禮玄 益均字誤爲殄釋文之忍反亦誤集韻惠氏九經古義殄字即美之爲均皆均字也

士冠禮有醜用酒注以爲用舊俗士喪禮云商祝夏祝則禮之兼夏夏者元

案士冠禮注白上文通于冠於昨三加訖一禮於客位周法今云若不禮則兼用酒非周位故知先主法矣故鄭云若不能請國有舊俗可行某人用焉不改善也○案人者即周公制此禮禮用舊俗則夏夏之禮是也

二十爲字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比儀禮賈疏也二十已有伯某甫

仲叔季雖云伯仲皆配某甫而言至五十直呼伯仲此禮記禮 孔疏也朱

文公曰疑孔疏是石林闕按石林 葉夢得謂五十爲大夫去某甫言伯仲而冠以氏

如南仲榮叔南季之類然仲山甫尹吉甫皆卿士亦以字爲重元圜案士冠禮

唯其所當既賈二十爲字之時兼伯仲叔季呼之周文二十爲字之時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故禮弓云五十以上者稱君也 朱子語類曰上者初冠而呼伯仲其父五十稱伯仲除下兩字今人

敢斥尊者呼爲榮文之類今者嚴禮實然欲云益冠之時禮以此二字加之實未嘗稱到五十始稱此三字某初冠其不然取禮記看孔疏中不知前說疑孔疏是 禮弓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禮周道也石林某氏曰或言其冠禮而字曰伯某甫則曰稱仲何待於五十疑禮弓之誤此不然始冠而呼伯仲者在上此言其序次之所以爲字者在下其指也知伯仲仲叔叔季友之類是也至於五十稱大夫爲其某甫者則去之故曰伯仲而冠之以氏伯仲禮在知召伯仲榮叔南季之類是也禮弓言伯仲者非加之伯仲也去其某甫者而言伯仲耳孔子謂季相字未有以伯仲在下者蓋不爲大夫也然孔子雖爲大司寇而伯仲尼衰公誅之曰尼父仲山甫尹吉甫皆卿士之稱士而山甫吉甫猶通稱或者亦以爲重職 葉某氏

冠辭合月吉日吉月令辰五其文案此別見 詠誦語迅雷風烈九歌吉日公辰

良相錯成文元圜案士冠禮始加祝曰合月吉日始加元服葉翁幼志願與及德壽考惟願小爾靈福

以月之卒或加爾服兄弟員在以致厥德憂者無慮受天之慶慶辭曰甘醴惟嘉喜夏五芳拜受榮之以定爾
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醴辭曰旨酒既清嘉慶豐豐加元嘏兄弟員來友及時格亦乃保之再醴曰旨酒既
清嘉慶惟爾乃甲爾服慶惟爾有年祭此嘉慶承天之祚醴曰旨酒令芳邊豆有楚咸加爾服有升折延承天
之慶受福無疆字辭曰醴醴既備今日吉曰報合爾于黍稷曰嘉慶士攸宜宜之丁厥承受保之 宋陳旉
孫新語詳辭曰吉日對辰良以醴醴對其醴酒存乎云此是古人錯雜其語以為醴醴耳

士昏禮目錄日入二商為昏疏云商謂商量是漏刻之名故二光靈耀案惠氏

三光靈耀當亦日入二刻為昏不盡為明按馬氏云日未出日沒後皆一刻
作考靈耀

半前後其五刻今云二商者據整數而言其實一刻半也以上皆詩風東

義云尚書緯謂刻為商夏文莊全云 蕙華漏銘五夜待宵二商定夕蓋取

此原注蘇子美亦云二商而眼高春而起 賈味 賈准用天文訓曰至於漏體是謂高春高春乃戌時似說

○坵坑案士昏禮第一疏曰鄭目錄云十聚黍之謂曰昏為期而名焉必以昏者陽在而陰來已入三

商為數集於五禮也 蘇子美云禮持國書曰二商而眼高春而起靜夜明也 下 禮別圖云案禮以自

娛 夏禮字子喬江州德安人景德三年學京方正官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說文莊有文莊集云二十六卷

日謀賓介於先生尚德也旅酬以齒老者異秩尚年也大夫為饌坐干賓歐原父

東向爵也元坑案主人就先生而設賓介既飲引手天下有禮者三名謂鄉大夫飲酒是為高也 出原

豆之事則人知之委故固三者兼乎曰然何曰謀賓介於先生尚德也旅酬以齒老者異秩尚年也大夫為

饌坐于賓東向爵也三者天下之達禮也 鄉飲酒禮之禮其有四案此當賓於州

鄉飲酒一也文亦案鄉飲酒禮五六十者坐五十者待坐五十者待坐正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一也鄉射禮亦謂之

鄉飲酒一也案鄉飲酒禮五六十者坐五十者待坐五十者待坐正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一也鄉射禮亦謂之

鄉飲酒一也案鄉飲酒禮五六十者坐五十者待坐五十者待坐正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一也鄉射禮亦謂之

鄉飲酒一也案鄉飲酒禮五六十者坐五十者待坐五十者待坐正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一也鄉射禮亦謂之

鄉飲酒一也案鄉飲酒禮五六十者坐五十者待坐五十者待坐正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一也鄉射禮亦謂之

鄉飲酒一也案鄉飲酒禮五六十者坐五十者待坐五十者待坐正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一也鄉射禮亦謂之

鄉飲酒一也案鄉飲酒禮五六十者坐五十者待坐五十者待坐正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一也鄉射禮亦謂之

鄉飲酒一也案鄉飲酒禮五六十者坐五十者待坐五十者待坐正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一也鄉射禮亦謂之

鄉飲酒一也案鄉飲酒禮五六十者坐五十者待坐五十者待坐正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一也鄉射禮亦謂之

承爵不言大小耳 孫氏二禮圖說曰舊圖引禮記射禮之書作人形豐國名其君坐酒一國故許以

為戒疏引射禮說注云豐和菜豆而異射注燕禮說禮之說何所據乎且聖人一獻之禮實主自

拜此其所備酒也周禮中受詔至建隆 豐為戒恐非也 書孫觀題二禮圖 十卷國子司業太常

博士河南臨樂義讓自周顯德中受詔至建隆 豐為戒恐非也 書孫觀題二禮圖 十卷國子司業太常

博士河南臨樂義讓自周顯德中受詔至建隆 豐為戒恐非也 書孫觀題二禮圖 十卷國子司業太常

博士河南臨樂義讓自周顯德中受詔至建隆 豐為戒恐非也 書孫觀題二禮圖 十卷國子司業太常

博士河南臨樂義讓自周顯德中受詔至建隆 豐為戒恐非也 書孫觀題二禮圖 十卷國子司業太常

博士河南臨樂義讓自周顯德中受詔至建隆 豐為戒恐非也 書孫觀題二禮圖 十卷國子司業太常

博士河南臨樂義讓自周顯德中受詔至建隆 豐為戒恐非也 書孫觀題二禮圖 十卷國子司業太常

博士河南臨樂義讓自周顯德中受詔至建隆 豐為戒恐非也 書孫觀題二禮圖 十卷國子司業太常

博士河南臨樂義讓自周顯德中受詔至建隆 豐為戒恐非也 書孫觀題二禮圖 十卷國子司業太常

博士河南臨樂義讓自周顯德中受詔至建隆 豐為戒恐非也 書孫觀題二禮圖 十卷國子司業太常

博士河南臨樂義讓自周顯德中受詔至建隆 豐為戒恐非也 書孫觀題二禮圖 十卷國子司業太常

博士河南臨樂義讓自周顯德中受詔至建隆 豐為戒恐非也 書孫觀題二禮圖 十卷國子司業太常

博士河南臨樂義讓自周顯德中受詔至建隆 豐為戒恐非也 書孫觀題二禮圖 十卷國子司業太常

博士河南臨樂義讓自周顯德中受詔至建隆 豐為戒恐非也 書孫觀題二禮圖 十卷國子司業太常

博士河南臨樂義讓自周顯德中受詔至建隆 豐為戒恐非也 書孫觀題二禮圖 十卷國子司業太常

博士河南臨樂義讓自周顯德中受詔至建隆 豐為戒恐非也 書孫觀題二禮圖 十卷國子司業太常

博士河南臨樂義讓自周顯德中受詔至建隆 豐為戒恐非也 書孫觀題二禮圖 十卷國子司業太常

博士河南臨樂義讓自周顯德中受詔至建隆 豐為戒恐非也 書孫觀題二禮圖 十卷國子司業太常

博士河南臨樂義讓自周顯德中受詔至建隆 豐為戒恐非也 書孫觀題二禮圖 十卷國子司業太常

博士河南臨樂義讓自周顯德中受詔至建隆 豐為戒恐非也 書孫觀題二禮圖 十卷國子司業太常

博士河南臨樂義讓自周顯德中受詔至建隆 豐為戒恐非也 書孫觀題二禮圖 十卷國子司業太常

博士河南臨樂義讓自周顯德中受詔至建隆 豐為戒恐非也 書孫觀題二禮圖 十卷國子司業太常

燕禮疏四向流水曰東霽考工記之四正林賦之四注也兩下屋曰東榮

檀弓之夏屋也

原注土冠禮注周制自鄉大夫以下其室為夏屋○元坑案薛禮說洗屋于阼東南當東堂注曰云宮東堂曰人君為殿屋也漢爵殿屋四向流水故學廣以況周宮東堂明亦有西堂對士大夫言東堂不屋也 宋朱氏知若儀禮集解曰晉書禮志云水處出殿屋四向流水所謂四何政有東堂大夫以下無東堂洗東堂者 考工記殿人屋屋堂楹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周 司馬相如上林賦高麗四注重坐曲閣

夏侯勝善說禮服謂禮之喪服也師言注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則漢世不

以喪服為諱也唐之姦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師一篇而凶禮居

五禮之末五服如父在為母叔嫂之類率意輕改皆不達禮意者五服制

度附于令自後唐始原注見五代史馬縞傳 闕接已未庚申在京師與注統類論喪禮不合純翁

原注見五代史馬縞傳 闕接已未庚申在京師與注統類論喪禮不合純翁

賦余曰闕君行殿親在奈何嘆嘆與言喪禮凶事非禮也余對以此條徐原一官賢曰於史有徵矣於經亦有徵乎君其忠之余退而思得一事曰雜記曾申問於魯子曰吳父母有常禮乎由魯子曰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齋衰而往示之案昔者孔子沒他日子張向日子張向在見孟子子張死而曾投草方有母喪則孔子在時曾子母在堂可知也既在堂胡忍以喪禮往復有曾子問者乎曾曾擊節曰雖白練亦不能離矣 舊唐書禮儀志高宗顯慶二年長孫無忌奏今律疏有舅報親則服五服制度附于令不自後唐始 五代史記誤○元坑案薛禮說禮服人從君而居者長公東平人高學執節問非 師善說禮服 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 師言注

崇豐二院疏禮後序云自開元制禮大臣禮蓋主國朝章而山履之禮悉所革世之不學者竟取類以凶事之說而大曲其為 唐書禮志五曰凶禮關蓋至國有大故則皆歸時於撤棺此以凶禮事已則請而不傳 五代史維傳馬縞不知其世家唐莊宗許稱判太常卿總管夜麻提犯所以別統統辦雜禮叔嫂無服進而還之也唐太宗時有司議為兄之妻服小功五月今有司紛為大功九月非是廢曾子其謂太常博士段干木請議禮服給於大功者文也令與禮異者非一而喪服之不同者五服綱首取小功今皆太常博士段干木請議禮服服總合皆小功禮之不可同如此劉煦等議曰今於喪服無止文而唯服給大功假巧假愚附令而致無年五月凡喪服以開不應為定太常具五服制度附於令今有五服制雖存 通典卷四十九周制父在為母居也大唐前上元元在武太后 上表曰今為母服止一周雖心喪三在服由魯降稱謂子之制嫂叔不相為服自十四年宋宗謂侍臣曰禮有喪母之惡而嫂叔無服宜集學者詳禮中幾微等語曰嫂叔之不服蓋推而遠之比屬禮大同居則為母不嘗同居則不為母又從母之舅妻一人不相為服或曰深堂然可同日故謹按嫂叔無服自平皇是復叔父在同母及繼父他人之同父在為母庶幾廢周而心喪三在謂之尊母者則情申而禮殺也今若捨尊母之重斷嚴父之親莫純素之嫌貽非聖之害則事不師古有傷多教矣又五嫂叔不服禮疑也若引同變之經以忘推遠之說既非則聖亦謂難從蓋議而不從也

宋何承天傳云先是禮義有八百卷承天刪減并合為二百卷又王儉別鈔

條目為二千卷闕按南史王儉傳作十三梁孔子菴續二百五十卷隋江都集禮

毋降服在是而用不沒父母之名以自贖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故納室伯厚故世皆無異據遂封大國則又禮無加贈之通范稱呂諤死純仁臣大所以為子廷議是刃修百聞其議引經據禮陛下於過舉朱子曰紹興初行鄉飲酒禮其儀乃是高柳崇禎如何不若緣說只將禮記鄉飲酒條故這文字是貽笑于吾者也朱子文集八十四有行鄉飲酒禮者先聖文云一昨朝廷行鄉飲酒之禮而縣之有司奉行不謹容節辭儀短闊弊甚不足以稱明天子學道與處之意云云益謂此也

布八十縷為一升鄭謂升當作登登成也喪服篇冠六升注文疏曰云八十縷為升者此無正文疏師相傳豈是以今亦云八十縷謂之宗升即古

吳仁傑兩漢刊曰今織具曰筴以成之多少為布之精麤大率四十齒為一成而兩縷為一齒正合康成之說原注卷三升其屬者縞布冠三十升其細者○元坑案爾雅釋詁曰登成也登陸也孫氏正義

曰禮當作升元坑案爾雅釋詁曰登成也登陸也孫氏正義

聘禮注君行一臣行二疏謂出齊語今按此晏子之言見韓詩外傳衛孫文

子聘魯入登亦登叔孫穆子曰子不後寡君一等問按韓詩外傳魯上堂則趨授王則跪既退孔子問焉晏子對曰天望之禮君行一臣行二君行疾言不敢趨乎今若之受幣也卑臣故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文有禮未備孫文子聘魯乃文一義王氏引亦非集證曰左傳襄七年齊文子聘魯入登亦登止義曰聘禮公迎賓於大門內及前門公權入立於中庭納賓賓文曰福至於階二義公升二等獻之先實升登亦欲君行一臣行二言君先升華於堂於中庭納賓賓文曰福至於階二義公升二等獻之先實升登亦欲君行

孫文事○元坑案卷十香飲內篇雖下學子既而仲尼既問弟子在朝之子貢反饋曰執事子貢於禮乎夫禮曰尊而不隆堂上不趨授王不跪今學士始反此學士退臣仲尼曰聞南楹之間君臣有別焉君行其一臣行其二君之不恭是以登階歷堂上趨以位位也君若去玉耳故跪以下之朱子語類曰君行步趨而進臣行疾趨而疾故君行一步而臣行兩步蓋不敢同君之行而獨自步也國語齊魯君學子行于賈氏之間孔子君臣去除之禮一段說得甚分明

皮樹注云獸名張鑑三禮圖云皮樹人面獸形原注它書未見○元坑案儀禮士二張射禮君國中射則皮樹中射則皮樹今文

皮樹為繁監經義考通禮一張氏益三禮圖卷九卷依唐書張鑑為臺州刺史撰三禮圖九卷

詩禮相為表裏賓之初終施行葦可以見大射儀榘茨可以見少牢饋食禮元

案小雅賓之初筵篇大侯既設與矢斯張傳曰無射之禮受幣祭而射禮之大射正義曰以此篇為張射鄭則為大射因辨無射之數言已不同之義也故云射禮者看大射有賓射有無射大射者將祭筵於矢射鄭齊射者謂諸侯來朝與之射於朝燕射者因燕賓客即與射於殿大雅行葦篇曰既整四筵既約矣矢既均序齊以賢賓周之先王將養老先師尊賢臣射禮以得其中與者以為筵而射禮而射禮之大夫射禮者老與祭相類而亦射以擇賢則亦為大射禮射擇賢擇士之義故知此射必大射也小雅楚茨篇以安也伯傳安坐也伯勸也朱子集傳禮曰射於戶蓋祭設於殿入之戶為戶既既之便處廟中而拜以安之也伯勸也恐戶或未飽飽伯曰皇戶未實伯又食邑師主人不言拜傳案鄭注禮戶升葦藏主人皆拜安戶戶各拜葦坐戶告飽祝伯曰皇戶未實伯又食邑師主人不言拜傳案鄭注禮戶升葦藏主人皆拜安戶

燕禮公與客燕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使某也以

燕禮公與客燕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使某也以

燕禮公與客燕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使某也以

燕禮公與客燕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使某也以

請對曰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辭春秋辭命之美有自來矣

觀禮諸侯觀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

陳宣帝大建十年立方明壇于婁湖以始興王叔陵爲王官伯臨盟百官

此與蘇綽之六官蘇威之五教何以異○元折案陳書曰帝詔曰百官不幾於明壇

千泉錄及甲以中衛將軍揚州刺史始興王叔陵襲王官伯臨盟甲與舊吏婁湖臨誓刃刃分遣大使以盟誓遊四方上下相警不敢也王官伯兩處作王官伯王官原曰王官伯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一元折案陳書曰帝詔曰百官不幾於明壇

百官以末刑法疏緩代族貴賤不相廢越至陳之後叔人有善改變之無長幼悉供讀五教咸加以節節之辭

士相見義何云○元折案公是集載公食大夫載士相見義

見闕按士相見義劉敞補亡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取之○元折案公是集載公食大夫載士相見義

鄉先生謂父師少師教子闕也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書大傳語

之父師少師白虎通謂之左右師左師○元折案士冠禮注以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註鄉先生

先生及書傳父師皆一也先生亦有士之少師鄭本意有經云鄉大夫不言士故先生亦解不言士其質皆當

有士也書大傳略說大夫士之十致仕者歸其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新穀已入獲錫已藏而桑已入

入政事既畢單于皆入學十五始入小學凡八入大學凡八節說大義詳矣全十四十五日始出學備農事上老不坐于右塾老坐于左塾終年一出於後歸夕亦如之鄭注上老如之鄭注上老如之鄭注上老如之

後漢書班固傳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固撰集其事注帝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閣講議五經同異白虎通詳釋篇之教民者里皆有師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爲里右師其次爲左師

庠爲鄉學有堂有室序爲州學有堂無室有室則四分其堂去一以爲室故

淺無室則全得其四分以爲堂故深○元折案鄉射禮則鉤後內堂則由後外註曰鉤後

成周宣統之制凡屋無室曰榭疏曰不屋無室以深也者榭又州序而堂云序之制有堂有室也則此

篇曰室則由後外是也論語云由也升堂矣入於室矣未入於室也必有堂言此者見庠則室堂俱有對榭則有堂無室也

禮記闕按孔子夏禮讀司業李元理上言明經所置教在出身成以禮記文少人皆禮讀禮記在唐詩士爲

云禮記春秋左氏傳爲大經詩周禮禮疏爲中經易尚書春秋傳爲小經禮記經者五經固屬大

一若中經一經三經亦必讀一大經禮記大經僅九萬餘字左氏傳一十九萬餘字詩書九萬餘字之經而

誦習十九萬餘字者平參以同詩揚揚奏之明經習左氏者十無三正合所謂禮記文少者特較少於左

傳耳為之反給附藏於此○元拓秦銀勝老曰禮記乃萬九千二十字唐李元確請命書舉倉局禮等經
疏曰今明經所書存於出身殿以禮記文少人皆謂禮者禮儀儀為全數疏於禮代宗習之附錄及州學
無及四經殆絕 朕備講試二傳書無文字比禮記多較一倍公至嚴比周易尚書多較五倍是
以廣朝舊制明經若大經中經能習 傳即及多集明經為學者機十不一今明經一例多集人之密情
積少就易二傳無復學者禮記字少於左傳唐曰明書之

魏徵傳曰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傳徵二十篇數年而成太宗美其書錄

寘內府藝文志云次禮記二十卷舊史魏徵謂採先儒訓注擇善從之

諫錄何至錄卷上載詔曰以類相從別為篇第并更注解文義粲然宋元劉思忠

錄亦載此方慶所集會要云為五十篇合二十卷原注傳以卷為篇何元行冲傳開元中

魏光乘原注集賢請用類禮列于經命行冲與諸儒集義作疏將立之學乃

采獲刊綴為五十篇張說言戴聖所錄向已千載與經並立不可罷方嶽山

於禮則戴記廢矣此語原仲無公云謂列魏孫炎始因舊書適類相比有如鈔稷諸儒其非

之至徵更如整次乃為訓注恐必不可用帝然之書留中不出行冲者釋疑

曰鄭學有孫炎雖扶鄭義乃易前編條例支分截石開起馬他增草向踰

百篇葉遵刪修僅全十二案下文魏公須筆意經緯細說之稱深經文不同未魏氏

采眾說之精簡刊正芟蕪原注集賢注孫炎說曰孫炎始改書本以類相從以舊書聲律比為

刪節方嶽山云此魏朱文公惜徵書之不復見魏徵之所作也此張說文人不通經之過也

何云六物行若以新廢行冲謂章句之士疑於知新果於仍故案釋疑原文章句之士

仍舊書本傳堅持旨意存難知勅比及百年常有明哲君子恨不與吾同世者觀文公之言則行

冲之論信矣原注隋志禮記三十卷魏孫炎注禮記詩餘論毛外又有詩譜十卷宋葉遵注即行

皇太子及諸王并藏本于秘府初徵以禮記禮記秦魏葉遵之條流不次乃刪其所說以類相從為十篇

合二十卷上書賜物千段張說駁行用徵類禮書云今之禮記是前漢戴德戴聖所編錄已向千年

若為經解不可刊削至魏孫炎始改書本以類相比何云行冲等辭徵所注勅代自然與先儒聲比音隔

更加整比兼為之法先朝雖厚加賞賜其書小竟不刊九篇為小戴書十卷長儒梁人宋

純若欲用猶恐未可釋文敘孫炎刪禮記三四篇為人十八篇謂之二戴書刪大戴錄為四

奉朝請唐志作葉遵唐書儒學傳元元帝行冲以字顯後魏常山王素遵後封常山縣公又藝文志
禮記類司馬他居官掌朝新書八卷又禮記亞朝新書十卷並王穆約注書孫炎禮典故魏魏鄭公諫錄五

卷唐尚書郎鄭冲與孤王蘇憐料于方慶曰字行所錄魏公遺書對之語又自公故事又唐會要一百卷司空不章書言王薄薄物撰初唐德不時歷年據四丁春武宗朝舊錄卷四十一卷王真通又採置宗以後故事其成昌及職官集會注記二卷宋敏求唐書注記二卷北堂書錄事院院志未子氏及陳中故事 朱子偶讀漫記曰魏徵小戴禮經集不倫更作類禮一編今此書小戴見其可惜也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至是以君子恭敬擗節退讓以明禮見賈誼新書禮篇

劉原父謂若夫坐知尸立知齊乃大戴記曾子事父母篇之辭若夫二字

失於刪去何云鄭注以若夫為讀然則曲禮之所採撫非一書也問齊之上曰孝子唯乃後故父

母安之語構○石坑探錄注若夫言欲為丈夫也春秋傳是親殺非夫 劉原父七經小傳卷曾子曰子唯取曾子之言而語焉若夫不然則全脫一體失節觀以上十五字 朱子答潘恭叔曰曲禮雖取諸禮經要之語集以成編雖大意相似而文不連屬知首章四句乃曲禮已經之言款不可長以下四句不知何書禮文自為一節皆樂取之辭也賢者以下六句又當別是一書謂財母得以下六句又見一書不樂取之辭若夫坐知尸立知齊劉原父以為此乃大戴記曾子事父母篇之辭若夫二字失於刪去鄭氏乃謂此句為夫夫之率耳說誤矣此諸傳之禮從宜從俗當又是一書

恒言不稱老漢胡廣年已八十繼母在堂言不稱老元坑案徐漢書胡廣傳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嘗帝與六傳陳

賜果於君前其有故者懷其核說苑幸使晏子曰賜人主前者瓜挑不削楸柚不剖漢

桓榮詔賜奇果舉手捧之以拜元坑案徐漢書桓榮傳榮字伯通汝南人也嘗帝與六傳陳桓榮字伯通汝南人也嘗帝與六傳陳

榮入會庭中詔榮前來受者皆便之舉獨舉手捧之巨揖帝笑指之曰此真儒生也巨巨笑竟取厚

儼人必於其公偏說苑幸使魏文侯封子擊中山倉唐奉使文侯顧指左右曰

子之尹長執與是倉唐曰儼人必於其公偏諸侯無偶無所儼之曰長大執

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益是之文若

列女傳孟母曰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將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也將入戶視必下

過也人今曲禮闕一句疑將酒舍未固孟子曰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亦本

於曲禮元坑案漢書劉向傳以為子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婦與國朝家可法則及駢體亂之者序次為列女傳凡篇

在醜夷不爭唐沈季誥事母孝未嘗與人爭皆以為仗季誥曰吾仗季為人

子者可遺憂於親乎哉 元圻案唐書友傳沈亞之字士本汝州懷首人少孤事母至孝云云貞觀中侍母渡江過蕪湖母渴死亞泣號呼投江中少選甚母得浮出水上

古者王司敬民豈有獻民虜田以并稷豈有獻田宅無總于貨實豈有受珠

玉記禮者周之末造也 元圻案正義古田宅案為官所獻本不屬民或有重獻為者上所賜故得有獻 臣民大歸禮記無曰歸伯振許田春秋譏之此必周衰變禮即宋地得之者先禮之先禮亦非已可禮與人者 說郛或成于外宅以居之類其曰獻者候人使知吾之也此說則得之

張拱出曲禮注 原注注中不翔注 葉拱出書大傳 原注字夏葉拱而進文家語師董子辟雍葉拱行而張拱曰辨 葉拱出書大傳 而對注兩手清其心○元圻案今太書曲禮無葉拱出書大傳惟兩字大傳補遺曰魏文侯問于夏子夏方遷然而退見文選四十四盧氏文昭者莫曰周學記關弓大傳作子夏葉拱而進

君子欠伸一章余在經筵進講謂君以自彊不息為剛臣以陳善閉邪為敬

講經理詩古今有夜分日昃而不倦者上無厭敷之心下無顧望之意是

故學以聚之而德益進問以辯之而理益明蓋因以規諷云 闕按王氏在經筵為度宗咸淳元年

乙丑值人日雲常問有何故事以唐李嶠李文等應制詩因奏者雲過多民生饑寒方寸仁發當謹感召

古以空軍戰春秋時鄭晉有徒兵而騎兵蓋始於戰國之初曲禮前有車騎之人

節言呂騎戰其書當出於周末 案正義曰古人不騎馬為節 然左氏傳左師展將以

昭公乘馬而歸昭公十五年 公羊傳齊魯相遇以鞍為几昭公二十年已有騎之漸

程大昌雅錄云古皆乘車今古公賈文曰走馬後世始云曰乘車為騎蓋詳款之遺不數騎而半當備其端

則乘車時有美云同行豈天文獻配亦善騎馬則後秦詩云行以騎乘通以乘騎車亦如之註在于大雅之中

載疾速曰走車既可謂之捷則亦可謂之走何云謂來朝走馬或徐西戎之俗○元圻案傳氏禮記義

載陸氏個曰古無黃帝以車戰車尤以騎戰文為舊相者以騎為几則軍之有騎尚矣胡氏銜曰春秋時左師

展以昭公乘馬而歸此騎之漸此言騎知禮之漸也

曲禮禮器內則疏引禮義文按隋志禮記言表儀一卷射 闕按今本作射○隋志注

一卷 原注又言義禮七卷○元圻案唐書禮志云射禮小戴禮記音 卷 釋文序錄射義字孝宗

氏撰 原注又言義禮七卷○元圻案唐書禮志云射禮小戴禮記音 卷 釋文序錄射義字孝宗

經義考引冊府元龜射義字孝宗為中書臣撰撰義本論五卷禮記音 卷又禮記禮唐志一十六卷按

陸氏釋文每引禮記禮義知五樂人呼容十二石者禮記音 卷又禮記禮唐志一十六卷按

魚而節文竹之湯儀之為移也符長符謂曰禮儀之屬長禮儀屬五寶之屬長儀屬志有禮記禮

二十卷經言脫去義字即是書也凡此禮疏亦引之 案王氏謂禮疏所引禮義即經義所攝較條也據

檀弓載甲生辭於狐突曰伯氏不出而圖吾君澹庵胡氏謂狐突事吾未嘗

去此云不出記禮者誤案此語胡氏錄諸記傳之愚考音語甲生敗翟於稷桑而

反譏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甲生使益足言益於狐突曰伯氏不出去吾君

何胡氏益未考此非記之誤也元折案五十五九胡論禮記傳十八卷

檀弓筆力左氏不逮也於申生杜黃作原注禮事見之致堂胡氏曰檀弓曾子

門人其文與中庸之文有似論語子思檀弓皆纂修論語之人也闕於康成

語曾子游夏等非檀弓元折案檀弓正義曰秦獻自錄一名曰檀弓者以其記人善於禮故有姓名以顯

今山陽有檀氏此檀乃在六國之隙宛者徐梁子梁六國時人此篇中仲梁李故知也釋文檀弓喻人

家語終記云泰山其頽則吾將安迎梁山其壞吾將安仗詩人其秦吾將安

放檀弓無吾將安仗四字或謂虞踐劉美中名才郎家古本禮記梁山其壞

之下有則吾將安仗五字蓋與家語同元折案欽定禮記卷第九疏坊傳曰劉向書

九嶷山在零陵西而云舜葬蒼梧者文穎曰九嶷山在蒼梧半在零陵元折案

元封五年文行南巡狩望祀虞舜於九嶷注應劭曰舜葬蒼梧九嶷山名今在零陵營道文穎曰九嶷山生在

蒼梧半在零陵師古曰文穎是也

曾子之子元申子張之子申祥子游之子言思皆見檀弓闕於言思為甲莊妻之姪

家也元折案檀弓曾子發疾病曾子曾申至於鄭注元申曾參之子又子張病召甲祥而謂之鄭注甲祥

春秋繁露言爵五等其分土與王制孟子同又云附庸字者方二十里名者

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蓋公羊家之說元折案繁露言爵五等其分土與王制孟子同又云附庸字者方二十里名者

唐一代兵之然則其地列奈何曰天子邦城十里侯百里伯十里男五十里附庸字云云春秋注

公羊年制取諸王幸公羊傳曰刑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入不若大夫大夫不若士士不若

人若大夫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入不若大夫大夫不若士士不若人若大夫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入不若大夫大夫不若士士不若人

王制注小城曰附庸庸古墉字二莽曰附城蓋以庸為城也王莽曰以下字圖

集註大雅當高因是謝人以作附庸手應庸城也王制正義曰庸城也謂小國之城小國自通以其國事附於

子春中氣也唐一行改在雨水之後公不封氣亦以緊氣在雨水前舊圖於雨水下注行律來雖今雨水在驚蟄前未知劉訥所改抑亦一行所改也觀宋本封氣為驚蟄故改而未能至後人始以是書之元吳氏采二十四氣論天生木人物之生皆始於春春屬木不生於木今歷立春後雖以雨水宜也封氣片為泰天氣下降當為雨水一月天氣舊在不上當為驚蟄今歷先雨水而後驚蟄亦宜也王氏此條與舊野說雜證略同

周書序周公舜二十四氣之應以明天時作時訓唐大衍歷議七十二候原

于周公時訓月令雖頗有增益然先後之次則同自後魏始載于歷乃依易軌所傳不合經義今改從古秦書唐書歷志第十七上原注李善引以家云魏德歷凡七十一餘日一行改從古義集論曰在歷後魏本李善造正光歷北齊宋景業造正光歷後周漢上易甄吉造天行歷隋張貴造周皇歷唐曹士宏歷唐傅仁均造乾元歷唐李淳風造麟德歷凡七家漢上易

氣圖說云夏小正具十二月而無中氣有候應而無日數時訓乃五日為候三候為氣六十日為節二書詳略雖異大要則同易通卦驗所記氣候比之時訓晚者十有四早者二當以時訓為定故揚子雲太元二十四

氣關子明論七十二候皆以時訓何云謂下有脫字又云今歷家謂每月無中氣五中氣

氣全非謂歷本上無中氣也蓋夫其氣皆何時說○元祐崇寧間高麗月曆卷三月中氣節水者凡數節而三月中氣小滿夏至大暑秋二月中氣秋分霜降冬三月中氣小雪冬至大寒臨無中氣二節指前後二間

時訓月令七十二候凡十一候即節節漢上易對氣圖說亦止於皆以時訓非此條有闕文也

南時則訓曰候應北原注月令注今月令鴻皆為候而不言北蓋來年本北字康成時補未教故曰今日令鴻皆為候者但月令出有先後入書記者為仲秋鴻應來呂氏淮南曰候應來李

秋鴻應來賓爵人大水為給時訓作化無給與小正曰九月遊鴻應呂氏淮南曰候應來高誘許叔重注以候應來為句實空改曰賓爵○此呂覽高誘注文

冬應北鄉小止在正月易說在原注正義謂節氣有早晚○元祐崇寧四庫全書總目

文即是高誘列不可曉然隋唐宋史皆許高氏注故列陳暹胡莊王棟文引淮南子注網許慎李善文選注殷啟順列子釋文引淮南子注或補高誘或稱許慎是原有二注之明證後傳注散佚刻者誤以誘注讀慎名也高誘後漢書無傳其淮南子注自序云自誘之少從故侍中司馬孫君受其可讀建安十年乃得思先師之訓為之注解陳振孫曰慮舊有補也則誘乃漢末人後漢許慎傳相補少則學疑高誘讀慎推說之前許慎之高誘之前數十年使慎先有淮南子注誘序向云說許人少為淮南者則說後連子許慎傳祇言撰五經異義說文解字傳於世或慎本無注而後人誤以誘注為慎注載於呂覽之篇高誘注古無一說今呂覽注明

以爲學連下謂而淮南法則又曰屬以仲秋先至者爲主後至者爲賓不應互異如此殊不可解月令正
曰屬北極有早有晚早者則此月北極既昏一月乃北極故見說云一月驚蟄候屬北極夏小正屬北極先
言應而後言鄉者何也見應而後數其鄉也鄉者何也鄉其地也北極爲居何以謂之居且長壽宮九
月遠屬應先言應而後言鄉何也見應而後數其鄉也北極爲居何以謂之居且長壽宮九
應之盡也如不記其鄉何也曰應不必屬小正之鄉者也未傳氏松筠注屬是夏長壽宮遠無去也釋也
欲定禮記說屬非中國之屬則月令記屬爲詳以至於陰而能從陽非中國而如有中國故軍之重之故
詳之十一月屬北極則七月屬南極可知鄉之未嘗行也正月屬陽歸營行未至北也八月屬陰來營行未至
南也九月則屬之至矣九月來實則三月至其鄉可知而詳於南其所見也略於北其所不見也略於南曰來
曰來實客之也曰屬固非中國之屬也實不歸蓋高廷賢之謂不爲無據而春秋五岳皆言屬應來則謂
大鷹也若來之義止 楊升庵曰鴻應之鳥不逐南翔外北相知時之無也然其行從後八月鴻應來乃
之也此說出意之千實宋人述之以爲的論秦呂覽季秋知候屬高壽注是月候時之屬從北方來之
彭蠡蓋以八月來者其父母也其子羽翼鴻弱未能及之於是月來過周雖也然則干書之說本於高壽

魚上冰夏小正曰魚陟負冰原注陟升也負冰去者言鱗鱗 淮南曰魚上負冰原注注屬

動一負冰也程易曰淮南原注魚上無 臨石新論宋吳謂小戴去一負字於文爲

闕然時訓與月令同呂氏春秋亦無負字

仲冬虎始交易通卦驗云小寒季冬鵠始雩詩推度炎之復之日雉始雞乳

通卦驗云立春皆以穀節稟有早晚也元祐宋呂公著云立春義節始生此說較諸者皆十

雞乳首爲通卦驗云雉始雞乳在立春節與此同心立春在此月也通卦驗云小寒虎始交豺祭獸也此季冬
不言春又不員也若節氣晚則季冬虎交若節氣早則在仲冬故仲冬虎始交 楊升庵曰員字水注案問
亦訂定今下 樞真王世行呂氏春秋及歷中庶數不知秋始華爲小桃華雪乃變錄下有芍藥華田風
化爲鳥下有芍藥華王世行在赤前生若葉秀作秋葉華葉生至小暑至作大雁擊壤雞乳戶風
有景天華惟見通卦驗亦載節候而其書今亡類書所引若條風至而柳柳柳風至而博勞鳴鸞無聲涼
風至而鸚鵡鳴風至而鸚鵡鳴日至于而泉鳴泉鳴即水泉動也可考古今節候之異同備錄於此

月令正義穹天虞氏所說不知其名按天文錄云虞夏作穹天論隋書雜志

禘 晉天文志云虞籥立穹天論髣髴皆虞翻子也虞夏安天論云族祖

河間立穹天籥爲河間然則非禹也問按三國志虞翻傳第六子虞象字子也○元

曰蓋天一曰軍天二曰晷夜四曰昕天昕謂日者是吳時魏晉所說五曰穹天云穹隆在上虞氏所說不知其
名也六曰安天是晉虞夏所論 宋書天文志晉成帝咸寧中虞夏族祖河間問人符魯文立穹天
論云天形爲穹隆如覆斗其際周接四海之表浮乎元氣之上 太平御覽一虞夏安天論三曰天體者三
家傳蓋之說具存而晷夜之說誠有意義之而未逮也晷夜之說蓋昕天論又視族祖河間於穹天論
鄙意多嫌蓋以爲天確非在右而係多形地確蓋在下自是時之體高相覆覆方則俱方圓則俱圓無方圓不
同之義也 或謂傳注書稱曰籥字也禮記第一十五卷虞書言入宮除河間而于文韻集八十吳
向書序中言在虞倫即張扶弱異書鼓風 晉書禮傳虞夏族祖河間人專心經傳義說稱乃者
安天論以難灌益 唐書聲海潮賦序六曰穹天自注云蓋傳作

宿離不貸禁邑曰宿日所在離月所歷元折案衛氏禮記集說山陰陸氏佃曰宿離不貸禁邑

以初為首而其則驗與時盈縮有變存焉鄭注禮記如傅個之禮謂且屬馮杜氏侯章氏輩天文官相與宿禮者候伺不得差也唐師尤庭恭明書外曰不顧經天文為穿察者稱亦能然歐義者顏師古匡謬正俗曰被易之離卦象辭曰日月麗乎天百穀麗乎土云宿離不貸宿即星辰離則日月蓋麗上言星辰日月且更無別宿居然可曉何為改離作宿也

地氣上騰注農書曰土上案一本作長冒椒陳根可拔耕者急發止義云汜勝

之書也正義曰農書九家百十四篇神農王禰神農十卷氏十卷董安國十四卷尹都尉十四卷氏五

置椒以候土宜言椒則陳根好種可拔而去耕者急發謂其地也唐中和節進農書拔會要乃武后所撰兆人本

業記三卷古溫進表云書凡十二案古溫表篇館閣書目云載農俗四時種

蒔之法凡八十事闕按汜勝之遺成帝時為詔頭使教田二種有籽田者師云書十八篇○元折案

漢學下古傳記重陽或說陳除雖因舊俗與家夏祭敬治當時族以春方發生候維仲月勾萌畢達天地同和

見日池靈書全年一月百言以中和節黃子曲中上賦詩以錫其年以中和節於五百言連太后所撰兆人本業記云唐書古溫傳載代百篇進農書表云伏惟故事每年一月一日以農器方輿百寶具則天大

聖皇后所制兆人本業記表進者云云案會要於元正五正月書勅百發於正月一日進農書於六年

一曰禮記合令曰節氣本節節氣兆人本業記表進者云云案會要於元正五正月書勅百發於正月一日進農書於六年

月令冬祀行淮南時則訓冬祀并太元數云冬為并唐月令冬祀并而不祀

行元折案太元數第十二六為水為北方為冬帝顓頊元天皇皇從其位稱為介為禹為顓頊為顓為并

內地也冬守也在內故謂之一作并水給人冬水天故祀之欽定禮記義疏揚雄書氣志云冬祀并

藉其水置火管守在養人而夏火冬水亦於義為合祀即也易曰往來井井高宗曰井於汲道之秀故云祀并

若家而之井出祖則祭之無常時不常列於五祀中也楊氏慎曰井即井也井井其井也古者八家同井

非有異也王敦陸曰唐石經禮記第一即禮制正月令月之節其祀行禮云謂於五時謂冬冬曰皆祀

行唐六典禮部郎中條下冬享太廟兼祭行一唐藝文志禮類御判定禮記月令一卷養賢院書上李林甫等

鷹化為鳩陰為陽所化爵化為蛤隄為陰所化萑茶如節惡變之而美芝蕙為

茅美變而惡元折案禮記集說嚴陵方氏慈曰鷹好技而難以秋思好食而出之及昏陰也鳩為鷓鴣

陽類也卯辰者屬之申故春則屬之為陰之極也故立秋則屬之為陽蓋陰陽所化爵乳子而集以香雉來雖而雉以類皆陽類也蛤皆陰類也節皆陰類也改者陰之極也故立秋則屬之為陽蓋陰陽所化爵乳子入大水為黿蓋陽為陰所化物理如此詩大雅綿華茶如節養之原地在岐山之南黿黿肥美其所生

茶雖有性若日知飴也 離嬰養熟化而為茅法失其本性也言草更為小人心信更為恠偽也

曲禮隋王劭勸晉宋古本皆無稷曰明棗 一句立八疑十二證以為無此

句 案此曲禮正義文○集禮唐氏九經古義曰王劭勸晉宋古本皆無稷曰明棗一句按周禮大祝六號五

句○蓋就注蓋號為黍稷能多穀也曲禮曰黍曰稷曰粱曰嘉就此注所引蓋無稷曰明棗一

句當在上證之一也又獻帝朱勳祝辭辭所載二元武朱毛剛賢晉張昺齊書白嘉誠謝靈運本而不及

明棗又蔡邕種蘭義宗周禮性之別名及案就字皆則曲禮同稷無稷曰明棗句○元圻案隋書王劭傳

劭字明棗首卷一本作明棗古本無此句○德盛禮記書記十卷時人服衣結再陸氏釋文禮記音義

黍同號耳

公孫宏不好問近乎知今中庸作好學 闕按宋袁奪傳人對益若臣昨勸陛下勤於好問而聖

云中庸曰好問近乎智漢書八家表上書引禮記亦云好問師古曰疑則問之改或其智○集證曰後漢傷行

杜喬傳注禮記作好問近乎知

王制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保傳傳 傳名 請不知日月之時節不知先王

之諱與大國之惡不知風雷雨電之胥太史史也任也愚謂人君所諱言者

災異之變所惡聞者危亡之事太史奉書以告君召穆公所謂史獻書者

也 元圻案王制篇注曲禮記案書也論先王之是與日若子卯胡氏益慶記曰請諱人主所諱言而惡

也聞者貴天下人主惡聞其過是也故下云後說賈誼新書禮職篇作不知日月之時節勸國之大忌

闕按此有重訓言工學專用心於內者然歟全全論禮禮言天地萬物之理當用心於外耶是早義外之

禮運致堂胡氏云子游作呂成公謂蜡賓之歎前輩疑之以為非孔子語不

獨親其親子其子而以堯舜禹湯為小康是老聃墨氏之論宋文公

謂程子論堯舜事業非聖人不能三王之事大賢可為恐亦微有此意但

記中分裂太甚幾以帝王為有道則有病元圻案呂成公與朱子書曰胡文定春秋

白首謂聖者疑之為非孔子語蓋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而以堯舜禹湯為小康是老聃墨氏之論明曰狀

屢夏春秋有處於天下為公之知此乃繩墨未末人心各有不知覺於忠孝王政禮曰禮運上卷曰自大道

之行也至言謂大同為明五帝時事自今大道既廢言謂小康為明三代後堯之事故朱子謂親其親太甚

被禮山師文推言曰嘗疑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近乎堯舜矣文亦示以為然及見稽案說禮不獨親其親子其

子故知能親親而子與子並于老幼及人同意不覺詞而卷定

也學者宜切磋商之元折案禮運言履德問曰天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於是《坤》而足徵也

坤乾書坤乾之義夏時之季言以是觀之 衡星垂露氏鐘曰觀其義與等者聖人之觀其平他人之觀也夫上天下澤所以為禮而乾地之為禮以地為首者有其義也陰陽猶操更相為始而夏時必以寅為首者有其義也死於地之自下而上則知禮矣禮者無不通且又有與法地之意蓋死四時之自始而終則知禮之秩序者不可紊百又有無窮之義焉 昭公五年傳晉侯使欒宣子來聘觀禮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官曰禮禮在儀矣杜注春官謂周公之典曰季春啟門周禮在書 方氏禮記曰易之所見者象禮之所形為繫辭曰仰觀象曰家則觀象圖可以知禮矣 史記公羊春秋改義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白虎通性情 二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原注今禮 五性仁義禮智信

何云三代兩漢 韓子 愈 原性與此合也 元折案禮運言履德問曰天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於是《坤》而足徵也

人者天地之心也仁人心也人而不仁則天地之心不立矣為天地立心仁

也元折案禮運教仁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正義王肅曰人於天地之間如五臟有心矣人乃生之最靈其心藏之靈聖也 真西山禮記之程子曰生道也何憂怒哀樂愛敬所以扶成五性也性所以五行內則彖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賈誼新書胎教篇懸弧之禮東方之弧以梧

下春 南方之弧以柳夏木 中央之弧以桑中央之木也 西方之弧以棘秋木 北方

之弧以棗冬木 五弧五分矢東南中央西北皆二射其四弧餘二分矢懸諸國四通門之左中央之弧餘一分矢懸諸社稷門之左內則國君世子之禮新書王太子之禮也元折案內則國君世子生云云故曰世子之禮新書南宮氏之記曰古者胎教在運室後有身云云故曰太子之禮

上帝降衷于民內 后王命冢宰降德于民降德所以全所降之衷也元后作民父母而作之師冢宰建六典而教典屬焉故曰周公師保萬民此君相之職也 玉南之化以身教內則之篇以言教全云 南是道德內則是禮 集禮宋子曰周禮大宰建邦之六典而曰教典則教民雖司徒之分職也冢宰無所不統故曰冢宰宣之

養老在家語則孔子之對哀公在書大傳則春子之對宣王記禮者兼取之

王制 宣王問於春子曰寡人欲行孝弟之義為之有道乎春子曰奏本大 傳作于春 昔者衛聞之樂正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云云呂氏春秋特章 禮記篇 春居問於齊

四十始仕道言則服從不可則去也內則古之人自其始仕去就己輕色斯舉

矣去之速也翔而後集就之遲也故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元好萊真西山曰色斯舉矣去之速也而後集就之遲也故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元好萊真西山曰色斯舉矣去之速也

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暮酒將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案此劉向列女傳文程子之母誦

古詩曰女人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見板川文集上谷郡君家傳唐時有不識廳屏

而言笑不聞於鄰者其習聞內則之訓歟

張彥遠云鄭元末辯榷梨按內則注榷梨之不臧者案榷何本二案本作榷釋文棋音矩明王案言榷語曰榷與祖

同又作榷本堂云醜謂之未辯可乎開按謂鄭公不識榷乃陶宏景一榷本載何云榷是今之山澗而多產故謂之榷反字亦作查本堂注陶宏景曰榷榷如榷之謂榷去其枝也鄭元不識以爲梨之不臧者說文榷似梨而醉故康成云梨之不臧者不臧文筆記云榷與梨不相類矣鄭所指非今榷也何也唐王相世系表亦遠乃宏矯之孫官祠部員外郎著法書律錄一卷未載榷語若屬圖畫見關志與氏讀書志稱其子曰愛黃據世說錄載後彭徽傳亮下船眼別號不也校字音唐戶外傳遂不執手執輒張回一音故是梨中不

玉藻土練制率注士以下皆禪不合而絳釋文絳首律積如今作幃頭爲之也原注幃後

漢向栩著絳綃頭注字當作幃古詩陌上云少年見羅敷脫巾著幃頭樣禮注如今著幃頭自頂中而前交額上卻繞髻也元折案後漢書向栩字甫

生性卓詭不倫奸狡要爲幃頭字當作幃以下皆幃幃注文也與河內朝歌人向長之從少爲書綃釋名云綃頭綃也綃髮使上從也類篇云幃作幃幃義服注如今著幃頭也又通作幃音五行志大元中不復著幃頭

紫間色也孔子惡其奪朱周衰諸侯服紫玉藻云元冠紫綉自魯桓公始管

子云齊桓公好服紫衣齊人尚之五素易紫鄭康成以紫綉爲宋王者

之後服賈逵杜預以紫衣爲君服皆周衰之制也闕按五素易紫故蘇代書曰齊

藻正義鄭經綉綉惟宋者以秦周公用八牲乘大路是舊用股織故疑綉綉宋後也衛建武記說七十四四曰馮氏師孟曰紅紫綠絲在所不爲而紫元子所禁也禮記曰鄭氏以僖宋王之從其文文齊無嫌亦出也哀十七年左傳良夫紫衣狐裘注紫衣君服正義曰賈逵云然杜牧紫衣爲君服禮無闕文文齊無嫌亦出也哀十七年左傳良夫紫衣狐裘注紫衣君服正義曰賈逵云然杜牧紫衣爲君服禮無闕

桓公好服紫衣齊人向之五素而易一紫于云纓紫之衰矣蓋當時人主行服紫則臣不得僭故墨采君服也 闕氏引蘇代語言戰國策

皮弁以日視朝文漢 沙隨程氏云皮弁視朝明目達聰若麀纘塞耳前旒蔽

明乃祀天大裘而冕專誠潔也 元初案衛氏禮記集說沙隨程氏曰先儒相傳謂前旒蔽明莊

也若履朝則皮弁服何旒纘之有哉與此條所引意同而文異

明堂位成王命魯公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春秋意林全雲韻 曰魯之有天子

禮樂殆周之末王賜之非成王也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

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實始為墨翟之學使成王之世魯已郊

矣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也殆由平王以下乎惠公事見呂氏春秋仲春

紀當采 公台是閭按公是節 始發此論博而篤矣石林葉夢 止齋陳傳 皆因之

元祐案劉氏春秋意林上大事說魯魯曰成王康周公故賜魯以天子之禮樂配上帝師文王五帝未知其然成

天子周厚之盛王也其亦謹於禮矣禮有天子諸侯之別自伏羲以來未之有改也成王廿五歲然則魯之有

公何獨於天下哉成王賜魯以重祭使傳周本禮案內祭則廟也外祭則郊也此記禮者之言也夫成王

賢君也立國之道孰大於禮案周公雖有勳勞可以大臣而德天子之制乎聞之邑不章之書曰此平王之末

造禮公請於周而復歸於周公 陳氏春秋後傳五傳公四十一亦德曰禮後之有郊禘東楚之僭禮也故曰秦

襄公始作西門酈曰帝德高矣位在潘邑而歸於君 禮記則平王以前未有也魯之郊禘惠公歸之

也自註記魯公以為魯僭高成王賜之以 周公郊配祝君 禮記則平王以下天子於周為隆祭分魯

大路大夏夏后氏之禘封之之繁繁殷民大族以昭周公之德分之中田得祝祀示 史傳物典案司農議器

則成文當書不過如此傳公考仲子之宮周初數於祭仲子之宮周初數於祭仲子之宮周初數於祭仲子之宮

不敢受命當書武子來聘魯之賦溫器及形與武子不答仲子曰語侯朝王於去也曰豈非禮哉後侯朝王所慎而

武子何以不答且敢說焉於以見魯僭未久上自天子之至於兄弟之國之廟皆有禮有節自當遜避而魯

人並無一語及成王之賜以官解乎 尹川程子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以魯僭之成王未以賜伯

禽未必受魯魯人備用天子禮樂耳 橫渠張子曰以成王之子孫不致臣周公以子之禮之儀後魯而命以禮

樂待伯禽不受受馬氏通考謂此說得之明堂位首言伯禽入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案文王季夏六月以

滿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犧案云云節此 言觀之可見魯辭止許高郊禘之禮案以配周公未嘗計其

逐行郊禘之禮亦可備一解 書林解題者以魯十卷禮制十七卷意林 卷說例 卷洛江劉敬殿尸撰

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按春秋成公六年立武宮武公非

始封之君毀已久而復立蓋僭用天子文武二祧之禮春秋之所譏而祀

以為禮平閩按季文子以敬之功立武宮在氏明文○元祐案明堂位鄭注此二廟案周有文武武王之

廟也世室者不毀之名也魯公伯禽也武公伯禽之元孫也名般 公羊傳武宮者何武公之

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穀梁傳亦以爲不宜立慶幸曰左氏云至文以黻之初立武宮非禮也禮於人
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之武由己非由人也噫子曰禮豈以爲微重之宮如室子所立者非也 劉原父曰邱
明以武宮爲武軍杜氏知其謬矣因從曰既立武宮又作先君之宮 說者非是 衛氏禮記集說卷八
十新安王氏曰季氏立已毀之廟有 廢公之廟毀而後立武宮八
長立少者也 一者季氏自不序之 善秋書立武宮宜煇宮以罪季氏惡不考其故曰白世室者不毀廟
比之於政之世室亦非善秋也 吳矣

魯世家伯禽之孫濇弑幽公而自立周昭王之十四年也諸侯莫弑之禍自

此始記謂君臣未嘗相弑不亦謬乎太史公魯世 宋贊曰揖讓之禮則從矣行

事何其戾也 元折案明聖位都註春秋時魯王君殺文王有誅由社公始婦人髮而弗始於禮出云

備其言未必盡善於相宣之祧不應濇殺不知至此豈嘗謂魯國以角賜周公得用天子禮樂爲在平王也世
魯惠公之所請以是魯之則明宣位之作宜在桓公之前正當禮廢之際魯初得周公之賜故記禮者因循而
載之所以不致弑事矣明宣位果作於魯廢之際則桓王之祧豈在後而幽公之祧已在前方曰未嘗相弑
仍矣之難王氏所以不舉相宣之事以證也

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春秋屢書以譏其僭又書新作南門

傳公 一 新作雉門及兩觀 定公 二年 皆僭王制也若以王禮爲常用則如泮宮闕

宮春秋不書矣 元折案林少穎曰經書郊九或因卜大吉或因牲死傷先備上罪其釐下與養牲之不
違不違聖人乃廢其禮之大未暇及此復頌也禮斷不知道者但見春秋書魯祭視

多天子禮知魯欲周鼎之說雖周鼎以文王惠以政墨子子何嘗嘗一筆似乎能得相歸魯之乃右有非
矣于書可越止以有效而不郊爲幸無故而郊爲罪也祭山不事季氏之版會上豈而享魯之氣乎至二十四
上下下不從可見天心之不享也春秋書方不郊乃免其罪其深矣乎其錄矣乎

少儀朝廷曰退進不可貪也燕游曰歸樂不可極也 元折案陸農師蔡州名遠上殿游

有出而無歸則樂朝有進而無退則爭 衛氏禮記集說八十六陳氏詳道曰朝廷曰退燕樂之地人所競
進君子之道難行而禮謂退也燕遊之事人所樂爲而必本者衆故曰歸者不忘反其本也

學記以發慮憲爲第一義謂所發文主心慮合於法式也 鄭註憲法也言發計一年

視離經辨志 一年者學之始辯云者分別其心所趨嚮也 鄭註離經辨志也辯

也慮之所發必謹志之所趨必辯爲善不爲利爲己不爲人爲君子儒不

爲小人儒此學之本也能辨志心然後能繼志故曰士先志 元折案衛氏集說八
謂所發至志慮合法式矣子曰辨志者自能分別其心所趨向如爲善爲利爲君子爲小人也

畿內爲學 爲序十有 爲庠二百諸侯之國半之王無咎 字補 之言也陸

務觀取焉天子諸侯有君師之職公卿有師保之義里居有父師少師之

教 集說 魏務縣與府信學記周盛時天子所都說並建四代之學而文黨有度者有年歲內六鄉鄉有

○元折案書錄題王道漢士安雲云嚴令兩華之信備之舉尤甚嘉祐一年進士有陸子孫夫從王安

列子 湯問 云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為其良冶之子必先為其張湛注云學

者必先攻其所易然後能成其所難 元折案 學記度位之字以學為表其字以學為其

操縱之屬然後不其業則道易放也記又曰善問者如決水為文侯 干五至車是時子夏年一百有八歲

文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善也物至而應智之動也智與

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智怵於外不能反已而天理滅矣 此文字道

與樂記相出入古之遺言歟致堂云樂記子貢作 閩按 文字明於人生而靜上應以

記禮者不傳子非必有取於老也 樂記 數子真魏文侯問答為文侯 干五至車是時子夏年一百有八歲

志適者多子九無何曰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以依者也隋志文字十一 籍史記身傳有

大業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 學記 朱子曰古者唯習詩書禮樂如易則掌於
太卜春秋則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者思曰夫子之教必始於
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 閩按 英文正謂易者只筆之春秋春秋之國之記曰夫子
經余亦謂孔子世家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其親授業者七十有二人 元折案 子夏忠告孔
身過六藝者七十有一人六藝者六經非周書之所云六藝也 ○元折案 子夏忠告孔 雜訓篇
天理二字始見於樂記如子孟子性善養親而聖所未發也 元折案 樂記人生而靜天
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無節於內知義於外不能屈節天理滅矣程子曰天理云者百理俱備元無少
欠

史記樂書引樂記而注兼存王肅說通典引大傳亦取肅注肅字子雍魏志

有傳 原注 樂記以肅為元魏人誤也有兩子肅在元魏名字恭懿不以經學名 閩按 北史子雍與劉芳合

劉石經之稱號曰元折案書錄解題禮記集說三百一十卷目下卷目疑因見衡是正故集說家誤目注經而下
為書者其姓曰元折案前載所引姓氏有元魏士氏肅而不及子雍 北史列傳子雍元恭懿與石經臨沂人

也少聰辨涉獵經史父與各兄弟並為齊武帝所殺自建業奔淮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昌國侯封會稽南
諸軍事卒年三十八諡宣簡 史記樂書注引王融樂記云十四條通典五十五引王肅大傳註一條七十
五引四條

禮主其減史記樂書作禮主其謙原注生禮曰自謙損也○案禮又曰禮有報而樂有反

鄭注報讀為褻孫炎曰報謂禮尚往來以勸進之王孫 承禮曰石聲聲鄭注

聲當為罄樂書作石聲聲陳注口經以立別原注史記正義記公孫尼子次孫 集說按

有損義周禮春官大祝職九練八曰鑿鑿注三變讀為擊鼓拜拜是也聖樂與通也自謙也自謙也也

法語語經云此經經者謂此聲聲也是與與應也○元孫案漢書藝文志備家公孫尼子十八八七十
子之弟子 隋書樂志樂記取公孫尼子

南風之詩出尸子及家語鄭氏注樂記云其辭未聞元折案鄭注南風是聲之風也言

曰知鄭此言則非詩亂風之篇也熊氏以為亂風非矣按書說論引尸子及家語雖鄭云在是也雖五絃之琴
其辭曰南風之篇矣可以解吾民之德矣南風之時矣可以早吾民之財矣鄭云未聞矣其義也今按馬融云

家帝王德所加非鄭所見文尸子雖說不可取證豈敢言未聞也 尸子樂子篇解曰南風之篇分可以
解吾民之德又選琴賦注引尸子曰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南風之篇分可以解吾民之德曰南風之

時 石惟家語釋篇篇有之 漢書樂志志雜尸子十篇名夜樂人樂相尚君師之 四備全書曰樂備
家九十家語二十一 卷錄王肅注家語雜文員漢志而書則久佚今本夜即王肅所依託以攷駁鄭氏昭語

備口論之聲矣 琴操通典一百四十五引帝王世紀信載南風之詩與家語同

艾軒曰五音十二律古也舜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是琴之全體具五音也

琴之有少宮少商則不復有琴樂之有少宮少徵則不復有樂以繁脆嘯

殺之調皆生於一變也 全古疏管法由 變聲見梨洲黃氏律呂精義○元折案詩名物疏

曰漢書帝時太平本樂業殆旋土宮以其律為宮其律為角其律為徵其律為羽其律為少宮其律

少徵亦曰太一為成則五聲為之節奏此聲也 左傳昭公二十二年天子有七音六律之論註武王伐

紂自午及子凡七曰王因此數之以善昭之故也 周書其律和其餘謂之七音正義曰周禮注周書
十周有七音謂七律為七聲也 禮記為宮大族為商族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實為變
徵是五音以外更加變宮變徵為七音也然則樂之有七音由來久矣

三老五更按列子篇 黃帝云禾生子伯宿於田更商邱開之舍更亦老之稱也

全古台章句曰更為更親於田更之說則不必疑也 ○元折案殷代順列子釋文田更在田里西口功張

老之稱其與更相似畫者轉義以為更稔字 玄秀釋學 以是為更矣文字法者不以此類何得以
為學以稔稔推之知是更為更也

雜記里尹圭之注王度記曰百戶為里里二尹其祿如庶人在官者止義按

別錄王度記似齊宣王時淳于髡等所說也。元圻案王度記曰虎頭公孟傷疏周禮正義皆引之曲禮下正義引作大戴禮王度記釋正義云云似淳于髡等所說其說互異案漢書藝文志王度記不著於錄而後漢虞翻志志王引作述禮王度記疑是大戴禮中之殘篇也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東夷之子也。雜記 唐扶餘璋之子義慈號海東曾

子頤利之子疊羅文其母後至不敢嘗肉肉孰謂夷無人哉。元圻案衛氏說

子伯論語謂柳下惠少連言中倫行中慮少連之行可與柳下惠為徒則豈特如孟獻子流加人一等而已哉唐書果傳曰清扶餘利種也武德四年王休休唐本冊其子義慈為任國經年王義慈果與兄弟友時號海東曾子又突厥傳謂利子疊羅文有至侍既卒師葬得印俱裝髮冠其母後後至不得拾羅支不敬命而肉開數曰天粟仁孝詎取果未敢厚賜之遂後母肉

祭法王為舜姓文之祀曰司命曰中霽注司命主督察二命疏引孝經援神契謂命有二

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譴暴有隨命以督行案疏又曰受命謂正壽也遭命謂

而報盡文章注云命有二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連命行惡

得惡曰隨命孫子荆詩二命皆有極皆本援神契全云行善得善豈可云遭命以譴

命屬命有二科以記驗有壽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譴暴有隨命以督行論命義備曰說命有二曰正命

○元祐案文選注魏案人籍書曰孫楚子荆太原人也從西扶風王駿與孫楚俱為參軍盧鴻守此語

力槎口而品屬至純情成欲而以禍到故曰隨命遭命者行善得惡非所望至連於外而得凶禍故曰連命

在祖餘類

祭義曰術省之賈山至言術追厥功師古注術術與述同集說手說說我不此謹詩作術

同○元祐案祭義注術當為述慶之類也止善術亦述也宣風也循述而風之反復不忘此孝也術與述

至也 孫卿賈山傳山類川人孝文時言風之通德矣為謂名曰至言 熊朋來總說說記術字注云術

當為述慶之類也月令蕃露經術則本注云國風作善思後家述古字通用春秋文十一至泰曰伊術未稱

全字作述慶文遂取遂慶遂字書作述術從行從聲從人皆人所經行之地術亦同義也

孔悝鼎銘六月丁亥公假於太廟注謂以夏之子孟夏禘祭正義哀十五年冬

崩贈得國十六年八月衛侯飲孔悝酒而逐之此云八月命之者蓋命後

即逐之也愚按通鑑外紀目錄是年八月丁未胡則無丁女當闕疑裴松

之曰孔悝之銘行是人非元祐案書經疏述古女部婦字類通鑑外紀十月錄一委松書本商末

劉知通周原碑 宋書裴松之傳字也胡東閩粵上使注陳壽二國

志既取上壽曰此為不朽矣

經解以詩為首七略藝文志阮孝緒七錄用易居前主儉七主孝經為初云

今世漢書從氏氏例以時世之先後次之也○元析案釋文序錄曰禮記經之說以詩為首七略藝文志所記用易居前列者緒之錄亦同此本而于儉字等處為初 大戴禮衛將軍文子問于西門子開天子之叔也六語 漢書勸欲借數字于駿河平中魯說與父同俱校秘書向死文前案云父業業書種別為以夏書在藝文志 梁書庾季高序孝經十志原謂民人也年十二經通五經居居 至其正信末嘗出居所者之錄等書二百七卷行於世 南齊書云儉字仲書瑛瑛瑛沂人也祖書字伯倫儉儉上表來校舊籍依之錄等七志四十七卷及檢定元儉內諸書目

坊記引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論說成於夫子之門人則記所謂子云者非夫子之言也 集說釋子曰防諛不知何人詐作其引論語曰則不可以為孔子之言漢儒如賈誼輩何所引言禮何禮禮之意或其所作也

坊記注引子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今本云云五十而慕康成注禮必有所據

孔子曰國家有道其言足以治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錕伯華之行也

原注大戴禮家語 闕按大戴禮記作拘提此從家語 曾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不與險 大戴禮曾子儉儉作儉 行以俛俸 案大戴禮記曾子本孝篇 中庸之旨言本此 元坊案阮云案曾子注釋曰戰國曾子儉儉與險通左義廿九年傳險助易行史記吳世家作儉元按

困學記聞云作儉康成中書注儉儉危也

仁者人也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義疏皆

相人偶此句不知出於何書疏中亦不說破 原注呂谷未見當考禮記集說前此一句 以為未聞 闕按鄭注大射儀禮以禮曰言以者與之事成於此意相人稱也禮記每曰相人以相人為 是說得書義 夏官弁師 注瑛讀如薄借基之慕 考工記注 鞅讀如舁僕之漢疏皆

以爲未聞 故也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楹曰相人親賓也疏亦曰以人意相存問 全云薄借基當是 不借基之誤 集說表記仁者人也注人也讀如人與也者秋傳曰親未有言至者此言至者何人 也上善義疏人以為謂意相愛偶人也引善秋傳者取上善在公羊傳文傳稱人欲朱此行為言金之引

之者謂是偶相存愛之義也定字惠氏曰老字為禮經如嬰兒之末後漢上公注云知小兒未能言偶人時也 又曰品銘總錄周禮疏云禮儀之語未聞於古之禮云周時人謂之禮于夏時人謂之非誤指謂之山

雙字借取水一節按儀禮禮記注今時借也疏云周時人謂之禮于夏時人謂之非誤指謂之山雙字借取水一節按儀禮禮記注今時借也疏云周時人謂之禮于夏時人謂之非誤指謂之山又按說文系部孺子說云孺出舍艾色語曰孺文孺中本孺女所服一曰不信孺集之切切於慕升儉之說不為無據 ○元坊案劉熙釋名二齊人謂孺曰非非皮也皮作之不信言相見有言者目擊之不假信人也後氏意新說四說文人謂偶人也相當作相中庸仁者也康成謂知相人偶之人此其說也鄭注戰國策全據說文為訓其注齊策亦云偶相人也其說所與說文掄作相也

期之喪達乎大夫呂與叔 全云案曰呂公臨及公之弟獲集若子 之說詳矣朱文公 善書 謂古人貴

貴之義然亦是周公制禮以後方如此故禮弓又云古者不降上下各以

其親元初秦禮記集說一百一十九註曰呂氏曰期喪達乎大夫者期之喪有正統期為祖父母
期天子諸侯也而大夫降所謂會不同故或終喪也大夫雖降猶服大功不知天子諸侯終服故曰期
之喪達乎大夫也知秦禮之期亦為大夫則大夫亦降所謂會同則服其服也諸侯終服秦禮會同
亦不降所謂不降者禮服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對君天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是也

大經大本注大經春秋也大本孝經也蓋泥於繕書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之言其說疎矣
衣錦尚綱書大傳作尚類注類讀為綱或為縞元初案今本大傳無此文字盧氏文詁書大
案今本說文訓詁無類字系部綱字注意引也亦不引綱部發音屬以發音屬曰衣錦裝衣衣部
聚聚也語曰衣錦裝衣示反古也當不作類不知盧氏何自云然

朱文公答項平父書云子忠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為用
力之要子靜陸九淵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論問學上多所以為
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義理不細全益信言為楊文元書上獻發文

於為己為人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即此書
觀之文公未嘗不取陸氏之所長也太極之書豈好辨哉元初案全益陸象山

言有無以名有無為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一更謂子細看眼未可容易說也無極而太極知曰無為之
無非謂別有一物也非如皇極民極之有方可以形容而但有此理之至極耳又云知有未然而曰斯過而
日斯行各遵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可守其尚也

徐彥伯樞機論曰中庸鏤其心左階闕按今家銘其背中庸鏤其心未詳所出但
有服膺之語問按錄云即服膺多白帶體勢多升人什鳥為條鈔大抵如是○元初案文苑英華七
百四十五徐彥伯樞機論曰言者君子之樞機也清之者海也濁之者汙也
故中庸鏤其心右階銘其背唐書徐彥伯傳彥伯交游取人者皆以字順始曰時大獄與王公卿士以
語中樞機者所引死徒不可計彥伯為樞機論以為戒全唐詩話徐彥伯為王公卿士以屬國為樞機
龍門為別王金谷為統漢王山為通岳竹馬為樞機以為為樞機進士交之謂之樞機

樂記制童于戈包之以虎皮名曰建纛字或作建臯服虔引以解左傳蒙臯
比元初案左傳莊公十年蒙臯比而矢豹之注莊臯比虎皮正義曰備稱建纛蒙馬以虎皮今事與彼同
知臯比是虎皮也樂記云制童于戈包之以虎皮名曰建纛以爲甲兵之衣曰蒙臯此也其半或
作建臯故服虔引以解此

緇衣葉公之願命曰毋以小謀敗大毋以驛御人疾莊后毋以驛御士疾
莊士大夫卿士周書祭公篇公曰汝無以驛御固莊后汝無以小謀敗大

作汝無以辟御士疾大夫卿士汝無以家相亂王室而莫恤其外原注樂公疑此禮之類全云原注十二平方正文集說九經古義公之類命注云孫康余案公于高也國死通書曰屢而棟梁且詳有註后大夫卿士非莫公言也此同禮祭公諫文之辭禮士階祭公疾不廢王曰其言告于諸侯余皆主禮自曰禮天子女無以公案公將受而作此故禮謂之顧公其事亦是波都古文曰此禮之類非禮之類禮如明堂位文士言人於未自周書

深衣方領朱文公謂衣領之交自有如矩之象續衽鉤邊者連續裳旁無前後幅之縫左右交鉤即為鉤邊非有別布一幅裁之如鉤而綴於裳旁也

康成注鉤邊若今曲裾文公脫歲去曲裾之制而不用愚以漢史攷之朱勃之衣方領見後漢書馬援傳謂之舌制可也江充之衣曲裾見漢書謂之舌制可乎

此文公所以改司馬公之說元折案正義曰稱深衣者以餘服則上衣下裳不相連此深衣衣養者傳曰班腿短裾深衣則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服之也衛氏集說一百四十五深衣司馬曰被漢書江充衣紗襪衣曲裾後垂交輪如淳曰交輪對上幅使一頭狹右懸尾垂之而旁身於後是禮深衣繼衽鉤邊謂之曲裾曰交輪如今初締袍之袪全幅袖前名曰交輪者此稱名曰領口眼口領口下垂者上廣下狹如刀圭也然則別有鉤邊不在裳下一幅之數亦斜制使一端闊一端狹以隨者在上下交映垂之如燕尾有鉤曲裁其旁過綴於裳之右旁以掩衣相連之處案此說與朱干與溫公曰後漢馬援傳朱勃衣方領能步注引則當言蓋曰懸下施於體上生學堂之服也如此化於變下別施於體所云領

使之方正今朝服有方心曲裾曰白羅為之方一寸許緣於體之上以繫於肩後結之或者稱之謂之款後漢儒林傳曰服及備冠步者委蛇其中注方領直領也春秋傳杖曰衣有禮曰衣有禮也衣方反曲禮曰禮不上於袷曰袷交領也袷領節之交會處方即謂袷袷無他物今且從之以就簡易

大戴記授堂篇本云弓既平張四侯且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

躋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麗御車之旌既獲卒莫此

命射之辭也元折案四庫全書案御車旌作獲者之旌宋嚴氏朋來總說禮言古詩古人以所無以射則其射此禮也本戴授堂篇所記一章不同而前一句句皆侯氏為數句可備參案射張侯等語本以臨發侯氏因射入文又闕曰百既平張四侯且良云云此又與禮也言畢必有理言字故以名其詩此必登五章也禮言詩不幸遂於詩家幸而略傳於禮家小戴得其章而大戴尤詳

哀公之問非切問也故孔子於問舜冠則不對於問儒服則不知何云而史記方何云而史記方言豈不陋哉○元折案案說好生蕭哀公問於孔子曰冠何冠冠乎孔子不對公曰魯人有問於孔子而無言何也對曰冠之問不先其大者故方無所以為對也冠乎哀公為禮也云云公問禮從其問冠故不對也衛氏集說一百四十七陸氏佃曰莫不知備張問幾不對也

儒行言自立者一言特立獨行者一人所以參天地者其要在

此知有所立卓爾何云知有所立文別一委委詞人誇多改引也全云知有所立 顧子言

之立天下之正位先立乎其大者元折案朱子大學或問曰養民云者以文養推之則無理新民至者以備文考之

大學之親民當為新明其德而使人如此道則此道不主舊說何氏議其說非也 猶金縢之新迎當為親也釋文新

古之人文以達意非有意於傳也湯盤銘以大學傳虞人箴義公 祈招詩昭

知止而后有定章句二至必有定向或問云事事物物皆有定理其說以不同元折案朱子大學或問曰養民云者以文養推之則無理新民至者以備文考之

當以章句為正元折案朱子大學或問曰養民云者以文養推之則無理新民至者以備文考之 物皆有定理台一說其義方備能知所上則此心光明見得事物皆有定理而

志方有定向

子罕卻玉左傳襄十五年 韓起辭環昭公六年 有無窮之名季氏之璠瑒定公五年 向魍之夏瑱瑒

四年 有無窮之惡故曰惟善以為寶

鄉飲酒義立三賓以象三光注三光三辰也天之政教出於大辰焉公羊

傳大火原注 伐原注 北辰原注 為大辰漢文帝詔上以星二光之明顏注

謂日月星見禮書文帝紀○集禮鄉飲酒正義曰日月星自星王辰公羊云大辰者向大火也此

辰亦為大辰故爾雅曰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北極謂之大辰是也方禮禮

記解從類氏讀書法則既曰誤介僕以象日月文曰立三賓以象三光於義為礙

春秋宣公五年 正義引辨名記云倍人曰茂才人曰選倍選曰備千人曰英倍英

曰賢萬人曰桀倍桀曰聖禮記月令孟夏 止義引之以為蔡氏白虎通聖人 引

禮別名記曰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

桀萬桀曰聖至益禮記逸篇也

後漢崔琦對梁柔冀曰將使元黃改色馬鹿易形乎注言馬鹿而不言元黃按

禮器或素或青夏造殷因注云變曰黑言素青者秦一世時趙高欲作亂

或以善為黑黑為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疏所謂元黃改色即此事

也何云此條自舉入攷史○元折案後與書文為傳注孫子雖逐郡矣至人愛言聞其不謂與交情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乃作外展嚴實曰若何為數則過正孫子曰將軍東也白睡不能驚然實曰欲為敗反欲甜董士曰杜社王聰將樓元黃改色馬路見多形

荀子大略 引聘禮志曰幣厚則傷德財多則殄禮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此

即聘義所謂輕財重禮也國京聘禮記多言節後於幣幣美則皮禮荀子所引自本此於聘義無涉集義大略引聘禮志禮儀注云志說也是聘禮志即聘禮記也聘卷云云即多貨傷德也美安禮下義疏

後漢東夷傳徐夷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檀弓載徐容居之對曰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然則駒王即偃王歟濟河即所謂西至河上也元折案鄭注駒王徐亦君偃號容居其子孫也

易乾鑿度水為信土為知中庸注水神則信土神則服氏注左傳土為信朱文公孟子人皆有不學不謂信猶五行之土服說是也全云貞固足以幹事是知中兼信處作聖是信守謙知禮足以立備○元折案

乾鑿度孔子曰天無物如出於震震東方之卦也陽氣如生受形之道也故東方為仁成於離離南方之卦也陽得正於上陰得正於下離卦之家定離之序也故南方為禮入於兌兌西方之卦也陰用事而屬事得其宜義之理也故西方為義新於坎坎北方之卦也陰氣形成歸氣舍陰信之類也故北方為信木四方之義統於中央故乾坤艮巽位在四維中央所以維四方也也故中央為君也故北方為信也故西方為禮也故南方為義統於中央故乾坤艮巽位不虛水有內明不欺於物信亦不虛許也云土神則知者金木水火土無所不載土所舍養者多亦所舍養者故云土神則知 丘精九經三傳治準例曰中庸天命之謂性注木金火水土之神水神宜曰知土神宜曰信乃誤以信為善信與知 易文言正者言乾鑿度文同

儒行云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子路喜聞過善人能受盡言如諄人

之面數則面諛之人至而曾子不當之數子夏矣事見以是為剛毅焉得

剛故程子案程氏遺書第十七伊川謂游說之曰所為誇大之說元折案禮記表記二百四十七呂氏大略曰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

面數也此句疑向氣好勝之言於義理有所未克此所貴於儒者以見義必為聞過而改也何謂可微辨而不可面數待人之可委自待則不可也子路聞過則喜孔子之知過成湯改過不吝推是心也苟有過失雖怒罵且將笑之况面數乎

方慤解三制云爵欲正其名故官必特置祿欲省其費故職或兼掌愚嘗聞

淳熙題按孝宗在位十一年壬午改元中或言秦檜當國時遽於除授一人或兼數職未嘗廢

事又可省懸官用度於是要官多不補御史中丞蔣繼周論之曰往者權臣用事專進私黨廣斥異已故朝列多闕今獨何取此朝臣俸祿有限其省幾何而遺才之事上下交病且一官治數司而收其廩表延齡用以欺唐德宗也是以觀之則兼職省費豈王者之制乎元折案唐書裴延齡傳延齡河中講敘以實府帝曰安得而貴之延齡曰恐不實問戶口繁息自引務殷官且有缺者比戶與戶不牛在今官治數司足矣謂後世繼不即收其業以實府續考一百四十一方氏禮記疏通考一百卷陳源曰政和三年表進自為之序以王氏父子禮記疏通考乃取所撰三經義及字說甲而明之書為此編浙江通志云字性夫桐廬人住禮記疏和入年進士在至禮部待闕元一百四十一蔣氏繼周禮記大義七卷佚括囊書記蔣繼周字世修吉田人紹興甲戌進士庶罷職干年任至御史中丞禮部尚書至臨太師諡文恭

周官上公九命王制有加則賜不過九命伏生大傳謂諸侯二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二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車服弓矢再賜以柙鬯二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此言二賜而已漢武記元朔元年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十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二適

謂之有功迺加九錫九錫始見於此遂為篡臣竊國之資自土莽始禮緯合文嘉有九錫之說亦起哀平間節經文姦姦以覆邦家漢儒之罪大矣集

曰韓詩外傳八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納皮錫卷七錫弓矢八錫鉄鉞九錫柙鬯再錫起哀平間而韓梁文帝時為禮古已有九錫之說○元折案後漢書田瓚傳注禮各文嘉曰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戟五曰納陛六曰虎賁百人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柙鬯○元折案與之九錫皆如其禮

表記殷人先罰而後賞漢武帝建元六年謂殷人執五刑以督姦皆言殷政之嚴也書曰代虐以寬詩曰敷政優優豈尚嚴哉

仁右道左仁對道而言張宣公答論以為言周流運用處左右為陽而用之所行也左為陰而體之所存也元折案書記仁者右也道者左也鄭注右也左也言相須而成也

國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梁司馬公曰禮別嫌明微大夫貴近於君故推而遠之以防僭逼之端士賤遠於君雖與之同物無所嫌也元折案禮記君子於禮有施而推也止義曰

禮有施而推也止義曰

魯與之分別微明微故國君大夫沐機工沐器所以大者近於君云云無所嫌也皇后獻禮至魯母儀四海內宮之內無與等夷知品秩雖貴而皇后猶為妾之詞聽之曲混而為一臣實禮焉

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弟子累其師李斯韓非之於荀卿也弟子啓於師盧植

鄭元之於馬融也元折案史記老莊田田謂別儒非為口口口不能謂說而善者書與李斯但荀卿師後漢書馬融傳融字季長扶風人自後不坐高堂簾帳惟則後生徒後列女案鄭康成處

植質弟子

曲禮刑不上大夫家語五刑冉有問刑不上於大夫孔子曰凡治君子以禮

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恥之節也其言與賈誼書同案新書賈誼論政居禮不及

也而加詳焉誼益述天子之言也秋官條狼狽大夫曰鞭訊非周公

之法元折案去周禮詳說曰刑不上大夫此魯君臣士大夫以為質其大夫之屬

文子篇說曰聖人不慚於影君子慎其獨也劉子慎獨曰獨立不慚影獨寢

不媿矣劉子集說曰晏子外德不尊禮之君子獨立不慚於影寢不慚於魂是又劉子所本元折

案劉子注頁卷三十一頁朱子文集七十九道州學古南來送周武陸淳百東溪先生劉子所本元折

堂與空相泰覆睡不云云為解江府口攝厥初高平以少致字會關備居景德僧寺凡九終日唯唯畫案因楊慎已厚齊所引之說尚存集中其齊口攝厥初高平以少致字會關備居景德僧寺凡九終日唯唯畫案因楊慎獨編問為之經五其出戶知見書云云講事斯語無從案

大學章句咏歎淫液集證曰四刊本誤為淫泆

月令言來歲者二季秋為來歲受朔日泰乙建亥也季冬待來歲之宜夏正

建寅也原注今令作於秦雖用夏時猶存秦制准而時則與月令同漢太初以前猶十月為歲首元折案季秋之月令秦制百歲為來歲朔日與注以建亥之月為歲首是疑秦保漢後

及猶漢之旨矣此法焉季冬之月較國曲盡時令以經來歲之宜鄭注周禮以正月為之建寅而縣之用此月則所因於夏殷也

理道要訣全三云周人尚以手搏食故記云其飯不澤手蓋弊俗漸改未盡

今夷狄及海南諸國五嶺外人皆以手搏食豈若用七筋乎三代之制祭

立尸自秦則廢後魏文成時高允獻書云祭尸久廢今俗父母亡取狀貌

類者為尸敗化鬻禮請釐革又周隋蠻夷傳曰梁間為尸以祭今柳道州

人祭祀迎同姓伴神以享則立尸之遺法乃本夷狄風俗至周末改耳以

人殉葬至周方革木猶未能絕

原注秦穆公說今戎狄尚有之中華久絕矣

法外發猶存耳何云謂曾子問乃知君卿之論子孫類亦以君卿為非乃不經以折之何哉

少儀頽警枕也

鄭注謂之頽者頽然警悟也司馬文正公以圓木為警枕少

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

集註注祖國司馬通公布食錄曰公一室蕭然圖書盈几未竟日學坐

校本頽元板頽

舜葬蒼梧之野

野今國本作山薛氏言曰子孟子以為卒於鳴條呂氏春秋

葬於紀蒼梧山在海州界近宮之紀城鳴條亭在陳留之平邱今考九域

志海州東海縣有其蒼梧山國按海州蒼梧山即山海經之郁州無舜葬於此說

集證高誘曰 紀○元初宋華氏沉曰墨子云舜葬南己之市御黃五百五十五作南紀引子作南己家發給安注云紀即其

路四京十府 百四十一州 二十七軍四監 一千一百三十五縣

儒行言儒之異十有七條程子以為非孔子之言

程程子曰禮記之文多謬誤者 儒行經解非聖人之言也夏氏列蘇

古者無一民不學也二十五家為閭閻同巷巷有門門有兩塾上老坐於

右塾為右師庶老坐於左塾為左師出入則甲冑坐右塾鄰長坐左塾察

其長幼揖遜序新穀已入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所謂

家有塾也集證曰此段約何書大傳 聞之先儒曰先王之時其人則四民也其居

則六鄉三采五比四閭也其田則一井二牧二屋九夫也其官則二吏六

聯五侯九伯也其教則五典十義六德六行也其學則五禮六樂五射六

藝闕佚六馭六書九數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闕按先王之時至其心安者謂學也

闕佚六藝六書九數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闕按先王之時至其心安者謂學也

闕佚六藝六書九數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闕按先王之時至其心安者謂學也

闕佚六藝六書九數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闕按先王之時至其心安者謂學也

闕佚六藝六書九數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闕按先王之時至其心安者謂學也

按漢王氏所見者易本傳於正歲孟月之壬辰畢止社祭之會讀法飲射無非教也

今者則華父又自改定也

集證此約周官之文弟子之職攝衣沃盥執帚播澆饌饋膳執燭奉席無非學也

口管子字子華學年十九攝衣盥洗先生作沃盥飯飲外洗上席先生親食弟子饌攝掃粗設跪坐而饋

舉火執燭燭坐故漢有二老掌教化父兄之教子弟之率案漢書司馬相如傳父兄之教

而俗不餘論未泯清議在鄉黨而廉恥興為經學有師法而義理明焉吁古

道何時而復乎

黎矩學者之事也從心所欲而不踰矩聖人之事也何云非兼合此說所學者大學之道全云矩固無然天下之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呂與叔曰孔子溫良恭讓其於鄉黨似不能言未聞拒

人如是之耳蓋疑不出於聖人特門人弟子逆料聖人之意而為此說將以

推尊聖人而不知非聖人之所當言原注此言以屬浮薄之俗故表而出之○元好素見

正統禮學其稱周經考考云未見四庫全書亦未著錄蓋已佚矣衛氏禮記集說射矍相引莊田呂氏曰孔

子於鄉黨稱如也互鄉難使言也猶因其進陽虎勸之任則諾之以溫良恭儉讓之德行於天下未聞拒人

如是之甚也乎子曰仲尼不為己甚者故禮相之筆疑不出聖人聖人欲阿所好而為此說將以

推尊聖人而不知其禮違逆聖人之意也及於是而不知非聖人之所當言如此則聖人曰我欲則衆

則受過同孔子之事也大戴禮記元好素四庫書禮自目錄二大戴禮記十三卷禮記禮記周禮解注

而謂孔子言則非也大戴禮記戴禮書為禮記刪之餘凡八十五篇篇志所錄已存其四十七篇盧

辯注亦僅存八卷

大戴禮哀公問投壺一篇與小戴無其異禮容篇首與經解同曾子大孝篇

與祭義相似而曾子書下篇皆在焉勸學禮二本見於荀子保傅篇則賈

誼書之保傅傳職胎教容經四篇也漢書謂之保傅傳元好素案朱禮元言大戴禮

禮書凡百四篇戴禮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也又問禮之書為四十九篇謂之不戴禮今之學

官者小戴書也然大戴精始二十九終十一篇為四篇中問錄者四篇而重出者一篇其上不見者稿

二十八篇復不能合於八十五篇之數豈但當為八十一邪其缺者或既逸其不見者抑聖所不取者也况哀

按

應鑿傳經子景宣以大戴禮未解詁乃注之○元坑案 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禮類附錄大戴禮十三卷案
朱子引明堂篇鄭氏注云法題文殆以注歸之康成故內敘引有康成語周禮孫承芳均云肅范嘗家諸人下
流執管之儒困學紀聞指為虛辨注據周書經字彙景宣之言而書右僕射以次戴禮未有舛誤乃注之其兄景裕
謂吾侍中注小戴今商注大戴庶幾前修矣夫之信而有徵 明堂篇者先儒於盛德明堂者占
之也以以下別出為明堂篇也其文曰明堂凡九室夏曰水四一九四七五三六一八注謂周九室謂周文故取此
數以明其制也 朱子文集八十四書河圖洛書後曰水四一九四七五三六一八注謂周九室謂周文故取此
古正星指反而置之字於管彙說詳矣謂大戴禮文得 證其明堂篇有九四七五三二八之語即鄭
氏注云法題文也然則漢人固以此九數見為洛書矣

易本命篇與家語 執轡 同但家語謂子夏問於孔子孔子曰然吾昔聞老聃

亦如汝之言子夏曰商聞山書曰云云大戴以子曰冠其首疑此篇子夏

所著而大戴取以為記 元坑案易本稱曰大易之生人禽獸萬物昆蟲各有以生至篇終皆以
為夫子之言彖語則作午夏問於孔子曰商聞易之生人至彖生者類父
夜生者類母章十夏之言而多是以至陰生也至陽生也故曰然乎三句又加孔子曰然言周老聃亦如
汝之言四字下接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地東也為鄉南北為高至二句而後又有子夏夏長於而退于貢進曰
山書之言而多必屬撰以奉天地之性而不害其所生謂之仁聖焉三句而下又有子夏夏長於而退于貢進曰
商之論也何如必曰汝謂何也對曰彼則微矣然非治世之待也孔子曰然各其所能一段

踐阼篇戴武王十七銘後漢朱穆傳注引太公陰謀武王衣之銘曰桑鸞若
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鏡銘曰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

銘曰樂極則悲汎酒致非社稷為危崔暉傳注引太公金匱武王曰吾欲

造起居之誡隨之以身凡之書曰安無忘危存無忘亡熟惟二者必後無

凶 集證凡銘文義其詳
文注引作太公陰謀 杖之書曰輔人無苟扶人無咎太平御覽諸書引太公

陰謀筆之書曰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交不活 太平御覽
六百五 筆之書曰馬不可

極民不可劇馬極則饋民劇則敗 御覽
五百九 又引金匱其冠銘曰寵以羞者首

將身不正遺為德咎書履曰行必慮止無懷僥倖書劔曰常以服兵而行

道德行則福廢則慶書車曰自致者急載人者緩取欲無度自致而反書

鏡曰以鏡自照則知吉凶 以上五銘並戴
御覽
五百九 門之書曰敬退賓客貴賤無一 御覽
六百三

戶之書曰出畏之入懼之 御覽
五百九 幃之書曰闕望審且念所得可思所忘 御覽
六百三

百八輪之書曰昏謹守深察訛 御覽
六百四 視之書曰石墨相著而黑邪心說言

無得汗白 御覽
六百五 書鋒曰忍之須臾乃全汝軀書刀曰刀利禮禮無為汝開

並載王氏錄作需集 書井曰原臬滑滑連草則絕取事有常賦歛有節御覽晉八十九 蔡

邕銘詔謂武王踐阼存於大師作席几楹杖器械之銘十有八章集蔡中郎

春秋之論銘也曰天子命德討罪言時計功夫典禮必有簡牘其銘之括夫所謂天子命德也蓋帝有中凡

之澤周禮全大誠曰書其銘之曰慎 參考金匱陰謀之書則不止於十八章矣書其於

篇後俾好古者有考 附校書於篇後者踐阼銘也王氏管集錄銘作篇○五折案十氏自書集錄該

蓋前聖備心學典也學記正義謂亦非所衍丹書之尚書而論說識不經之言君子無取於武王十有七

章蓋銘以為十八章豈有闕文與大戴禮有虞書注今列於前則康成虞書之史所書故其文之異者又未盡備

之銘為篆金匱錄載武王銘書附著於末 踐阼銘載武王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則右端之銘曰

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左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觀所代規之銘曰呂書惟敬口

生喉口狀口銘之銘曰見爾前處爾後繼之銘曰因其母十人也蓋諸王崩葬王棺棺可滑也繼十人不可

故也祓之銘曰毋曰胡矣其禍所然毋曰胡書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聲危十念蓋葛平

失道于嗟然感乎相空十雷貫帶之銘曰火救修容備戒其恭恭則善種種之銘曰鑿鑿則言賜之銘

曰食自口食自口成之銘曰天多難惟而多矣無難形志而曰我知之平無難形交而曰我杖

之平無難以泥之右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為謀也肅之銘曰遠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

先時儉之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為德則與位德則崩之銘曰屈伸之義履與之行無忘自勉之銘

曰造乎造乎少問弗終終身之券子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字珠金匱陰謀錄忘不錄陸王丘家公論錄一

卷大公全錄 卷

武王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丹書之言此錄作 皇氏曰王在賓位師尚父在

主位此王廷之位若尋常師徒之教則師東面弟子西面與此異閩按呂氏

陝曰北面南指遂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傳之材至矣一曰誥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曰至至 集說皇氏

說覽禮記學記正義

山谷以太公所誦丹書及武王銘書於坐之左右以為息數補劓之方朱文

公亦求程可以寫武王踐阼一篇以為左右觀少息之戒原注儀禮禮傳且曰臣聞

因湯賜錫於武王之銘 集說曰玉海三十九紀歷帝周十月戊子朱子侍講大學上嚴銘曰新因論武王

有丹書 禮記人主愛敬敬恭之章上曰近人進此書者皆屬空所書也○元祐黃山公自題太公丹書

後曰石太公所謂丹書之言故武王楊芳說禮書以為故於所起居服用皆助銘知是矣從者於俗是禮意行

不怠然而所誦大史禮禮書得此銘以鑑小人影去遺棄矣乃書於坐之左右以為息數補劓之方見于曰

秦人之文亦言端也書以遺我故書 莊子內篇六宗師意而子曰夫無射之矢其美猶矣矣其其黃帝之

亡其知皆在鑿鑿之間且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使我與我劇使我乘成以隨先生耶 朱子文集有求

程可久寫踐阼篇書

大戴記之夏小正管子之弟子職孔叢子之小爾雅古書之存者三子之方

也 元序案蓋錄解題時令類夏小正傳四卷戴禮禮傳中書中陰傳為師注此書不在大戴禮戴禮康成注

禮書夏時曰夏四時之書也其存者有小正後人於大戴禮鈔出別行 禮書藝文志考經考子職一

所聞則廣大矣亦疾仲舒云行其所知則光大矣元折案董仲舒傳對白晝

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不見也又曰吾其決閭則高明矣其所知則光大矣

會子制言曰良賈深藏如虛君子有盛教如無與史記老子之言略同元折案

莊莊韓列傳老子曰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雖從容若野

公符篇載孝昭冠辭其母氏曲臺所記歟原注後漢書樂志迎日辭亦見尚書大

傳原注三句與洽音同 方傑山云按大戴禮樂公冠非公符見儀禮士冠禮禮記月令本符字因字形相近而差刻耳此書禮成學之義 按之而於此等處實不是正何耶○元折案大戴禮公冠禮陸下 擯先帝之元端以承皇天壽祿欽順仲舒之言曰遵節大道或乘集靈福之休養始加加明之元服惟遠種 兒之幼志崇積文武之懿德請勸高祖酒醉八合之內靡不息陛下亦永與天無極孝昭冠辭案此四字與上 文以別宋成王冠禮 後漢書儀志注符傳物記裴昭冠禮曰陛下擯先帝之元端以承皇天之嘉祿奉 仲舒之言良賈深藏之道或乘乘百福之休養始加加明之元服惟遠種文武之懿德勸 高祖之酒醉八合之內靡不愛德亦永與天無極 八公冠禮維其年某月上日明光十十勸施十四方旁作 穆穆維十一人其敬拜迎於外注注在帝上以正月朝禮幸有司迎曰千乘外也 尚書大傳略說迎日之辭 與公符篇同 漢書儒林傳曰后蒼說禮數萬言號曰曲臺記以授大小戴注服虔曰在曲臺校書者記因以 爲名

哀公問五義四庫全書大戴禮校本案據各本此作義今二云穆穆純純其莫之能備荀

子云繆繆肫肫其事不可循蓋古字通用楊保云繆當爲膠肫與肫同非

也集韻曰肫記大傳注以繆繆字繆有穆史記魯世家大公召公乃穆注法廣曰古繆字多作繆是 繆繆古字通也儀禮士昏禮注繆不分注施加之釋注云繆繆穆與肫同肫肫之貌肫肫云說 通也○元折案句十哀公稱楊保注繆當爲膠相加之釋注云繆繆穆與肫同肫肫之貌肫肫云說 亂也聖人治萬物猶雜糅說說然則家人不能備其事

賈誼審取舍之言見禮察篇元折案漢書賈誼傳曰誼曰爲人主計貴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權定 於內而安危之權懸於外矣

四代篇引詩云東有開明原注詳案於時原注詳案一號以廡庶庶庶動案 四庫全書

各本重照 虞乎 蜚征作甞民執功百旨 咸淳 原注庶庶庶山虞澤庶之屬馬融廣成頌用飛征 云云十六條小註俱係止支○元折案周禮地官山虞 掌山林之政令澤虞掌澤國之政令 後漢書馬融傳融以爲文武之道聖聖不墜五才之用無或可缺元初 一在上廣成頌巨誦聖之辭曰擊飲九斝之勳物類繁四野之飛征鳩之注茲隨中注飛征飛走也

虞戴德得百商老彭及仲傀仲傀 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 原注仲 傀當放

○元折案仲傀史記股本作仲謂聖子 奏謂作中歸石經仲傀之語作仲傀楊守注中歸與仲傀同陽左相 四庫全書校本戴記云仲傀即仲傀

小辯篇子曰綴學之徒安知中信原注劉歆書綴學之本本此○元折案虞書楚元王傳歆移錄 本常博士書曰往者綴絕之士不忠綴絕 顯何因隱就寡分

文析字煩言碎辭 班固典引亦曰綴學之制

三十九

三十九

三十九

漢樂志曰虎通禮樂云六莖五英帝王世紀高陽作五英高辛作六莖

禮音繁高辛是帝高陽是為帝顓列子周禮注法以六莖為帝學樂淮南子原注法以六

莖為顓頊樂通鑑外紀云漢志帝世紀板六樂撰其名故多異一元阮樂通鑑外紀

伏犧樂曰立音神農曰下鼓祝融曰屬編並樂書云伏犧樂曰扶來神農曰扶谷帝世紀云少昊樂曰九洲

樂籍云顓頊樂曰五帝帝書曰六安漢樂志云顓頊作一節帝樂作五莖舜樂志云禮禮志世祀放六

樂撰其名故多異其非本稱也宋均禮記注英有能為玉地四方六合五英即五莖莖能為五行之道立

徐景女樂章文譜曰五音八數而樂未成文案旋宮以明均律迭生一變方

協七音乃以變徵之聲循環止徵復以變宮之律迴演清宮其變徵以變

字為文其變宮以均字為譜唯清之一字生自正宮倍應聲同終歸一律

宋唐書藝文志卷第五世樂律二卷玉海一百五引中興書曰初集樂書唐律郎徐景女撰一名歷代

樂律志二篇曰一五十二流律律呂譜百十一至十二流律樂之獨樂章文譜其十篇目也其目曰樂章

者聲也蓋明其指而說言其志文譜樂句也文以形聲而句以詞音一唐書樂志卷五徐景女撰其十篇目也其目曰樂章

為六十餘八十四調其法因五音生一變因變徵為徵因變宮為宮七音起黃鍾樂也世為編紀黃鍾

之律管長九寸七於中宮土半之四寸五分與清宮合宮音之也加以一變循環無間故一宮一商二角四

變律五徵六羽七變言其聲旋宮至清為一均一應言其聲旋清至清為一均一應言其聲旋清至清為一均一應言其聲旋清至清為一均

孫陳音之金云陳陽樂書謂一變四清樂之攝也四清之名起於鍾磬若一八

始陳音之詳前樂書謂一變四清樂之攝也四清之名起於鍾磬若一八

之文一變之名起於六十律旋宮之言非古制也宋四庫全書藝文類聚樂

清人經聖中發科日應部待郎事跡具宋史本傳其言律法海辨論精雅惟善律四清一尺其意為純

自古四清者以尺呂相親以為尊卑立說本屬於會則曰黃鍾至太簇四清律以附正聲之次其意為純

表則至應鍾四音而說說謂黃鍾至夾鍾為清又謂我朝至黃鍾而散是兩四清也夫不知每以宮五聲為初

一均以南無應為次而應為聲必以夾鍾為清為用也均以南無應為次而應為聲必以夾鍾為初

太清均以南無應為聲之理也樂則一均言之不和用素商無應四正律則其言不不得有其七而律亦不得有其十

之高下以無無數高舉之理也樂則一均言之不和用素商無應四正律則其言不不得有其七而律亦不得有其十

之義益入音其言高以土為主而不七音非不和故聲之益無七音國語之上有四音而無數也左氏為其

一也云不知一變之生由於高下之次琴七音相去一律則音節連之說原有根據若究其理之所由然

而但以數相被則七絃之五而多其一者將上觀之五而亦多其七者言不不得有其七而律亦不得有其十

一平且半變一變有律律度之不同半太簇與正朱文公答廖子曰半律通典謂之子聲

其數權利堅不歷世不能變其法世傳有神物護之

徐氏之禮善盤辟之容而不能明其本制氏之樂紀鏗鏘之聲而不能言其義漢世所謂禮樂者叔孫通之儀李延年之律爾禮缺而樂遂亡徐氏之容制氏之聲亦不復傳矣

元圻樂史記儒林列傳禮自孔子時其經久具禮有士禮局堂生能言之而徐徐生蓋為漢孝文帝時徐生以樂為禮言 漢書禮樂志漢興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大樂官也但紀其當樂舞而不能言其義 八音是先生至子記調子謂揚粵曰鼓舞鏗鏘音不知其異於樂也然而不知其義也制氏之樂也折禮通音言不知其異於禮也然而不知其理有矣徐生之禮也 史記叔孫通傳叔孫通曰五帝樂三王不同禮通音言因時世人情為之臣稱願采古禮樂參後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今易知度音所能行為之又後幸傳李延年善歌為樂初聲而士方興天地始欲造樂詠歌弦之延年善鼓箏次初鼓瑟 三石印就禮聲律是製音

夏侯太初辯樂論伏羲有網罟之歌神農有豐年之詠黃帝有龍袞之頌

次山補樂歌有網罟豐年二篇文必雕龍 章句 云二言肇於黃世什彈之

原注什彈歌見吳越春秋○元圻樂志夏侯太初 太平御覽五百七十一引樂論曰伏羲氏因時與利教民田庶天下歸之時則有網罟之歌神農備之教民農食時則有豐年之詠黃帝備物始垂衣裳時則有龍袞之頌 唐文粹元祐補樂歌一篇總言伏羲氏之樂歌也其甚益稱伏羲能務人取備歌之勞吾人苦兮水深深網罟設兮水不深吾人苦兮山幽幽網罟設兮山不幽豐年補樂氏

之樂歌也其甚益稱神農教人種植之功得大帝令其智如神分草實為濟我人術大帝功如天均四時成我豐年 隋書經籍志義史類聚春秋十一卷禮樂 吳越春秋曰陰謀外傳黃帝曰吾聞等生於宓弓之故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末之讀也

韓文公琴操十首琴有十二操不取水僊懷陵二操 元圻樂初學記樂部琴類琴操曰子所作孔子之鼓聞發鸞鳴續而作此曲二曰倚桐操孔子所作傷不逢時三曰蕙山操孔子作幸時子受齊女樂孔子欲讓不得退而望蕙山作曲季氏若蕙山之被譽四曰越裳操周公所作五日荆幽操文王拘箕子作此曲六曰岐山操周人為文王所作七日履霜操尹吉甫子伯奇無罪見逐自傷作此曲八曰朝採操故墟子所作九曰無憂見魏朝故感而作此曲九曰別離操商陵女子琴瑟五年無子父命欲嫁之其妻聞之中夜啼喘苦感之作此曲十曰怨秋操曾子夢一狸其身言而作此曲十一曰水仙操十二曰環瓊操並伯牙所作○集韻按通志樂部十二操鐘食歌十操以為文周公孔子伯奇故墟子所作則聖賢之事也故取之水僊懷陵二操皆伯牙作則工伎之為也故削之

范蜀公議樂曰柷一桴二米今柷黍皆一米楊次公 全云 柷非之曰爾雅柷黑黍一桴一稊二米 案此籥 其種類異以為必得稊然後制律未之前聞也 原注黍一止曰柷黍為之則尺長律管黍為之則尺短律管黍為不足胡按也○元祐樂玉海一百五章苑四年元祐上書曰樂者和氣也發和氣者黍稷也生於無形古人以有形之物傳其法有形者柷黍也律也元祐論律數權衡通變也二者以相合然後得寸管相長尺律倍云云一柷一稊今柷黍未候真黍米然後為文瑋律言樂有元祐新定樂法與秦官所議不同皆柷黍一稊制律後經神考慮斷

黍一桴一稊二米 案此籥 其種類異以為必得稊然後制律未之前聞也 原注黍一止曰柷黍為之則尺長律管黍為之則尺短律管黍為不足胡按也○元祐樂玉海一百五章苑四年元祐上書曰樂者和氣也發和氣者黍稷也生於無形古人以有形之物傳其法有形者柷黍也律也元祐論律數權衡通變也二者以相合然後得寸管相長尺律倍云云一柷一稊今柷黍未候真黍米然後為文瑋律言樂有元祐新定樂法與秦官所議不同皆柷黍一稊制律後經神考慮斷

國學新開注 卷五

奏之郊朝近久矣不可用鐘一家之說而通政深成元祐樂議七篇其第一篇諸君在
為唐人易訪四五進士云祐中禮部郎官外郎出知湖州除西浙提點刑獄蓋無為奏 原註引為之止語見
讀書房房傳七樂書下

新唐書樂志多取劉昫太樂令摩訶

元祐家唐書劉子元祐子脫為太樂令號字風節好學多
所通曉子元祐有詔訪其後德超居即應云拾遺 文獻
通考經籍考十三太樂令摩訶樂文籍曰唐律律劉昫樂志分樂元正樂四夷樂合三篇

呂才傳云製尺八凡十二枚長短不同與律諸數尺八樂器之名

原注見無
言逸史 仙

隱傳房介然善吹竹笛名曰尺八
元祐家唐書呂才傳才梓州清江人貞觀時祖李孫增損
樂律與宮家士長通白明發聲管難不能決太宗宗樂善
音者並參博白才精絕人王廷魏徵盛稱才制尺八云即呂才直宏文節參論發事○集韻容管四華十
五唐虞夏為欽州刺史安客於江寧請日前取一專為酒令尾有樂器之名聲令曰遲至滌舟不瀾尺八有姚
嫩落者飲酒 器清欄囉囉須臾即勝邊令曰牙爛 吐舌覺空寂此語載於嚴支 說字金開元米一狂僧
往終南回回寺 老僧令於空房內取尺八來乃玉笛也謂曰汝主在寺以愛吹尺八謫在人間此響吹者也
汝當回將此付汝王僧連於元家持取吹之宛是所御者孫夫中仙隱傳房介然專吹竹笛名曰尺八特
死預將管打感告諸人曰可以同將就擴亦謂此尺八之為樂名今不復有臣才傳云尺八之所出見於
此無曲曉其形製也商雅釋樂亦不載

文子

篇諺曰聽其音則知其風觀其樂即知其俗見其俗即知其化與樂記意同

呂氏春秋齊之衰也作為大呂即樂殺書所云大呂陳於元英者

集說按魯季春
秋諫下屬齊理

公乘呂成謂季十月呂成與天子燕云乘呂即呂氏春秋所謂大呂也○元坵家元英仲夏修樂商誘
注大呂陳於元英者○此注非也實直論無使為之○元坵家之陳仲夏修樂也史記樂志云
大呂為鍾名 史記樂志傳樂報報樂書曰齊魯設於章臺大呂陳於元英故謂反乎禮謂即其植植於
汶算自五百以來功未有反先王者也

孔子鼓瑟有鼠出游狸微行造焉獲而不得而曾子以為有貪狼之心

何云事
見韓詩

外客有彈琴見螳螂方向鳴蟬惟恐螳螂之失也而蒞焉以為有殺心
傳

事相類 元坵家樂詩外傳七孔子鼓瑟會子貢則而曲終會子曰夫子慕聲君有貪狼之心邪肆
之行何其不仁邇利之屬子貢以會子之言曰參其智知音矣樂有鼠出游狸獲
於屋梁微行造焉而蒞焉自曲奏求而不得矣以螞蟻其足累焉繫解不亦直乎 藝文類聚卷類類華
蟻漢書曰初樂也陳留齊人有以酒召豎者此注客有種琴於房豎門門豎者曰以樂召我而若殺心何
也遂反將命者在王人以蔡君至門而去豎素為樂料所不主 遂自追問其故豎員以豎彈琴曰我回見
螳螂方向鳴蟬將去而螳螂為之一前一却吾心發焉惟恐螳螂之失蟬也此豎為殺心而形於聲者
乎豈笑曰此足以當之矣

琴操曰聶政父為韓王治劍不成王殺之時政未生及長入太山遇仙人學

鼓琴七年琴成入韓

見太平御覽
三百四十二 閩按琴操多不足辨○元坵家隋
書經籍志樂籍琴操二卷豈豈廣陸

相札行撰 攝政其一 見歐國策史記劉客傳

范蜀公曰清聲不見於經唯小胥注云鐘聲者編次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

簾謂之堵至唐又有十二清聲其聲愈高國朝舊有四清聲道而弗用至

劉几用之與鄭衛無異 案此在蜀公案議鐘律之文 玉海 百五元豐三年五月詔秘書省劉

失從之十一日命知禮院 几乘書世詳定禮文所議樂六月同知太常寺王存七召范鍾與几參考舊

禮儀同議大樂從劉几議也 今考皇祐二年王堯臣等言準正聲之半以為十二

子聲之鐘故有正聲子聲各十二子聲即清聲也唐制以十六為小架二

十四為大架今太常鐘垂十六 錢氏大昕曰宋人鐘議改舊縣為晉 舊傳正聲之外

有黃鍾至夾鍾四清聲又樂工所陳自磬簫琴箏篳篥笙五器本有清聲項

篳竿筑瑟五器本無清聲 原注劉几用四清聲未可以為非 全云原注皆非正文又云劉几言樂

曰公議書臣手伯庸應天虞城人也天聖五年舉進士第一 嘉祐元年拜戶部侍郎參知政事謚曰文安 此即樂

西山先生曰禮中有樂樂中有禮朱文公謂嚴而泰 案西山自注云 此即樂

禮勝則離以其太嚴須用有樂樂勝則流以其太和須用有禮 元并案此條皆真 西山案此條皆真

致掌胡氏曰禮樂之書其不知者指周官戴記為禮經指樂記為樂經其知

者曰禮樂無全書此考之未深者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

得其所是詩與樂相須不可謂樂無書樂記則子夏所述也 聞按此又以樂記 子夏作 全云致

嘗前以為子夏作 者當是傳為之訛 至於禮失子欲為一書而不果成夏杞殺宋之嘆是也

魯雖賜以天子之禮樂其實與天子固有隆殺也樂有夷蠻而無戎狄也門

有雉庫而無阜應也尊用四代之尊而爵無虞氏之爵也俎用四代之俎

而豆無虞氏之豆也其後魯公潛天子之制三家僭魯公之制陪臣僭三

家之制然魯有郊廟之禮始於惠公之請在平王東遷之後 原注說見前 聞 按小戴禮說原無

明堂位紙緣馬融增入漆粉粉云元坑宋明堂位味東夷之樂也任南蠻樂也其言產氣擊則致欲可知或 云正樂既不得代故置擊與一乃也禮記集說後方曰魯樂東商而無西亦非禮也 明堂位太廟天

子明堂庫門云天子廟稱天子應門五室曰一經明堂位及廟制周公太廟制似天子明堂位之庫門制以天子單 門屬之禮門制化子應門制廣高知天子不必事事皆同也禮記集說范蜀公曰明堂位所言蓋常用王禮故同



71021368

困學紀聞注卷五

制同王而名不齊也明堂位素有虞氏之尊也山靈寶臣氏之尊也華屋尊也榘家周尊也晉夏后氏祿以
罕獨以魯夏曰現有虞氏以統夏后氏以祿殷以相周為名夏后氏祿豎豎王豆周獻豆又曰是為魯君豎豎米絡
憲淵稱靡有歲日月之章祀而卒郊廟之禮 厥陳乃以周昌豎日月為常文雖為旅此言日月之章謂之載
常可也乃謂之載所復可焉天子載常諸侯載旅魯公以諸侯而用天子之禮故雖有日月之章而止豈豎豎此
亦隆殺之微意也又經曰牲甲曰牲長秦陳氏曰以天子之禮祿於靡而牲用曰牲者異乎周官牧人所謂陽
祀用辨牲書言文王辨牛一者以蓋以周公之制斃不亦有於天下故推而上之以同乎王然無以別之則不
足以辨若臣之分詩曰周公皇祖曰社駢剛乃其意也 欽定禮記義疏曰大戴禮述周書俱有明堂篇
而文迥別大戴言營建之制小戴剛之此篇散通周書略加刪改以為周公生踐天子位建不世之功殺用天
子禮樂故魯以侯國而用王禮殊不知周公稱王以踐阼未嘗自踐阼也此必周未當稱備為之或以為馬融
所增但鄭親受業馬氏而不言孔疏言於別錄屬明堂禮陽是劉向前已有此篇或原小戴收入者

鄉飲酒升歌三終

原注鹿鳴四

笙入三終

原注商賅

閒歌三終

原注歌魚麗笙由唐歌南

房中之樂大射歌鹿鳴三終

原注鹿鳴四

管新宮三終

原注

詩亦無辭

原注左傳大夫享耶子取新宮則新宮有辭

困學紀聞注卷五

男中翁



